在耸入云霄的地方

〔俄〕鲍里斯·塔格耶夫著

K5[illegible]
1

在耸入云霄的地方

费尔干、帕米尔生活随笔和故事，以及1892—1895年帕米尔远征参加者回忆录

〔俄〕鲍里斯·塔格耶夫著
薛　蕾译

DC47/2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5年·北京

Б. Л. ТАГЕЕВ

(Рустам Бек)

В ЗАОБЛАЧНОЙ СТРАНЕ

ОЧЕРКИ И РАССКАЗЫ ИЗ ЖИЗНИ В ФЕРГАНЕ И НА ПАМИРЕ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УЧАСТНИКА О ПАМИРСКИХ ПОХОДАХ С 1892—1895 Г.

莫斯科《儿童读物》和《教育报》杂志编辑部出版，
俄国印刷出版公司印行，1904年。

内 部 发 行

在耸入云霄的地方

〔俄〕鲍里斯·塔格耶夫著

薛　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7 1/4 印张　1插页　170千字

1975年10月第1版　197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58　定价：0.70元

出版说明

本书原著于一九〇四年由俄国印刷出版公司出版。作者鲍里斯·塔格耶夫的经历和著述不详。他以沙皇俄国军官远征参加者的身分，用随笔和回忆录的形式叙述了沙皇俄国的侵略军在十九世纪末（1892—1895年）远征帕米尔的史实。

作者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反动立场上，视沙皇俄国的领土扩张为天经地义，对沙皇俄国在中亚各国和帕米尔的殖民主义统治竭尽讴歌之能事。

恩格斯明确指出：沙俄扩张"**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强力的掠夺，是明白的抢劫**"（《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34页）。但是书中却竭力为沙皇俄国的领土扩张涂脂抹粉，把强力并吞说成是"自愿归并"。在作者笔下，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似乎"热爱"俄国军队的侵略，期望"臣服"俄国。

然而，书中所记述的大量事实却泄露了天机，无情地驳斥了作者的谎言。阿赖山区塔吉克人民的抗俄斗争，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是一场征服和反征服、侵略和反侵略的激烈斗争。早在一八七六年，沙俄武力并吞浩罕后，进而向阿赖山区扩张。这立即"在阿赖燃起了起义之火"，山民们全体参加了起义。被征服的费尔干的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不能忍受沙俄侵略者的压迫，也跑来参加起义。沙皇政府悍然派出大批侵略军远征阿赖，残酷镇压了起义，并吞了阿赖。但是，阿赖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同沙俄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一八九五年，再一次"向俄国士兵举起武装之手"。又如雅兹古拉穆全体塔吉克居民包围侵华俄军的营

地，举行暴动。这难道都是什么“自愿归并”和“自愿臣服”吗？

把沙皇政府打扮成“救星”，这是作者所大肆宣扬的又一个反动观点。作者不顾事实，颠倒是非，把沙俄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主义压迫说成是“拯救……不幸的人们”，是给被征服的民族带来“幸福”。这也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同上，26页）事实终究是事实，漂亮的词句毕竟掩盖不了沙皇俄国在帕米尔和中亚各汗国犯下的殖民主义的累累罪行。书中记载了在侵略军驱使下，雇佣“驮夫”柯尔克孜人优素福的惨死，率领阿赖人民英勇抵抗俄国侵略者的阿赖王族全族覆灭的曲折过程，都是对作者所标榜的“拯救……不幸的人们”的有力揭露和抨击。

此外，作者还着意渲染所谓“俄罗斯精神”。俄国侵略军在帕米尔远征中虽曾遭到我国各族人民的抵抗，遇到重重困难，但他们还是穷凶极恶地进行侵略，终于以武力将侵略者的魔爪伸进帕米尔高原。作者把这一切统统归结为“俄罗斯精神”。事实是，在这抽象的“俄罗斯精神”里面包含着沙皇俄国侵略者的血腥罪行。所谓“俄罗斯精神”，不过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沙皇制度屠杀政策的融合的表现。

其实，帕米尔本来就是我国的领土。早在西汉就归西域都护府管辖。唐朝时，在帕米尔及其以北地区设有至拔州、鸟飞州等都督府，属安西大都护府管辖。唐天宝年间，安西副都护高仙芝曾率军至帕米尔一带。清乾隆年间，清军平定天山南路大小和卓木的叛乱也曾在帕米尔地区的雅什里库里湖一带打过仗，并在湖边立有刻着满、汉、回三种文字的御碑。1879—1885年间，巡抚刘锦棠在此地区陆续设立了七个卡伦。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又在雅什里库里湖北约十里的地方添设“苏满卡”，即书中提到的“苏满塔什”。历史是不容抹煞的，本书作者也不能完全回避这点，因而

在不少篇章中提到许多可靠的史实。例如在雅什里库里湖的注中，提到从前这个湖被称为“龙湖”，“有关的第一个故事是中国人带来的”。在谈到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时，写道：“吉尔吉斯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帕米尔是中国的领土。

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明确规定：在帕米尔地区，自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往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这是关于中俄两国在帕米尔地区的边界唯一的条约规定。本书记叙的此次“远征”，即1892年沙俄帝国主义违背这一界约规定，出兵帕米尔地区进行侵略扩张。沙皇俄国的野心很大，就是要占领整个帕米尔。在此次侵略中，沙俄进一步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本书在不少篇章里记载了沙皇俄国侵占我国边疆帕米尔地区的事实：远在沙俄的军队进入该地区前，在那些领土上就设有中国的军事要塞，派有中国的驻防军，或者建有中国的庙宇；沙俄侵略军把中国清朝政府的驻防军赶走之后，占领了中国的边防哨所，吃着中国哨所里的面粉，马匹饱餐着中国的燕麦……。这些史实都证明沙俄侵略军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违约侵占我国的领土的。

目前有关沙俄侵占帕米尔的书籍比较缺乏，本书提供的资料对于研究沙俄侵华史有一定参考价值，因此予以翻译出版，以供参考。

本书译稿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龚书铎同志审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目　录

作者的话…… 5
引言：费尔干省…… 7
一、活着的死人……12
二、宣布远征及其目的　军队集训　出发……21
三、利亚安加尔峡谷　斯科别列夫小房
　　大尉的故事……35
四、奥列格草原　在阿赖女王家作客
　　吉尔吉斯人的游艺会……42
五、克则勒阿尔特峡谷　优素福——一个柯尔克孜
　　人　六月的冬天　克则勒阿尔特山口……60
六、志愿兵吉利亚之死　冰湖　阿克拜塔
　　山口　到山村去要牛奶　夜间侦察……72
七、被俘的阿富汗人　可怕的行程　察提尔塔什巨石
　　地方传说　事件的前夕　大尉的故事　与阿富汗
　　人的冲突　阿富汗大尉之死……83
八、与俘虏谈话　一个阿富汗人代替了羱羊…… 100
九、雅什里库里驻扎地　驻扎地的意外事件
　　射猎山羊…… 108
十、温泉　临时安排的浴池　斯克尔斯基大尉
　　的侦察　与中国人相遇　阿克塔什古堡　瘴气
　　维多利亚湖…… 121
十一、返回木尔加布　7月22日的阅兵式

被俘的阿富汗人　一个俘虏的故事　阿富汗人和他们的军队…… 133
十二、返回木尔加布　释放俘虏　大尉斯克尔斯基沿着大、小帕米尔进行侦察　布才拱巴什　塔什汗纳　约诺夫山口…… 144
十三、关于建造冬季房屋的问题　出发到绍尔库里去…… 152
十四、返回费尔干　不愉快的礼物　郎库里工事　要塞司令　阿富汗少校　追赶部队…… 158
十五、帕米尔的吉尔吉斯人…… 163
十六、归途　部队返回马尔格兰　帕米尔的第一个冬季住所　圣诞节　新年　工事里的葬礼…… 174
十七、万诺夫斯基上尉勘测罗善　引起勘测的原因　勘测的目的　艰难的道路　乘牛皮囊木筏渡河　在伊姆茨村附近与阿富汗人遭遇　与阿富汗一个哨兵遭遇　阵地…… 180
十八、1893 年 8 月 30 日 万诺夫斯基上尉的部队与阿富汗人在伊姆茨村附近的战役　头几声枪响　掩护哨所撤退　阿富汗人在进攻　三俄分口径来福枪的火力　阿富汗人冲进伊姆茨村的最后一次尝试　勘测队向巴古运动　退回伊姆茨　侦察雅兹古拉穆山谷　居民对俄国人的敌对态度　向完治迁回运动　退回费尔干…… 190
十九、帕米尔哨所的第二个冬天　再一次向帕米尔进军　进军的原因　沿贡特河和沙赫达拉河

侦察　斯克尔斯基部队关于阿富汗人的第一手情报　舒格南居民吁求援救　舒格南及其居民　艰难地越过悬崖凸岩上的窄路和栈道…… 198
二十、阵地上的一夜　哥萨克骑兵侦察班在危急中…… 211
二十一、乌菲姆采夫少尉赶来增援沙赫达拉部队　哥萨克骑兵侦察班同阿富汗人对射　阿富汗人包抄阵地　进攻阵地　部队成功的齐射和反击　对射　阿富汗人的夜袭　阿富汗人构筑工事　阿富汗人关于撤退的一封信　约诺夫将军的到来　返回费尔干…… 215
附录：人名译名对照表　地名译名对照表…… 219

作者的话

1900年曾出版过我写的一本书，名为《俄国高踞印度之上》。内容是帕米尔战斗生活故事和随笔。尽管这本书曾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出版界对我的莫大赞誉，但是，当我重读它时，仍发现这本书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它只能为熟悉中亚的一定范围的读者所理解。

为此，对本书有关费尔干①地区，与费尔干接壤的地势最高的帕米尔汗国以及完全不为我们所了解的、1895年才归并俄国的帕米尔汗国的舒格南②、罗善③等地区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我均作了补充。

现在这本书我给它取了新的书名——《在耸入云霄的地方》。本书就是对于那些很少了解费尔干地区、阿赖和帕米尔的人也是完全能够看懂的。

鲍里斯·塔格耶夫

① 现称"费尔干纳"。——译者

② 曾称"什克南"。——译者

③ 现称"鲁珊"。——译者

引　言

费尔干省

费尔干省与土耳其斯坦边界的其他两省——锡尔及撒马尔罕相毗邻，无论它在帕米尔高原山麓的政治地位，还是它的加工工业和山区中取之不尽的大量的矿藏财富，都是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费尔干省是在1876年征服浩罕汗国时形成的。

本省领土，包括帕米尔，约占一十三万平方俄里。按气候、土壤及其它方面的条件，本省可分成三段地带：上部、中部和下部。其上部由环绕费尔干的天山山系组成。这些山脉海拔高达二万三千呎，终年积雪，道路崎岖，且几乎未经考察过。其中部是由帕米尔的高原地带以及丘陵、山谷和山前地带组成。这一带的游牧居民利用春秋两季的降雨从事农、牧业生产。最后，第三段地带是平坦的、稍向西部倾斜的、呈椭圆形的山谷，约占二万平方俄里，土壤异常肥沃，致使这一带成为仅有的可耕地。

这个山谷宛如一个繁茂的花园，里面遍布应有尽有的果树和各种各样的谷物。品种繁多的葡萄、丰硕的棉花、苜蓿、玉蜀黍、埃及高粱和稻米等十分悦目，不禁使人联想到掌握在野蛮的、难以教化的土人手里这边疆的不可估量的财富。

费尔干山谷的气候特点是变化无常。早在二月分春天就全面降临。这时植物都换上了绿装，温度达摄氏二十度。到了三月分气温很快上升，直到五月分难以忍耐的酷热甚至对于南方居民都成了沉重的负担。六、七、八月分背荫处的温度可达摄氏四十三度。而到十月末气温则骤然下降。代替酷暑的是阴雨连绵的潮湿

气候，它有时甚至持续到一月分。一月分有一段短暂的降雪期，稍感寒冷。有时则根本没有冬天。

因此，每年有为期六个月的酷暑。可怕的干旱笼罩着费尔干。在这一时期里，费尔干简直变成一个烧红了的火炉。由于这种不良的气候条件，居民们必须经常与自然作斗争和灌溉自己的土地。

自远古以来，灌溉渠，即人工挖掘的、供居民及其土地以清洁的活水的运河，流经整个费尔干地区。

对于人工灌溉，费尔干山谷具有有利条件。其水源是纳伦河和喀拉河。但遗憾的是这里的水流分布极不均匀。由于这种情况，费尔干省的部分土地因干旱而完全荒芜；与此同时，这个地区的另一部分适于耕种的土地，却由于积水过多而变成一些不能通行的沼泽。

乌卢格纳尔运河是一幅奇妙的图画。它是在浩罕汗国的末代统治者——胡多亚尔汗时期挖掘成的。它的两岸种植着高大的树木，运河清凉的水流在这些树荫下缓慢、均匀地流动着。它已经不象人们用手挖掘的运河，而象一条宽阔的河流了。它壮观地在田野和村落的绿色地毯中伸延若干俄里。有些地方，灌溉渠是从地表上人工砌造的两岸中穿过；有些地方则是从掘凿的巨大凹沟中流通。全部工程在施工时既没有预先勘测过，也没有工程技术人员。渴望水和东方式的顽强是这项工程的主要动力。

当地人谈起这条巨大运河的历史时，象谈到一场料想不到的灾祸似的。因为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项工程中死于饥饿和过度疲劳。有些人由于怠惰而被杀了头；有些人则因为既没有一块面包，又在挖掘运河时破坏了房屋，无家可归而沦为乞丐。某些被剥夺了财产的领主扑倒在自己的领地上以额触地跪拜，不肯交出土地。据他们说，宁愿死去也不让出自己住惯了的一小块土地；但是，他们

还是被杀了头。所以，这乌卢格纳尔运河浸透着鲜血和汗水。现在已用俄国的技术将它延长，并将水引入锡尔河了。

借助于现有的灌溉工程，近年来开垦了许多新的耕地，而在奥希县甚至出现了几个由俄国移民的家庭组成的俄罗斯村落，它们的数字在逐年增长。

由于灌溉事业的发展，文化也得到了发展。尽管懒惰的萨尔特人① 是主要绿化了费尔干地区的人，但是，他们是难以教化的。例如，他们至今不肯采用欧洲的农具，而是用最原始的方法耕种土地。此外，由于恬静的性格和刚刚建立起来的良好的生活条件，萨尔特人表现为易于满足一得之功，热爱闲散生活。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由于没有一个栖身之处，只好去当雇工，但他们只要挣到几个卢布，便马上去争当小商贩，开创在中亚最受尊重的商业。

萨尔特人最喜欢的娱乐是在茶馆里聊天和进行政治性的高谈阔论。在集市上便可了解到阿富汗和印度发生什么事以及有关东方的一切新闻。这里常常进行掷骰子的赌博游戏，斗鹌鹑和男扮女装的舞蹈。

居民中的另一部分人是吉尔吉斯人。他们通常在山里游牧，夏天则聚集在大阿赖山谷上，在那里他们的牲畜可以饱尝茂盛的青草。吉尔吉斯人比萨尔特人讨人喜欢。吉尔吉斯人精于骑马、狩猎，性格爽直、诚实，但是完全不善于做工。他们唯一喜欢从事的劳动是牧养牲畜，很少有人开垦和耕种一小块土地；其余的工作，甚至从这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地方给马上驮的工作都由他们的妻子来做。而男人们则从早到晚骑着马在邻近的村子里游荡，搜集为东方居民喜欢听的新闻。至于费尔干的其他居民——塔吉

① 关于此处提到的萨尔特人，请参阅本书56页作者自己所作的解释。——译者

克人，乌兹别克人则散布在各方。费尔干的俄罗斯居民多半是由现役军人、文官、商人阶层和为数不多的市民阶层组成的。

俄国人的城市只居住着俄罗斯人。规范、美观和平整的街道两旁种植着巨大的角锥形的白杨树，到处都充满着灌溉渠的淙淙流水声。雪白的或涂饰其它颜色的干净的砖房都附有绿树成荫的果园和游泳池。

在异常整洁的五光十色的人群云集的市场上，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廉价格出售各种生活必需品(肉——三戈比一磅；羊——五戈比)。水果也很便宜，例如，葡萄的价格竟然低到半戈比一磅。

桃子充斥在大街小巷，几乎谁都不吃它。而杏子和在欧洲买不到的甜瓜，以及梨子、苹果等等——所有这些水果都象白送一样出售；而现在一切价格都猛涨了。

这就是土耳其斯坦城市的特点。且不谈毫无疑问要比我们欧洲俄罗斯的某些省城好得多的塔什干了。我只举例谈谈浩罕和马尔格兰吧！在那里，每走一步都能遇到美丽的建筑物和大型商店。此外，还有为旅游者服务的几个旅社，就我所听到的旅游中亚的外国人的反映是非常好的。他们常以惊奇的口吻赞美土耳其斯坦的城市，同时对有关土耳其斯坦的荒谬见解能在欧洲形成感到奇怪。

现在，随着奥伦堡到塔什干铁路的修通，俄罗斯人在土耳其斯坦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好。工业在迅速发展，因此费尔干省与俄罗斯心脏的联系更加密切了。目前，园艺与葡萄种植业在费尔干省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丝绸业也与年俱增地扩大生产幅度；丝蚕的死亡几乎消除了。

在费尔干所开发的工业中占显著地位的无疑是棉纺业。在费尔干，从前种植大麦和小麦的田地，现在几乎全部改种棉花。每一个当地人，只要他有一块土地，他就在上面撒上棉子，然后收

获成果，运出去出售，以此维持自己一个冬天的生活。

土耳其斯坦的边疆，特别是费尔干省，是我们辽阔祖国最美好的地区之一，不消十几年，将会有大批欧洲俄罗斯居民涌向那里，如同现在涌向克里木和高加索一样。顺便提一下，在安集延县，有一个美妙的含硫磺的、温度较高的温泉，它吸引着不少的疾病患者前去享用自己的矿泉水。

萨尔特人的二轮载货马车

一

活着的死人

1892年初，令人不安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从我们喀什噶尔——阿富汗的边境线传到新马尔格兰城。驻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斯基曾不止一次地报导说，最近一段时期，在中国人中间反对我国臣民的敌对情绪有所发展。而来到我国的帕米尔诸汗国的逃亡者越来越多了，他们叙述了阿富汗人异乎寻常的野蛮行为、阿富汗人对帕米尔汗国塔吉克居民的迫害，并且恳求费尔干省的军事总督为他们在沙皇面前求情，允许他们加入俄国国籍。

我曾盘问过其中一个蒙难者，问过使他的祖国陷于灾难的原因。

"塔克瑟尔①"！他说，"您简直想象不出，这些野蛮人(阿富汗人)使我们遭受了一些什么灾难！他们是一群凶恶的野兽，烧毁了我们的房屋，杀死了我们的妻子儿女，而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保护自己家园免遭这场灾难的能力……"

这个塔吉克人流了泪，他的样子很狼狈。他没有长袍，肩上胡乱地披着破衣烂衫，从这些破衣烂衫中裸露出他那青铜般的沾满了灰尘的身躯。黑胡须和胡髭以及两道悬眉都蓬松着，由于覆盖了一层尘土，已经变成灰色的了。而那两只长途跋涉的赤脚却象包了一张树皮。这位塔吉克人不是普通人，而是舒格南行政长官的亲戚，阿富汗人曾悬赏要他的人头，于是他从那里逃出，希望能够在俄国边境找到一个藏身的处所。

我当然不会放过跟这位不幸的舒格南人谈话的机会。我把他

① 塔克瑟尔(таксыр)尊称，先生之意。

请到我家里来，给他倒上一杯茶，吩咐我的萨尔特仆人去准备“抓饭”，并请客人坐在凉台上，开始和他攀谈起来。

“请问，阿富汗人这种野蛮行为的导火线是什么？要知道，他们总不会无缘无故地跑来，或者单纯为了自己的满足而跑来打你们？大概总有点原因吧？”我问他，“过去你们同样在阿富汗人的统治下，难道他们从未欺负过你们的人民？”

“不是的，先生，”塔吉克人反驳我说，“我们从未归顺过阿富汗人。从远古时代起我们就属于浩罕汗国，曾向他们纳过税，为此浩罕常派来收税人。后来不久我们的可汗完全独立了。但是，就在1862年出现了以多斯特·穆罕默德为首的阿富汗人，帕米尔汗国被颠覆了，虽然居民们英勇地保卫过它。就这样到1888年，我们就完全被阿富汗人奴役了，并且忍受着阿拉由于我们的罪恶而降给我们的各种灾难。但是，就在那时，阿富汗燃起了起义之火，埃米尔①阿卜杜拉赫曼的弟弟伊斯哈克造反了。他率领他手下的信徒反对埃米尔。利用这个混乱时机，舒格南、罗善和巴达克山，甚至隐没在布哈拉边境的瓦罕②的行政长官都卷回自己的故乡并重登宝座，决定保持独立。但是，咳！我们的力量和阿卜杜拉赫曼的军队相比实在相差太悬殊了。在短时期内我们就被彻底粉碎了：我们的财产被烧光，妻子儿女被送往阿富汗当奴隶。侥幸活着的人大部分都越过寒冷的帕米尔逃往俄国和中国，中途有些人饿死或冻死；有些人则落到帕米尔强盗萨希普·纳扎尔手里。只有少数人侥幸顺利到达费尔干地区。我参加过保卫自己祖国的战斗，指挥过骑兵部队，但是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反抗是徒劳的。阿富汗人侵占了我的祖国，在我们的土地上建立了他们的秩序和法律，设置了军队。这些阿富汗军人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拿我来说

① 埃米尔(эмир)为东方某些伊斯兰教国家统治者的称号。——译者

② “瓦罕”现称“瓦汉”。——译者

吧，一个阿富汗少校夺走了我的两个女儿，我的妻子则因保护自己的女儿而被杀了头。当去年在帕米尔出现带着队伍的俄国团长①时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想，这些俄国人看到我们受苦受难的情景，决定来保护我们这些被压迫的塔吉克人了。于是，在7月10日的一个夜晚，当你们的队伍驻守在舒格南边境时，我们杀了所有住在我们汗国的阿富汗军官和士兵的亲属。阿富汗人那时也不敢为他们死亡的亲属向我们复仇。他们和我们想的一样，以为俄国部队是为了解救我们而来的。但是我们想错了。部队走了。当阿富汗人刚一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向塔吉克人残酷反扑：结果，鲜血流成河，染红了巴尔唐河谷。就这样，千百个塔吉克族人现在正逃往俄国请求阿克巴夏(沙皇)的保护。"

讲故事的人深深叹了一口气，整理了一下披在肩上的破烂长衫。这样一来，他的胸部和右手又裸露出来了。我观感满足地仔细观察他那发达的肌肉和宽宽的凸出的胸脯，发现上面有两个白色的相当一戈比大小的圆圆的标记，这在他身躯的青铜般的背景上显得格外刺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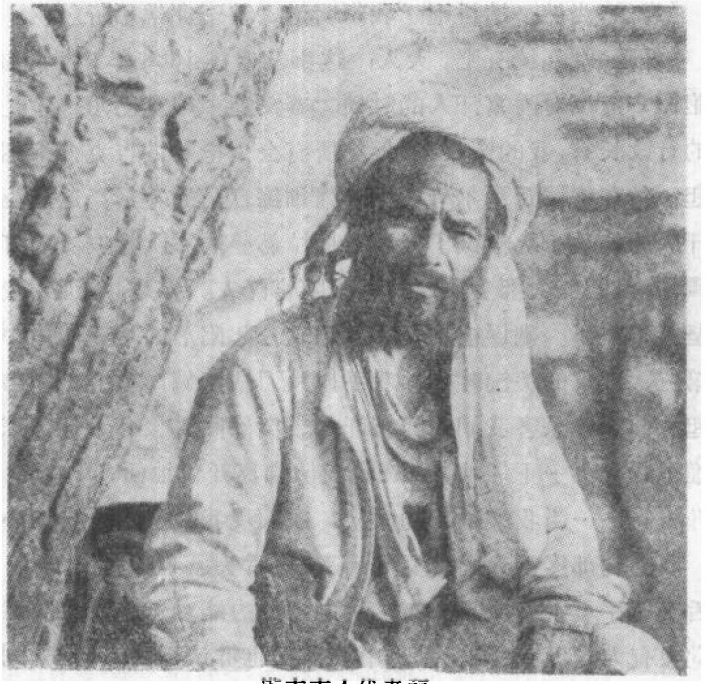
"这是什么东西？"我问这位塔吉克人。

他低下头，仿佛希望看一眼我所问的东西，并用手指戳着其中的一个记号，用他那双大眼睛瞥了我一眼，那双眼睛里刹时燃起了万丈怒火，说：

"您问的是这个？这是我在1888年吃的阿富汗人的子弹。您知道吗，先生！"他突然说道，"要知道，我是一个死人！…"

"什么？"我惊异地反问并且想道，我一定在和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打交道。与此同时，我的交谈者继续说："是的，我是个死人。所有的人都叫我'死人优素福'。我已经死过了，曾在安葬死人的墓地里躺过，您看，我是活着的，但是我是死人，阿訇阿赫马特曾亲

① 1891年约诺夫率领的勘察队。



塔吉克人优素福

自对我说，说我在某一天已经死了，因而整个一生都是死人了。”

我确确实实不明白是否在和一个疯人交谈，或者和一个在他生活中曾有过某种不寻常的遭遇，使他深信自己说话效力的人在交谈，何况他是虔信伊斯兰教的狂热信徒。

“抓饭”送上来了。我的这位饥饿的交谈者开始贪婪地消灭它，用手往嘴里塞着肥美的稻米粒。我没有妨碍他：在他进餐时我没有提问题。因为他似乎怕把美味的食物从他那里夺走，异常匆忙地，尽快地填满他的胃口。“抓饭”就这样被吃光了。优素福按伊斯兰教的习惯大声打着嗳嗝并咕噜着说：“阿拉·阿克巴尔！”，用衬衣角擦了一下油手对我说：

“如果您先生还想听，我可以讲讲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611556

“当然，当然！请讲吧！”我声明道，“甚至非常想听。”

“好吧，那么请听吧，大人！这事发生在1888年，当我和我的同胞们一道反对阿富汗人的时候。赛义德·阿克巴尔·沙是舒格南的行政长官，我的亲叔叔，他把所有会用枪的塔吉克人都招集在一起，并在喀拉瓦马尔碉堡中加强训练自己的力量。这是驱逐阿富汗人的最后一次尝试了。阿卜杜拉赫曼的军队曾三次攻打我们的碉堡，我们三次都英勇地击退了阿富汗人。但是，最后，我们终于坚持不住了。碉堡被攻陷了，和它一起陷落的是我们的国家。在第三次进攻的关键时刻，我手握马刀站在碉堡里准备和弟兄们一起扑向那些杀害我们的阿富汗人。突然间，象有个什么东西猛地推了我胸部一下似地，我感觉我仿佛离开了地面，开始向上飘，越升越高……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在一个黑暗的小土屋里。我的胸部疼得我简直要叫出来，但舌头已不听我支配了：我感觉舌头似乎裹了一块干抹布。拚命地用力蠕动了一下。突然，我感觉象有人走近我；但在黑暗中我什么也辨认不出，只是听到在这小土屋里有人低声耳语。我使尽全身力气问了一声谁在那里。但是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没说出话来，而从我胸中迸发出一声可怕的呻吟。过了一会儿，有人拿着油灯盏[1]走进来，我这才看见了妻子哈伊拉和大女儿。这时我开始想起我曾在堡垒里，猜想，我可能是受伤了，胸疼得很厉害，耳朵里嗡嗡作响。

“我好长时间都处于这种状态。当地的大夫每天都来看我，替我洗伤口，换药。阿訇每天来给我念可兰经。我非常喜欢听他读经，特别是当他读到为了信仰和祖国在战争中被打死的人将升进穆罕默德的天堂的那一段。当时我真有点为我没被打死而懊丧：在先知者的天堂的花园里尽情享乐比躺在这肮脏黑暗的小土屋里担心被阿富汗人抓去要好得多啊！但是我一天天地感到轻松些

① 油灯盏与圣经中的灯盏完全相同。

了。我已经能坐起来了。朋友和熟人接二连三地来探望我，当我从他们口里得知我的祖国已经沦亡了的时候，热血流过了我的心头；当他们之中无论任何人向我讲起阿富汗人的残暴野蛮时，我的整个身心燃烧着复仇的烈火，在这无法报偿的仇恨中，我咬紧了牙关，直到把嘴唇都咬出了血。

“突然，我发生了可怕的情况——我死了！是的，先生”，他看到我的唇边闪过一丝微笑时强调说：“是的，我死了，象所有死去的人一样，眞的死了。我吃完了抓饭，躺下去睡觉，我就是这样感觉到我死了：我想坐起来，我的身体哪一部分都不听使唤了，我想抚摸一下自己，但手指都不能动弹，它们仿佛在我僵硬了的身体里生了根似的。我拚命睁大眼睛，但一切都是黑暗的。我感到我永世都起不来了，我经受着某种不寻常的安宁。死，并不象我在活着的日子里想得那么可怕。我开始祈祷阿拉，等待着马上出现一个伟大的先知者，对我说：‘起来，优素福，跟我到给你准备好的地方去，在那里永恒的幸福和快乐在等待你，享受这天堂的花园般的美妙吧，合格的军人！’但谁也沒有出现；一切都很安宁，而我还象往常一样地躺着，仍然无力蠕动。那时我开始想，我还沒有眞正地死去，只是开始死去而已。

“眞是件怪事，先生，我一点都不害怕，而是处于一种不在乎的漠然状态。突然，我感到有一个人推了我一把，然后呼唤我的名字——我想，这一定是先知者来领我了。但我听出这是我妻子哈伊拉的声音。她突然可怕地大声嚎叫起来并扑倒在我的胸上，使我感到很不舒服。哈伊拉是一个胖女人，她用力地压住我，我想喊她一声，但喊不出来。当时这小土屋里聚集了许多人，一些哭丧的女人来了，开始大哭起来。而那位经常训导我并常给我讲死后生活的阿訇也开始读经了。我算一个什么死人啊，我想，我什么都听得见，感觉得着，并且先知者一直沒来领我。但同时我又想 也许人

都是这样死去的。要知道，从那个世界，还没有人回来过。最后，人们用棉布把我包好，正如我当时所想的，放在担架上就抬到墓地去了。这时我才感到有点害怕。我曾见过埋葬我们塔吉克人和怎样把死人送到棺材格板上，然后抽出格板把尸体抛出去，这时阿訇和伊斯兰教徒把尸体放到早已准备好的墓穴里（塔吉克人被葬在墓穴里），虚掩上穴口，五天以后才彻底堵死。然后树一个碑。

“‘而我，可能给树一个很好的碑’，我想，要知道，我是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祖国而死的。

“突然，我感到担架移动了，我和它一起飞向不知何方的一个深渊并碰到石头上……当时更多的什么我记不起了。

“当我醒来时，以为我仍躺在我的小土屋里。我试着动动手，我甚至哆嗦了一下，——手可以抬起来了；我又动了一下脚，它也绝对听从我的支配了。于是我抬起身子坐起来，四周异常黑暗，这一切也许是在梦中吧？我一面想着一面高喊‘哈伊拉！’我的瘖哑的声音几乎震聋了自己的耳朵。我大吃一惊，马上明白了自己是在坟墓里。我知道在三、五天之内墓穴不会堵死，甚至土都不会吹干，于是便开始用双手摸索，并且用全力从坑中站起，然后寻找出口。空气是足够的，只是寒冷穿透了全身。死的念头我已经完全放弃了。而要求自由的欲望却给我增加了力量。我摸遍了我坟墓中的四壁，终于触到了粘土的松软层。我开始以双手用力推它，挖它，突然，一股空气流和一束银色的月光一起钻进了我的黑洞。我又把洞口扩大些，然后爬出了坟墓。四周异常寂静。映上月光的墓碑沉痛地望着我；我朝自己的坟墓瞥了一眼，它正以它那黑窟窿盯着我的行踪，仿佛想重新把我吞进它那阴暗的角落似的。我顿时感到如此恐怖，这使我猛地奔跑起来。我身上什么衣服都没穿，而那块布也丢在墓穴里了。由于寒冷，我全身发抖，一口气跑到自己的家。当我敲门时，大家都睡熟了。我的狗卡利塔克听到敲门

声便大声吠叫着，后来听我唤它的名字才跳过篱笆开始嗅我，和我亲近。我重新敲门。

“‘谁？’哈伊拉惊恐地问道。

“‘是我，优素福！’我回答说。

“‘哎呀！阿拉·阿克巴尔！’我的妻子尖声叫道，马上跑回去，我听到她闩上了门。

“我从篱笆中爬着穿过去，并开始要求放我进屋去：我已被寒冷和可怕的饥饿搞得疲惫不堪了。

“‘回去，回到你的坟墓里去！’我的妻子喊道，‘回去，我为你恳求穆罕默德。’

“女孩子们开始哭嚎起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我只好到一个最好的朋友马约努苏那里去。但是他也吓了一大跳，在土屋里向阿拉念咒，为的是使我回到坟墓里去。我在他的院子里看见有一件旧长衫，便穿上了。就这样一直等到早上，然后到市场上去了，想到那些熟悉的小商店去喝茶；但当我出现时，所有的人都吓得脸色苍白，扔下自己的店铺就跑。饥渴折磨得我只好自己坐在茶馆里倒茶喝，这使我精神饱满起来，面饼也充了饥。这时候，一长串庄严行进的人群走近了我。

“走在最前面的是带着可兰经的阿訇。他后面跟着一群人，他们拿着念珠和念经的绣花毯，阿訇没有往前走几步就高高地举起可兰经，开始念起经来。

“我马上跪下来并开始祷告。

“阿訇老半天都没敢走近我。但是，最后当他看出在他眼前的人是一个活人时，就走近了我并呼唤我的名字。我回答说：‘是的，这是我，优素福·阿里。我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阿訇吩咐给我一杯茶，但没有一个人敢递给我，我自己走过去斟了茶，拿给阿訇。

“‘喝下去！’阿訇说。

“我喝了茶。

“这之后阿訇走近我，又祷告了一次，然后说：

“‘活着吧，优素福，但你要象一个死人一样活着’，然后转向人群说：‘正教徒们！这就是优素福。阿拉在他死后特别恩典他，又延长了他的寿命。如果谁敢打死他，那将是最大的罪过，因为阿拉是不会让一个活着的死人再死的。’这之后，我回到了家。开始人们都怕我，躲着我，后来也就都习惯了。就是从那时起，我得到了‘活死人’这个绰号。阿拉念及我忠实于信仰并为祖国受尽了苦难而给了我这样的优待，”讲故事的人说，“而现在，当我再死第二次的时候，伟大的先知者一定会直接把我带领到他那里去，——这是神圣的哈兹列特·依沙告诉我的。”他又补充说。

我很为我所听到的故事感到惊奇，而且这里面一点虚构的东西也没有。

“您知道吗，大人，快要出征了。”

“你为什么这样想？”

“因为，如果现在沙皇不想赶走阿富汗人，以后就更困难了。英国人尽力帮助他们，既给枪，又给许多钱。噢！多么多呀！”说到这里，我的交谈者摇着头。

“呶，告别啦，先生！”他说着起身告别，把手伸给我，“阿拉将赐福给你，因为你接待了不幸的人。”

我和优素福告了别。在分手时我给了他一些钱。

“谢谢！大人！我只拿一卢布的票子，更多地不需要。”

我们分手了。从那时起，我再也没见到他。后来我听说他定居在一个叫做卡拉捷佩的村子里，那里聚居了一些逃跑过来的塔吉克人。他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并象从前一样保留着自己“活死人”的绰号。

二

宣布远征及其目的　军队集训　出发

“祝贺您，好消息！”我的朋友中尉勃某在马尔格兰城的林荫路上截住我说。

“什么好消息？”

“要出发了。我刚才在参谋部时，收到了一份电报。”他说。

“您不是在开玩笑吧？”我问道。

“怎么是开玩笑！我亲自读过电文。甚至知道某些细节！”于是他开始向我介绍这“愉快的新闻”。

“就这样，我们要出发远征了。这实在是个快乐的消息。这种生活过得太久了，该闻闻火药味了。呶，再见！”他匆忙握了一下我的手，向远处走去，可能又让别人分享他的最新消息去了。

由于对这消息很感兴趣，我就朝总参谋部我所熟悉的一个军官格某那里走去。我想他一定知道有关此次出征的细节。

“啊！”格某以快乐的呼声迎接我。“呶，怎么，听到新闻了？”他以试探的眼光瞥了我一眼。从这眼光中我看出他非常希望与我分享他的“新闻”。

为了满足主人这个愿望，我装做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什么新闻？”我问道。

“呶，那么我告诉您，但是您要注意，这可是秘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一个字！”

“放心吧！”

“您瞧，收到了电报。我们要出征。”然后他将我已从勃某那里听到的一切告诉了我。除此之外，他还把我最感到

兴趣的军队必须出征帕米尔的原因以及出征的目的都告诉了我。

“您要明白，”他开始说道，“阿富汗人撕毁了我们的边界协定，并把他们的哨所推向国境线以外，一直伸入到我国的领土上。在英国人的唆使下，他们占领了卡菲里斯坦和坎巨提，这些地方都在兴都库什山脉的南坡。除此之外，他们完全非法地控制着从来未曾隶属于他们的舒格南、罗善和瓦罕等地的帕米尔汗国，欺压当地居民并驱逐当地的俄国臣民。而喀什噶尔国境线后面的中国人也正在帕米尔制造混乱。他们甚至以死刑威胁曾在穆斯库里进行地形测量的勃尔热齐茨基中尉。”

“但是，请说说，”我请求大尉，“我们出征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请看，目的在这里。”大尉走进另一间屋子，拿来一份帕米尔和从属于它的诸汗国的最新地图来。

“嗯，很好，”格某开始道，一面把地图放到桌子上，“我准备把此次出征的细节都讲给您听，但您是否了解帕米尔这个地方？否则，我的故事对您来说将会有许多不可理解的东西。”

“当然，对于这个神秘的国家，我的概念是模糊的。”我说，“如果您能介绍一下地理概况，我将十分高兴。”

“非常愿意，”格某开始活跃起来，显然他非常愿意在我面前显示一下他的知识，说实在的，这些知识并不是人人都能夸口的。说到这里，他立即在桌子上摊开了地图。

“帕米尔是高原地带，平均海拔高度约为一万二千到一万三千呎；它的山脉高度达一万八千到一万九千呎，包括山口在内，平均可达一万六千呎的高度。帕米尔山脉的顶峰显著地超过世界上一些最高的山峰，其峰顶端终年积雪。

“这一片巨大的石头原野，位于阿姆河的发源地，面积约占七万三千平方俄里。

“帕米尔的边界线是这样构成的：北部是将帕米尔与费尔干省分开的遥远的外阿赖山脉；帕米尔的东部与中国的领土接壤，其界线是白头山脉；其东北部威严地闪烁着高耸入云的晶莹的冰峰慕士塔格山（海拔二万五千呎，是当之无愧的“冰山之父”）；边界线的西部沿布哈拉沙漠绵亘着达尔瓦斯山脉与阿富汗人于1883年侵占的舒格南、罗善等帕米尔汗国① 相毗连。帕米尔的南部耸立着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即天山山系的兴都库什山脉；兴都库什山脉的东北部有尼古拉二世山脉之称。

“帕米尔按波斯语是‘世界屋脊’之意。但当地人却称这个地区中位于河川、湖泊两岸谷地的任何高地为‘帕米尔’。这里或多或少地生长着可以过得去的放牧饲料——这对于主要从事畜牧业的游牧民族是特别珍贵的东西。

“帕米尔的全部河流都拥有急速的湍流：具有足够的深度，有些地方并有相当的宽度。这对于旅游者通常是不可克服的灾难。但并非一年四季涨水和有湍流。举例说，在去年我去勘测帕米尔的时候，六月份横渡阿克拜塔河，当时我曾为它的急流的力量所震惊，我费了不小的力气才渡到了对岸。我那本来就不大的行李也有一部分被河水的急流吞掉。但到了九月份，在返回来的路上，我又为它的可怕的变化而感到惊奇：代替汹涌的湍流的是几乎干涸了的、由几条可怜的小溪汇合而成的河床在阳光下闪着光亮。

“帕米尔的全部河流几乎程度不同地都具有类似特点。

“帕米尔的湖泊是死湖，通常位于四周被雪山环围的凹地里。湖泊的两岸很少生长植物。

“由于帕米尔地区空气稀薄，地势高峻，留在那里对人的健康有极大的损害，而要习惯于那种气候几乎是不可能的。常常有流鼻血或者咯血的情况发生，最后人体机构遭到破坏。能把一个身强

① 1895年帕米尔划分边界线以后，这些汗国均归属俄罗斯。

力壮的健康人变成一个贫血的体弱者。

“但是，对于帕米尔高原上的人来说，最主要的灾害是风。风通常早八点从西部刮起，逐渐升级，到了中午，风速可达每秒二十米左右，还夹裹着大量的盐土细砂，打在人的鼻子、眼睛和耳朵上。对这种剧烈的盐土灰尘是没有办法的：从四面八方遮盖起来的帐篷都不能使人避开这种灾难。

“由于这种风暴，帕米尔的气温变化很大。这也同样有害于人体机构。

“有时，在夏季酷热之时，突然降雪，刮着急旋风，伴之以沉闷的雷鸣和闪电。

“总的说来，正如山地气候，帕米尔的气候具有许多特点，而由于山的海拔高度不一，在帕米尔的不同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气候条件。因此，它最有益于健康的地带，其高度应不超过一万一千呎。其他更高的地点均有害于健康。

“在帕米尔没有遇到过传染病。它的高度完全使人与流行病隔绝。然而坏血病、四肢的冻疮、呼吸道的炎症和窒息——甚至有时肺结核却是帕米尔高原对于人的真正的灾害。

“帕米尔的植物是很贫乏的。只有某些河流两岸的谷地上覆盖着一点青草。植物茂盛的地方首先是小帕米尔上的瓦罕河河谷。

“由于缺少较好的放牧饲料，帕米尔的牲畜大批倒毙，春天，当还没有新鲜的青草时，牲畜就去啃那长遍帕米尔高原大部分山谷地带的、浓密的优若藜① 的嫩芽。

“优若藜——这是旅游者的救星。如果没有它，人们往往会饿死或冻死于帕米尔高原。优若藜是一种帽状的灌木，但具有厚实的根茎。这是唯一的燃料，也是不挑剔的驮载马匹的最起码的饲料。

“如同缺少植物一样，帕米尔也缺少动物：不象样子的山牛（公

① 本书66页、75页作者对优若藜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可对照阅读。——译者

牛）和岩石中的牡绵羊的角在帕米尔高原到处可见。阿尔卑斯山山羊、胡狼和狼，这几乎就是它的全部四只脚的野生居住者。马很少，如果偶尔遇上也是较小的不良的马种。大群的羊是帕米尔游牧人的主要财富，偶尔也能遇上两峰的骆驼。

“居住在帕米尔的主要是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他们男女总数达 1055 人，分别住在将近三百个帐幕① 里。为暴风雪，为永无休止的狂风而带来大量砂土所弥漫的高寒国度里，不幸的居民们勉强地度日，经受着永恒的饥渴的熬煎。

“这就是为什么说帕米尔尽是石头、风和雪了。”——讲故事人结束道。

“那么，究竟谁和为了什么需要这片被上帝所诅咒的荒野？它对我们能有什么意义呢？”我问道。

“您别以为只是我们需要这个‘世界屋脊’，整个欧洲都把目光转向它了。特别是英国人。请看他们的杂志和报纸载满了什么样的文章！那些文章都称我们去年的勘测是‘俄国人向印度推进’。

“还在 1839 年，当俄国尝试深入亚洲腹地时，英国便开始为印度的安全而极度紧张起来，她机警地注视着俄国军队继续不断地向东方的推进。

“尽管彼罗夫斯基出征希瓦② 是不成功的，对于俄国人来说是如此沉痛地结束了的，但却引起了英国人的不安。

“在彼罗夫斯基向希瓦推进的同时，英国人向希瓦可汗派遣了

---

① 帐幕——游牧民族毡制活动帐棚。

② 1839 年，少将参谋官彼罗夫斯基曾对希瓦进行过一次远征。由于这灾难的一年的严冬和席卷着中亚细亚广阔草原的不寻常的暴风雪，致使远征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彼罗夫斯基率领的小部队无力战胜自然界的暴力，在与暴风雪、严寒作了八个月的斗争之后终于返回奥伦堡城。把半数的人埋葬在亚细亚草原上，大批病号送进了医院。

他们的代表斯托达尔特。

“骄傲的使节以英国人固有的傲慢与可汗打交道，引起希瓦执政者的极大反感。斯托达尔特的建议他一条也没有采纳，反而怀疑他是间谍，遂命令将他处以死刑。

“英国政府对其使节的死并不感到难堪，反而认为斯托达尔特的死是由于供给他的考察经费不足造成的。对现在派往希瓦的大使们都供应足够的马匹、大量贵重的赠品和黄金。优秀的外交使节和军官都带领一个新的考察团。然而他们同样遭到了悲惨的命运。可汗收下礼物，表面上对英国人似乎很满意，但当为自己的成功感到满足的考察团刚一踏上返回的路途时，那些希瓦人便遵照仇恨英国人的可汗的命令马上扑向他们，将他们抢劫一空并解除其武装，他们被可耻地驱逐出希瓦。遭到惨重的损失，牺牲了半数的人员以后，这些遭恶运的使节们几乎一丝不挂地徒步行走到英国的印度领地，从那里被送回伦敦。

“所以，在遭到此次的彻底失败后，英国在某段时间内暂停他们在希瓦搞的阴谋诡计，并在同年出征阿富汗。

“拥有大量炮兵，以精良武器和大量军备武装起来的、人数众多的英国军队开始洋洋得意地与半野蛮的、当时还毫无军事概念的、以普通武器武装起来的阿富汗人周旋。在伦敦甚至指派了接管被征服的阿富汗的新的行政官员。但是，英国人象往常一样，高兴得太早了一点。阿富汗人象南非的布尔人一样，决心以胸膛来保卫自己祖国的独立。他们一面进行着卫国战争，一面引诱英国的军队深入阿富汗山区。

“陶醉于轻易取胜的骑士们不停地追赶退却的敌人，实则自投罗网：在某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全部英军被困锁在距海别尔斯克山路很近的一个山谷里。英国人长期处于特别戒严状态。但饥饿与已经来临的寒冷迫使他们寻找出路，于是他们找到了出路，但与此

同时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坟墓。

“英国的全部军队都被阿富汗人消灭在狭窄的海别尔斯克山路上。没有一个英国士兵得以侥幸逃回。这样惨重的失败使英国政府的统治阶层惊慌失措，在英国人民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愤懑。

“在获得这一事件的教训后，英国重新转向与中亚诸汗国进行外交谈判。此次与诸可汗的谈判结果较为成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英国终于迫使各汗国彼此联合起来。如此建立起一支反对俄国的劲敌。中亚诸汗国联合反对俄国，但被击溃。俄国军队所向无敌地占领了阿克麦捷奇。自此征服了整个中亚，此一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英国人开始为自己亚洲领地的安全而担忧。俄国军队的每一项活动都被他们视为向印度的进军。对阿富汗和帕米尔，英国政府都曾投过贪婪的目光。然而当他们在印度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时，英国不敢重复侵略阿富汗的尝试。英国的黄金终于解救了英国人。

“阿富汗埃米尔为了每年 80 万卢布的资助，同意忠实于英国的利益，此外，他还要求英国为他的军队提供武器和军服。

“但英国人很快就感到失算了。阿富汗从头到脚被英国的武器、英国的军服、英国的设备所武装。他们越来越具有独立性，逐渐地不承认英国的统治了。

“1878年当俄国准备出征印度时，俄国军队装做向查谟进军的样子，英国人马上加强了兴都库什山脉南坡的防御。但这时发生了一个新的情况迫使英国人暂时放弃对俄国行动的注意，而将注意力转向阿富汗。

“对英国政策不满的阿富汗埃米尔命令杀掉阿富汗境内的全部英国人，这个命令终于被执行了。

“在阿富汗边境集结雄厚兵力和仅仅等待着一个借口以便征

服这个使他们不安并妨碍他们实现其野心的国家的英国人，马上集中全部兵力，一举侵入阿富汗。结果，这一次彻底征服了阿富汗人，并使埃米尔臣服于英国。但为了便于在他的背后从事反对俄国的活动，英国人给了阿富汗的埃米尔某些形式上的独立自主的权力。

“按照英国的要求，阿富汗人于1883年占领了帕米尔汗国的舒格南、罗善；征服了巴达克山，从那里赶走了合法的行政长官，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秩序。

“1885年，在库什卡山下，阿富汗人被科马罗夫上校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而领导他们的英国军官们则从战场上逃到捷拉特。

“在这里遭到失败之后，为了继续考验宽宏大量的俄国的耐性，英国人派荣赫鹏① 上尉率领一支庞大的部队来到帕米尔。这支部队占领了坎巨提并修复了沙希杜拉哈贾堡垒。这样，就把他们的边界线向北推进很远，从而撕毁了她与俄国之间仅有的全部条约。

“正在这个时期，在阿富汗点燃了起义之火：阿卜杜拉赫曼的弟弟伊斯哈克·汗② 起来造反，并夺了合法行政长官的权；但是阿卜杜拉赫曼镇压了起义并逐渐地开始搞反对俄国的活动。

“这种局势使俄国于1891年向帕米尔派遣了以约诺夫③ 上校为首的勘察队。这支队伍到达了萨尔哈德后，在大帕米尔布才墓地附近逮捕了英国近卫军上尉荣赫鹏。约诺夫上校本想把这位上尉驱遣到马尔格兰去；然而这位将要进行如此遥远而且朝着完全相反方向漫游的不幸的英国人，请求上校放他到印度去。趁边防司令在阿赖的机会，约诺夫去同他接洽，结果获许只能在中国边境

---

① 荣赫鹏：一译杨哈思班，现译扬哈斯本(Younghusband, Francis)，英国殖民主义分子，曾先后侵略我国帕米尔和西藏等地区。——译者

② 伊斯哈克·汗和自己的信徒们现在撒马尔罕，处于俄国的保护下。

③ 旧译伊郭诺夫。——译者

释放荣赫鹏。

“这位英国人非常勉强地给队长签了关于永远不来访帕米尔的字。在哥萨克的押送下到了喀什噶尔边境线，然后将他安置在中华帝国的边境。与此同时在雅什里库里逮捕了第二个英国军官中尉戴维逊。他是专门从事勘测俄国领土和从吉尔吉斯人那里搜集有关俄国活动的情报的。

“然而，此次这位英国人却不走运，他的全部资料都落到约诺夫上校手里。戴维逊先生不得不穿过整个俄国才能完成其回到英国的旅行，而不是回到奉派出差的帕米尔和工作多年的印度。”

“但是，对不住，”听完格某的故事后，我对他说，“您开始讲的出征还没有讲完哪，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什么？”

“您瞧吧，”格某说，“第一，计划占领整个帕米尔；第二，占领这全部空间，”他用手指在地图上划着线，“首先占领舒格南、罗善和瓦罕，为的是使兴都库什山脉成为我们与印度的自然国界线。此外，定居在帕米尔汗国的塔吉克人的情况很糟糕，要知道，阿富汗人对他们的迫害甚至比1877年土耳其人对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迫害更甚。我们政府拯救这些不幸的人们的时刻到来了。更何况，按法律，这些人是我国的臣民，他们如今正遭受着阿富汗人的压迫。”

感谢一再告诫我对其所讲述的全部内容要保守秘密的殷勤的格某之后，我就回家了。

在城里，当天晚上大家都在谈论即将进行的远征。到处都以加温车、皮袄和一切储备为话题。后勤管理人员从早到晚爬不出办公室，经济部门的公务员简直忙得晕头转向。所有的人都在奔忙着。连长们都在挑选人员，然后派往第二土耳其常备营去受训。在那里经过医生检查，或者淘汰，或者在名单上写上“合格”的字

样。并挑来一些新的顶替被淘汰的。

士兵们顺从地走着，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抱怨这种过长的准备：

“说真的，这是白费工夫，”有些人咕噜道，“比站岗还糟，检查，检查，把人全累坏了……”

事实上，几乎每天两三次由不同的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查，士兵们为此从几俄里以外的地方全副武装地赶来。“赶快出发吧，”士兵们抱怨说，“实在等腻了！”

于是司务长来检查整装待发的连队，并以粗鲁、率直和果断的动作纠正卷得不合格的军大衣。

“瞧瞧，见鬼，象一个娘们卷的大衣。——去！重新卷！”他声色俱厉地向一个士兵喊着，那士兵立即向后转，跑回去执行长官的命令。

“呶，小伙子们，稍息，整理！”司务长喊着口令。接着咳嗽声，擤鼻涕声，士兵的笑谑声响彻了整个连队。

“我们到底到哪里去，司务长大人？”“连队的主人”士兵之一咧着嘴微笑着，以试探的语气问道。

“命令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回答道。

“是吗，司务长大人？”一个士兵不肯安静下来。

“到帕米尔去，就是说要与中国人、‘阿万汗人’去做邻居。”

但一个士兵仍不肯安宁，继续问道：

“请问司务长大人，为了什么要派军队到那里去？”

司务长自己也不知应该怎样回答，生气地转回身去命令道：“立正！从右依次一二报数！”

于是整个连队，忽高忽低响起一片断续的“一、二”“一、二”的报数声……。

准备工作拖了两个月之久，终于在6月1日之前一切准备就

绪了。接到命令于6月3日出发。

在马尔格兰卫戍部队营房对面的大广场上，军队队伍整齐地在等待长官到来。人们放下枪，一伙一伙地站在广场上，到处充满了愉快的活跃气氛。突然响起了口令："持枪站队！"一瞬间全体站好了队。一组骑马的人逐渐地走近队伍，走在最前面的是得得地骑着浅黄色战马、身穿白色制服、头戴白色制帽、领上别着圣乔治十字勋章的年轻上校——这就是团队长官约诺夫。

"弟兄们好！"他的卷舌音发得不十分清楚地向部队问好，并猛然刹住马向部队致敬。

"祝长官身体健康！"从一千五百个胸膛里发出一个声音。

"稍息！整理！"上校说，于是那种活跃气氛重新笼罩整个队伍。

军官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走近部队；留下的部队向要开拔的部队致敬。最后军队的指挥官柯洛科夫少将驾到。祈祷仪式开始。愉快的表情马上从士兵的脸上消失了。他们庄重地在那里祷告着，一面在自己晒黑的前额上划着十字，一面深深地鞠躬，然后每人吻了一下十字架。

这个祷告仪式结束之后，每人喝了一杯伏特加。部队指挥官提议为皇上的健康干杯，全体士兵一致高呼"乌拉！"

在练兵场中央的巨大帐幕里，军官们在和自己的家属告别。许多夫人在哭泣；父亲们悲伤地紧握儿子的双手。

稍远，在分散在树荫下的士兵们的附近，聚集着簇簇人群，还有萨尔特人，也有送别丈夫的士兵的妻子，她们之中有些人在哭嚎。

集合号吹响了。

连队整好队伍，走在最前面的是前卫队，而在他们之后，在军乐与隆隆军鼓的伴奏下行进着整个队伍。响起了士兵的歌声，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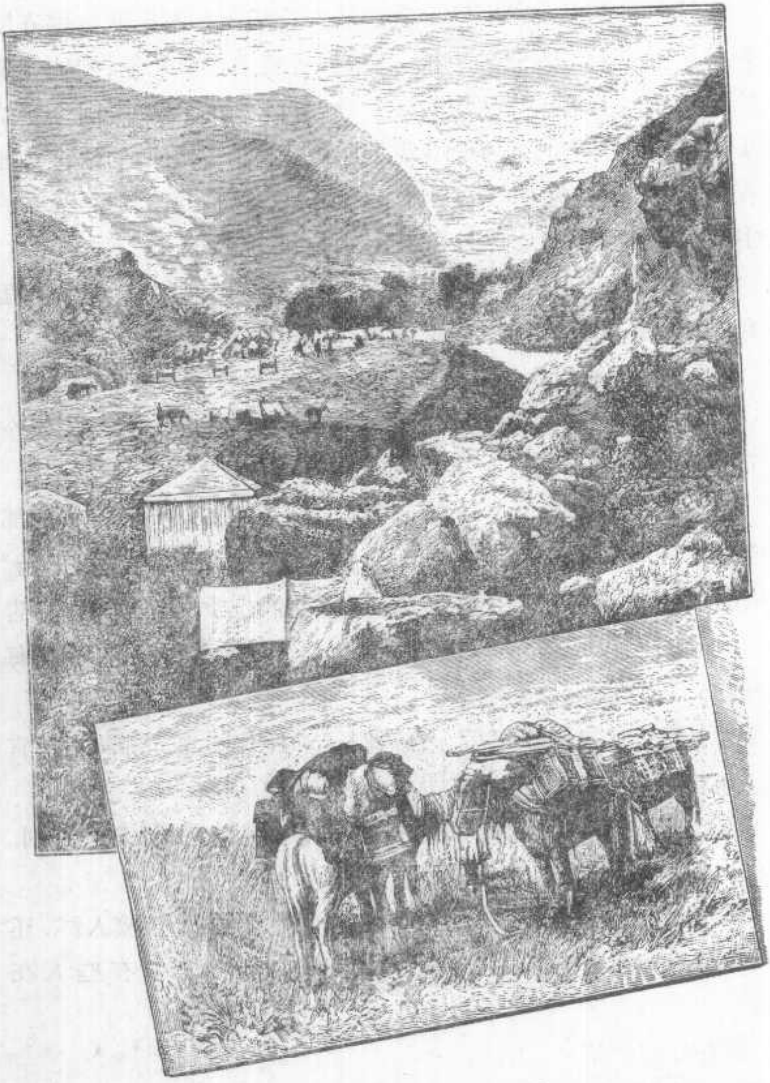


图 1. 帕米尔部队在阿赖山谷的山口处的伊斯法伊拉姆峡谷中宿营
图 2. 驮载马匹

声中夹杂着大声的口令。

“休息！”从前面的滚滚灰尘中传来一个声音。

“立定！休息！”连队随声附和地喊着，于是队伍停止前进了。

送行的人最后一次和这些“帕米尔人”告别。半小时后，部队已经排好行军序列，沿着灰尘弥漫的道路挺进。这条路时而穿过两边雪山高耸的广阔平原，时而穿过尘土飞扬的萨尔特村庄的狭窄街道。

帕米尔部队分成两个支队：其中一个支队登上穿越扬吉巴伊山口这条捷径；而另一个支队则向奥希城挺进，在那里必须获取大量的驮载运输工具，越过阿赖山脉与沿着伊斯法伊拉姆峡谷行进的队伍的其他力量汇合，然后穿过大阿赖山。

士兵们快步地、鱼贯地行进着，呼吸艰难地时而攀登高处，时而如同贴在陡峭的石壁上似地沿着狭窄的陡坡往下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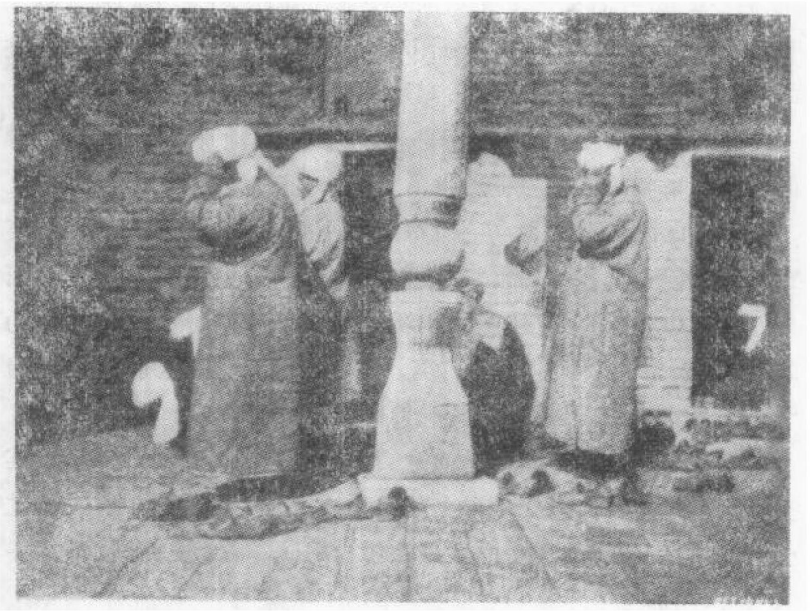
道路的两旁严峻地高耸着彼此重叠的山石。有些地方人们要穿过撒满碎石块和从峰顶跌落下来的大石头的陡峭的山坡。左面是一个悬崖，悬崖之底沸腾着山溪，它那狂暴的声响充满这狭窄的山谷，令人想起暴风雨的呼啸声。稍远，山谷越来越缩小，终于出现了一条陡峭的、但相当绵长的伸向扬吉巴伊山口的山坡。

部队用了将近一昼夜半的时间和这巨大的障碍物作斗争。某些连队不得不在一万二千呎高的雪地上宿营，时值暴风雪。越过扬吉巴伊，部队走出黑暗的伊斯法伊拉姆峡谷，接着来到阿赖山谷的出口，在那里停下来，在达劳特库尔干堡垒附近宿营。

在吉普恰克人暴动前五年（1871年），浩罕汗国曾是独立的，这个堡垒对于浩罕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地处达劳特、伊斯法伊拉姆峡谷的入口，它保护着流入克则勒苏河的图扎河河谷，保卫着扬吉巴伊山口免遭来自喀尔提锦方面的帕米尔——阿赖的游牧人的攻击。浩罕汗国在这个堡垒中设有足够的驻防军和

授予全权的要塞司令。他在1871年和全体驻防军一起被帕米尔-阿赖的游牧人杀掉。而堡垒也被弃置。现在，达劳特堡垒已经变成围着一层厚厚的滑稽泥墙的城砦，可以轻易被雨水从上面冲毁。在它正方形的四个角上高耸着一座哨塔，给这座堡垒增添了威严的外观。

在堡垒过了一夜之后，部队继续前进。一直沿着阿赖山谷，顺着克则勒苏河右岸向上游行进。终于在6月16日到达了博尔达巴这个小地方，在那里与帕米尔部队的另一支队会师了。



萨尔特人在祷告

三

利亚安加尔峡谷　斯科别列夫小房　大尉的故事

在呼啸的利亚安加尔河上狭窄的悬岸的凸出地方有一条小径，它贯穿利亚安加尔峡谷，从奥希城直伸展到古里察堡垒。峡谷的两旁矗立着巨大的石壁，它们在某些地方简直就象悬挂在你的头顶，使你担惊受怕地惟恐这巨大的石块会马上从它的顶尖断落下来。

抬头可见的一线狭窄的蓝天很少照亮这峡谷，使它浸沉在令人不快的神秘的昏暗中，这里只能听到河水的呼啸声。

天开始阴暗起来。某处阴云在游动。逐渐地，整个天空都布满了象铅一样黑沉沉的云块。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整个山谷都此起彼伏地回响着。这声音传到某个昏暗的峡谷才逐渐消失。云块低压在你的头顶，空气中出现了某种特殊的宁静，雨点飞溅起来。它使沉闷的山谷气氛为之一新。人们呼吸得稍为自由一些，走得也起劲一些了。

骤然间，象猛地敞开一个巨大的天窗似地，一阵急剧的旋风卷进山谷，随之而来的是倾盆大雨。

狭窄的泥路很快被这急剧的雨水洪流和从四周峭壁轰轰飞滚的山石所毁坏了。道路很滑，两脚向外滑着，每分钟都有蹿倒和跌落深渊的危险。

友好的哈哈声顿时响彻山谷，打破了士兵中的沉默：连队的鼓手滑倒了。他的乐器也脱了钩，掉在山石上，弹跳得很高，并一溜烟地翻滚着，落下山崖。不幸的鼓手满身泥污地站在那里痛心地注

视着他那飞滚着的乐器。

“哎，这是怎么搞的！”士兵们哈哈大笑着说，“看哪，看哪，我的天呀，真要滚到河里去了！”一个又胖又高的士兵一边用手拍着膝盖，一边哈哈笑着喊道。

“离了乐器，你干什么呢？”路过的士兵们都问这不幸的鼓手，“你和它是一套车上的马呀！”

“你们都滚开，去你们的！”鼓手避开他们。

他的确很懊丧：第一，如果这鼓滚落水中被河水冲走，他要负责；第二，他非常心疼它：当中途休息时，它曾是他最好的沙发。特别是在潮湿的天气，当疲惫的士兵既不能坐也不能躺在地上时，他却可以坐在自己的鼓上。只是偶尔出于对长官的尊敬，才让出一半的地方给司务长。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鼓的跳跃，跟本没有心思理会士兵们的笑谑。

突然，这鼓又跳了一下，正巧落在靠近河岸的两块石头之间了。被响遍整个连队的士兵们的笑谑声激励着鼓手去攀沿尖锐的石块，踏着光滑的泥路，爬着去取自己那“逃跑的伙伴”。

乌云完全遮住了天空。峡谷笼罩在深沉的黑暗中。闪电的亮光照亮了整个峡谷，随之而来的是沉闷的、隆隆的雷声。在这黑暗的峡谷中，一次雷鸣的回声尚未消失，仿佛魔幻火光似的闪电重又划破了一片沉寂，再以新的力量打响另一次雷，似乎在追赶那跑远了的声音，整个阴沉的利亚安加尔峡谷回响着。而雨就象在闹水灾的日子里一样地下着。后来，雷声渐弱了，雨也逐渐停息了。

士兵们停止前进，脱下衬衣往外拧水，有些人则坐在石头上开始卷烟抽。太阳从云缝中露了头，以它那温暖的光线轻柔地抚摸着冷透了的士兵的肢体。一切立即活跃了。一切仿佛由于某种奇异的发光体的第一道光线而苏醒过来似的。空气中充满了某种奇异的芳香，小鸟忽而这里、忽而那里地飞着，有时甚至跳到行进着

的士兵的脚下。而在高空，山中的“居民”——山鹰展开巨大的双翼，画着一个个圆圈翱翔着。

“看哪，弟兄们，俄国房子！”向前走着的一个士兵喊道，“我的天呀，真是房子！”

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不大的涂成白色的俄国式小房。它座落在利亚安加尔河边。每个人这时都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谁可能在这个严峻的山区的自然中，远离所有的俄国亲人，建造这样一座房子？也许是吉尔吉斯人吧？说到哪儿去了！他们除了自己的帐幕，是不承认其他住所的。

命令在这小房附近休息两个小时。士兵们准备烘干自己湿透了的衬衣，并给自己烧壶茶喝；而军官们，等待着进餐，也钻进了这小房子。

这是一个不大的建筑物。是用风干的砖坯建造的。有两间房间和一间厨房。天棚的某些地方已损坏，窗子已经被敲掉，连一块玻璃的残片都没剩，显然都被吉尔吉斯人偷走了。在小房的附近有一个小棚，过去某时做过马厩，而现在，这里成了卖西瓜、香瓜和各种干果的吉尔吉斯人的栖身之处了。勤务兵拿进一些用帐幕布做的行军床和一些折叠小凳。我们围成一个圆圈坐下来，在这种场面中出现了行军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伏特加。在这艰苦的长途跋涉之后，喝上一杯该是多么愉快的事啊！每个人都忙碌起来了：有的人去开瓶子；有的人去准备下酒的菜；也有人躺在那帐幕布的行军床上让自己疲劳的神经松弛一下。帐幕外面传来了士兵们活跃的谈笑声，手风琴也和谐地演奏起来了。

突然，门开了，上了年纪的大尉普某走进房间。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快来喝一杯吧！”军官们异口同声地向他喊道。

普某是整个队伍中最受爱戴的人。这是个久经战斗的老军

官，是希瓦、浩罕和阿赖三次远征的参加者。

“唉！这恶劣的天气征服了我们，先生们！”他这样说仿佛证明一下，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需要喝上一杯。说到这里已经把酒倒到嘴里了。“知道吗？先生们！”大尉继续说，“这座小房勾起我多少回忆！你们知道它是斯科别列夫建造的吗？”

“斯科别列夫？”我惊异地问道。

“是的，斯科别列夫。”大尉说，“并且是他亲自设计的。这是1876年向阿赖远征时的事了。那时我们的军队匆匆地赶到古里察堡垒，为的是及时赶走起义的吉普恰克们并惩罚吉尔吉斯人和俘获他们的头人阿卜杜拉·伯克①——阿赖有名的女王库尔班·江·达塔赫的儿子。我们也沿着利亚安加尔峡谷行军，可怕的雷雨在我们头上轰鸣着。我们也来到了这个地方，并支起了帐篷，全身湿透，而又饥饿。斯科别列夫住在自己的布哈拉式的帐篷里。那里聚集了许多军官在畅饮将军茶。雨仍然下着，雨水浸透了粗麻布，透过帐幕落到我们身上。

“‘这可很糟糕啊，先生们！’斯科别列夫说。

“‘没关系，长官！’我们回答说。

“‘是这样，先生们，’他说道，‘由于我们经常需要从阿赖到奥希，所以，按我的意见，在这个过渡的地方建造一间大木房也不算多余，那时我们就可以到这里过过夜和吃吃饭了。’

“说到这里，将军拿起铅笔和自己的记事本设计了一个方案，画了侧面图，写上他所设计的建筑物的全部尺寸。撕下这张纸递给了我，因我坐在离他最近的地方。

“‘拿去，中尉，从明天起就去造房子，为此给您一个由瓦工和木工组成的排。对这事我要下命令的。’

---

① 伯克(бек)或别伊(бей)为小封建主和某些官员的一种尊号，加在人名之后。——译者

“只好如此，尽管我对建筑一窍不通，但长官的命令既下达了，我就只得去充当工程师。

“接着我们开始盖房子，将军本人加了第一块砖。早上队伍开拔了，只剩下了我和盖房子的工兵排。我找到了一些内行人，因此工作很快开展起来。一星期以后制出许多砖坯，于是开始砌墙。需要到奥希山去弄木材，但这也不是什么特殊的难题。窗框都已安装好，玻璃也已安上，只剩下上顶盖的任务了。突然，某一天早上来了一个骑着马手拿一束文件的哥萨克。我读着文件，简直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上面说将军将从阿赖来此，通知说，希望能在利亚安加尔这间房子里停歇。

“这可实在吓坏了我。我知道这是命令，而房子还远没有完成哪！顶盖还没上，室内还没抹灰泥，炉灶也没有砌，而烧好的砖还没有运来。

“我马上发出了警报，我们开始轮班日以继夜地干。工作总算有了进展。我几乎一直没有睡过，感到已经来不及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了。感谢砌炉匠这个能干的、有头脑的士兵：他着手用石头砌炉子而不用砖了。我折磨得很厉害：感觉自己在生病，到将军来只剩下五天了，我简直绝望了。有一天，象往常一样，中午饭后我躺在铺板上休息，……突然看见勤务兵希洛夫悄悄地掀起帐幕布的一边，对我说些什么。

“我已经开始打盹，但是神智活动起来了。

“‘你有什么事？’我问道。

“‘倒霉，长官！’

“‘怎么了？’我一边问着马上坐起来。

“‘吉尔吉斯人，长官，已迫近。’

“‘什么！’

“我拿起手枪和军刀从帐篷里跑出来，于是在我面前呈现了这

样一幅画面：

“有几个吉尔吉斯骑兵正扑压在我两个躺在地上的士兵身上在干什么，看样子，是急欲把他们拖到马背上，而另外一些人正在拆毁我那呕心沥血盖起来的房子。

“‘弟兄们，他们在杀我们的人！’但是，谁都没有响应我的号召。我猜想，吉尔吉斯人一定是趁我们士兵干活的时候抓住了他们，结果了他们的生命。于是我奋不顾身握着手枪冲上去就向杀害士兵的吉尔吉斯人放了一枪。但是没有打响。我想是没打响！随即扳起枪机，又放了一枪，还是没打响。我看了一看手枪，差点没急死我，原来子弹被退出去了！而这时有三个高颧骨的吉尔吉斯人向我跑来，我已经清楚地辨认出他们那由于凶恶而扭歪了的丑脸和一道缝似的小眼睛。我抡起军刀，眯起眼睛扑向他们。有一个什么东西重重地压住了我的喉咙，我躺倒在地上，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感觉到有人骑在我身上，我很想动一下，但是白费劲：有一个什么东西重重地压在胸上，突然，感到有一把刀子的尖刃已触到喉咙。在杀我，我想。刀子擦动了一下，已经切进我的喉咙了！我大喊了一声——睁开了眼睛。风把飘动着的帐篷布吹到了我身上，大滴的汗珠从我的额上流下来……

“我霍地跳起，走到外面来。工兵们已经盖好房顶，正在往上面涂抹搅拌好的稀胶泥。”

大尉停了一下，又喝了一杯酒，大声嘎地叫了一声，然后继续说：“就这样，整整过了五天，我算是顺利地结束了这间房子的工程。但我的全部劳动和这段时间为它所受的熬煎都白费了：将军没有来。阿赖的战事复杂化了，这迫使他命令我立即奔赴战场。于是我留下四个人看守和彻底收拾好这座房子，就向阿赖出发了。”

“嗯，到时候了，先生们！”他结束了自己的故事，站了起来：“科什卡罗夫！”他喊着自己的勤务兵：“去叫值班的司务长！”

威武的、超役的司务长手持军刀，敬个礼走进房间。

“吹号，整队！”大尉说。

“是！长官！”

司务长向后转走出了房间。几秒钟以后，号手吹响了军号，我们从原地站起来向连队走去，命令勤务兵收拾杯盘。天完全晴起来了。太阳明亮地照耀着，高山顶峰的积雪反射着阳光，它们附近还飘浮着铅块似的云朵。前面要爬过一座不大，却十分陡峭的奇基尔奇克山坡。队伍缓慢地向山上爬着。马匹用尽了全身的力量，在沉重的驮子的压力下挣扎着前进。在士兵中间一声愉快的笑声，一句通常那种戏谑的俏皮话都听不到。只听见均匀的脚步声打破这一片沉寂，从山下某个遥远的地方传过来沸腾的利亚安加尔河的声响。

四

奥列格草原　在阿赖女王家作客
吉尔吉斯人的游艺会

我很早就醒了。我的同事恩·阿·巴兰诺夫中尉还睡得很甜，头上蒙着高加索的毡斗篷。这里笼罩着异常安逸的气氛。帐幕在峡谷吹到我们驻地的一阵阵轻风抚弄下，稍稍有点晃荡。

“尼古拉·阿列克山德罗维奇！”我唤着熟睡的人。

“嗯嗯……”他蒙着毡斗篷回答。

“该起来了！”我边说边穿衣服。

毡斗篷仿佛自己向后掀开了似的，从它底下钻出了睡眼惺忪的中尉蓬松的头。

“奥西普！茶壶！”他喊道，按他所固有的“顺便”的习惯，用拳头揉揉眼睛，好象想一下子把残余的睏劲抖掉似的，然后开始穿衣服。

一个肥胖的、面孔晒得黝黑的士兵四肢着地爬进了帐篷，将一只不大的铜壶放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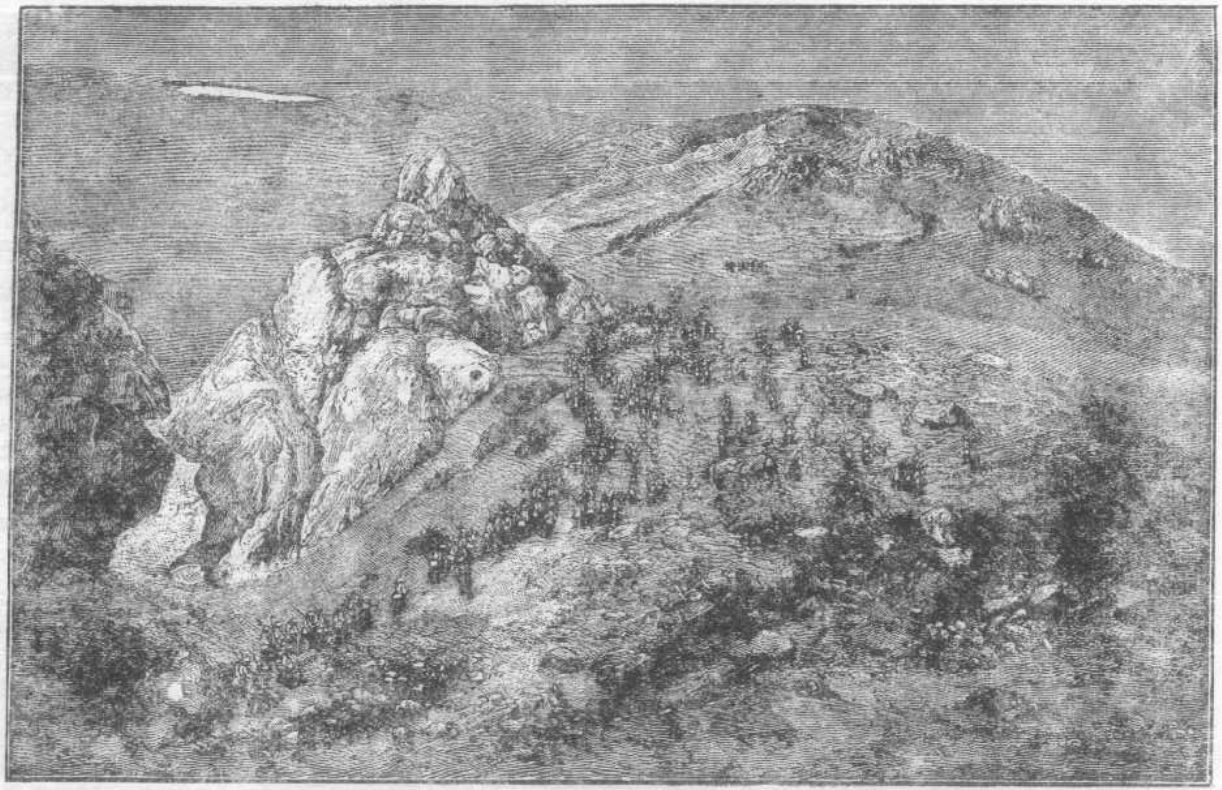
“‘信使’喂过了吗？”巴兰诺夫问道。

“是的，长官，喂了大麦，而且这里的青草也很好。”

“嗯，好的，拿面包干来！”

士兵悄悄地走开了，而我们则走出帐篷步行到较近的山瀑，用它那冰冷的水清新一下。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面啊！头顶上悬挂着庞大的石头巨人，全身覆盖着一层瓔珞柏树，它的头顶是晶莹闪烁的白雪。前面隐约可辨的是塔勒迪克峡谷；后面宽阔地伸展着绿



帕米尔部队攀登奇基尔奇克山口

色天鹅绒般的平原——奥列格草原，它的四周被群山环绕着。在这片草原上象银色的小蘑菇似地散布着吉尔吉斯乡村的帐篷和大群的牛、羊、骆驼。

山瀑的冷水使我们清醒以后，我们就回到了帐篷。已为我们摆好热茶和面包干以及奥西普从村子里弄来的象凝乳一样的牛奶。

进口的帐幕布被掀起来，走进了大尉普某。

“您不喝杯茶？”我问道。

“不，谢谢！我来是为了向你们、先生们、提个建议。明天是休息日，就是说，我们可以自由地、愉快地渡过这两天。”

“怎么渡过这两天？”我们问道。

“这个嘛，是这样：从这里走出十二俄里就可以到达亚加恰尔特——阿赖女王夏天居住的地方。我们很可能遇上库尔班·江·达塔赫本人，因为她每年夏天都从古里察迁移到这里来。一个很有趣的老太婆，”他说，“同时我也很想见见她。我从1876年至今一直没有见着她。那时她曾被维特根什捷英公爵的部队俘虏，并被遣送到斯科别列夫那里。斯科别列夫曾在利亚安加尔那座小房里接见过她。”

我们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倡议，并决定马上动身去访问这位阿赖女王。吩咐备好马，喝完茶就出发了。与我们同去的伙伴还有三个军官。我们沿着宽广开阔的奥列格草原驰骋着。

“这个地方的名称很古怪，大概是俄罗斯人给取的吧？”巴兰诺夫问道。

“完全正确。”普某回答道。“我现在就可以给您讲讲它的来历。您可知道，在1867年曾有几位随着自己丈夫远征阿赖的夫人。她们之中有四个人名叫奥列格，其中一位就是我们队指挥官约诺夫上校的夫人。7月11日正值休息，我们庆贺了奥列格命名

日，为了纪念这几位勇敢的女命名人，永远保留了‘奥列格草原’这个名称，现在已载入地图了。”

“就是说，您，尼古拉·尼克拉耶维奇，与阿赖女王相识？”我问普某，希望能引起有关这位有趣的人物的话题。

“岂止相识，而且非常要好！在阿赖远征结束时，是我一直把她送到奥希城的。”

“好吧，那么给我们讲讲她的故事吧！”我们全都向普某提出这个看样子他正等着的要求。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谈论自己过去生活和所完成的出征任务的人。

“好的，先生们，愿意效劳。事情是这样的，”他开始道，“库尔班·江·达塔赫曾是著名的阿利姆·伯克的妻子。阿利姆·伯克在土耳其以他一系列的野蛮侵袭和在奥希城中的野兽般的屠杀而著名。阿利姆·伯克后来被一个吉尔吉斯女人叛卖式地杀害了。达塔赫成了寡妇以后，接过丈夫的权，开始极力操纵阿赖，又从炮兵军官中为自己选了一个丈夫。但不允许她的这个丈夫干涉国家的政权。达塔赫顺利地统治了很长时间，而且有关她勇敢执政的美名流传到浩罕和喀尔提锦以外很远的地方。

“在阿利姆·伯克死后，趁阿赖无国王，女王代替掌权的时机，浩罕汗国曾声明阿赖的游牧民族应臣服于他，并向他纳税。但达塔赫拔掉了这根刺。最后终于迫使浩罕可汗胡多亚尔签字承认她是阿赖的合法女王。布哈拉酋长、喀什噶尔可汗阿古柏·伯克和其他一些人都很尊敬她，甚至每年都派使节到阿赖去一次，并带去一些贵重的礼物。达塔赫的儿子们是她掌权的助手，她的每一个儿子都掌管着阿赖的相当一部分领土。大儿子阿卜杜拉·伯克后来曾在与我们的战斗中获得声誉。马赫穆德·伯克，坎奇·伯克，哈桑·伯克以及达塔赫的侄子米尔扎·帕亚斯都曾是阿赖女王政权的中梁砥柱和为游牧民族所爱戴的人。这些伯克们的‘勇敢的

英雄和优秀的骑手'的声誉也同样流传到阿赖以外很远的地方。

"当浩罕可汗被我们的军队战败和安集延城被无坚不摧的'白将军'攻陷之时，著名的吉普恰克族人的骑射手阿弗托巴恰被俘以后，在阿赖燃起了起义之火。阿赖的山民们骚动起来，全体参加了起义。慓悍的勇士所组成的匪帮也开始补充新的力量。从被征服的费尔干跑来了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所有这些力量汇合在一起响应阿卜杜拉·伯克从阿赖雪峰发出的强大号召。慓悍的勇士组成的庞大匪帮开始在新兴地区的俄国居民中进行抢劫、制造混乱。这些抢劫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血腥屠杀。那时，为了保卫费尔干省，曾调动半个步兵营在伊斯波拉德·伯克大尉的统率下穿过伊斯法伊拉姆峡谷到达劳特库尔干堡垒。大尉曾遭遇埋伏在高不可攀的悬崖上的阿卜杜拉·伯克及其手下人的伏击，几个人被打死打伤，于是被迫返回马尔格兰城。就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正式宣布了向阿赖远征，向阿赖派出以斯科别列夫为首的部队。

"我们穿过奥希和塔勒迪克山口走了另外一条路，因此在到达亚加恰尔特这一天然界线之前，没有遇上敌人。那里的哥萨克曾给我们送情报说，吉尔吉斯人占领了这个峡谷，烧毁了桥梁，并准备在阿卜杜拉·伯克的亲自策划下袭击我们的部队。斯科别列夫将军以为很快就可以全歼吉尔吉斯人，他命令步兵'赶走小商贩'，但事情并不那么容易！

"吉尔吉斯人的阵地看来是攻不下的，他们躲在石砌鹿砦后面猛烈地向我们射击，以致斯科别列夫不得不很快承认无法向这些山民进攻，于是他决定进行迂迴。为此派骑兵先去侦察，而我们则留在克则勒库尔干附近整装待命。就在这个时候，我被指派在利亚安加尔造房子。五天以后搜集到了一些最准确的有利于此次迂迴作战的路途指南。进攻的计划也已拟好，于是我们就前进了。

右面的队伍，其中包括我，在约诺夫上校亲自率领下从塔勒迪克山口向前进。

“我们在阿卜杜拉·伯克的炮火袭击下付出很大牺牲后，终于绕到了他的后方。在那里修复了被烧毁的架设在别拉乌勒河上的桥，然后穿过这个桥，占领了阵地。退却到奥马尔伯克古墓之路已被公爵维特根什捷英上校指挥下的两个哥萨克骑兵连所切断。阿卜杜拉·伯克此时才看到抵抗是徒劳的，于是他连夜穿过克则勒阿尔特山口（一万四千呎）逃往外阿赖山，从那里又逃到帕米尔。

“公爵的别动队追击着阿卜杜拉·伯克，但他象山羊那样机灵地躲开了，并诱引别动队深入外阿赖山的腹地。整个别动队几乎全军覆没在喀拉库里湖边：时值暴风雪，这支队伍与主力被巨大的山口隔绝着，断绝了食粮和饲料的供应。阿卜杜拉·伯克和自己的弟弟马赫穆德、哈桑·伯克以及自己那一伙的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甩掉了追击他们的俄罗斯人，越过帕米尔，逃到阿富汗去了，嘱咐留下来的骑手们不要向异教徒投降。在这之后我们进军到阿赖山谷，并在那里稍事停留，无时不受到山地匪帮的骚扰。

“在扬加阿雷克的失败消息传到阿赖女王耳中时，她立即整顿人马财物奔向喀什噶尔，但在半路上又遭到中国匪盗的抢劫。这样一来，这位不幸的达塔赫只好被迫沿着自己儿子们的足迹前进——到克则勒阿尔特去。在儿子坎奇·伯克和侄子米尔扎·帕亚斯的陪同下，她一无所有地骑着吉尔吉斯的瘦马奔向克则勒阿尔特。但在博尔达巴这个小地方的附近，她撞上了返回的维特根什捷英公爵的队伍。她从而被俘并被交送部队。在此期间，斯科别列夫正在古里察堡垒，并命令我将被捕的女王和她的两名骑手送到他那里。我非常乐于完成这个任务。

“走进住着这位女俘虏的帐篷，我一眼看见了按亚洲人方式盘

腿坐在毡子上的身材不高的吉尔吉斯女人。她虽然已经不年青了，但很美丽，身穿锦缎长袍，长袍边缘饰上了一种绒毛，这就是达塔赫。她垂着头，悲伤地坐在那里。在她面前放着一个托盘，里面摆着阿月浑子、葡萄干和其他一些当地的甜食。阿赖女王显然正在沉思默想她这突然的变化，浸沉在悲痛之中。她甚至没有马上觉察到我的出现。只在过了几秒钟以后，她才用那双聪明的、富有表情的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微微抖动了一下。我通过翻译告诉她，我奉命陪她到住着斯科别列夫将军的古里察堡垒去。她对我的声明非常冷淡。

"'我现在是俄罗斯人的奴隶，他们可以随意摆布我，这是阿拉的意志。'她通过翻译回答说。大滴的泪珠从她那窄窄的眼眶里溢出。

"我告诉她说，我们明天就走。

"'好的，好的，长官！'她边说边向我点头示意。

"我从帐篷出来，心情很沉重，女王这悒郁悲伤传给了我。我径直回到自己的宿舍。

"第二天早上我们已经骑上马，哥萨克们押送着俘虏，达塔赫精神饱满地骑在马鞍上，身穿镶金银绦边的丝绒小皮袄，头戴锦缎的、顶上饰以绒毛边的小帽。

"当我们乘骑到利亚安加尔时，我发现在小房的附近有一大群吉尔吉斯人和哥萨克，他们并告诉我说，将军到阿赖去，现正在这个小站休息。我命令去通报我的情况，马上被接见了。我报告了我到来的目的，马上得到将俘虏带进房间里来的命令。

"达塔赫在她的儿子坎奇·伯克与侄子米尔扎·帕亚斯的陪同下走进了房间。两个骑手都深深地鞠了一躬；而被俘的女王则低垂着头默默地坐了下来。

"斯科别列夫站起来走近她，并伸出自己的手。达塔赫看样子

有些慌张，她不曾料到将军会如此接见她，于是一个愉快的微笑使她容光焕发起来。她握了一下英雄的手，并喃喃地向他说了一句吉尔吉斯话。

“‘请告诉达塔赫，’斯科别列夫转向站在这里的翻译，‘说我见她如此健康非常高兴，并希望她利用自己在阿赖的崇高声望去影响游牧居民趋向和平并服从俄罗斯的要求。关于她的英明执政和在邻近汗国中所起的作用，我听到了许多。因此我坚信达塔赫会理解对俄国人的敌对态度是徒劳无益的。请告诉她，做为一个母亲，她可以为自己的儿子们感到骄傲。阿卜杜拉·伯克神圣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战斗到已不能再战斗时才离开。但请让她知道，俄罗斯人是懂得尊重敌人的勇敢的。如果她能够影响自己的儿子们离弃阿富汗返回阿赖的话，我将象奖励英雄一样奖励他们，而现在我请求达塔赫接受礼物。’将军命令拿来按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准备的大托盘，其上堆放着如山的礼品。然后他亲手替这位女俘虏穿上一件金银饰边的、名贵的长袍，并转向骑手，叮嘱他们永远为俄罗斯服务。

“聪明的女王马上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当即答复将军说，只要她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和平和安宁不久即会统治整个阿赖山谷。按她的要求，她的儿子马赫穆德·伯克和其他许多骑手们已离开阿富汗先后返回阿赖。只有一个阿卜杜拉·伯克没有听母亲的规劝，没有返回阿赖转而到麦加去了。但阿赖女王的这个儿子似乎是命中注定不能在那里向伟大的先知者朝圣了：他终于忍受不住在这片无水的沙漠上长途跋涉的重负，伤口也裂开了，终于死在途中。

“达塔赫象从前一样住在亚加恰尔特，利用自己在阿赖的无限威望，继续发挥作用。而她的儿子们都被任命为阿赖各乡的乡长。他们给我们的政府带来许多益处。

“阿赖就是如此归并俄罗斯帝国的。而我们在大阿赖山谷稍事停留之后，就沿着克则勒苏河向上行进、穿过喀拉喀则克山口又走下来，到了沙西马尔丹山谷，然后穿越武阿季利返回马尔格兰。”

我们只顾听这长而有趣的故事，却没有觉察到太阳已完全在正午线上了，只见马匹懒洋洋地踏着自己的影子走着，不时地甩着尾巴驱赶着使他们不得安宁的讨厌的苍蝇。

我们策马快步奔驰着进入一个峡谷。穿过这峡谷又出没在四周环山的接连不断地覆盖着瓔珞柏的宽阔的山谷中，然后朝着出现在眼前的较大的山村走去。山村中的帐篷被五光十色的幕布和地毡装饰着，庞大的马群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游荡着并享受着多汁的青草。

从山村方向朝我们走近一伙头戴大白色缠头巾的乘骑人。他们那五光十色的长衫被这落日的余辉照映得十分鲜明，在这严峻的山区自然风景中显得格外悦目。最前面骑着一匹豪华的栗色牡马的是一个肥胖的、身材高大的吉尔吉斯人。他有着一副晒黑了的饱满、善良的面孔，蓄着一撮小黑胡。他的身躯就表现出他生活得十分如意。他身穿文雅大方与一般骑手不同的服装：白棉袄裹着一条银色的饰以细工镶嵌的黄黑色金花的腰带。雪一样洁白的缠头布。带银手柄的亚洲式军刀在阳光下灿烂夺目。胸前佩戴着奖章，这使他的服装更加美观。走在他后面的是三个用火枪和军刀武装起来的优秀骑手。

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这几个当地人都下了马，并以尊敬的姿势站起来，就象通常需要表示特殊尊敬时那样，把手放在肚子上。

普某下了马并走到胸前挂着勋章的白色骑手面前说：

“您好，马赫穆德·伯克！”

“啊，您好！您一向生活得可好？”吉尔吉斯人咕噜了一声，他

那宽厚的嘴唇愉快地微笑着。

“达塔赫怎样，她身体好吗？”普某问道。

“谢谢长官，阿拉保佑，她还健康，她派我来迎接贵宾，”马赫穆德回答道，“她将非常高兴见到长官，欢迎之至！”他说着又转向我们几个人。

“先生们，请允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古里察乡长马赫穆德·伯克，阿赖女王的儿子，她的历史我方才向你们介绍过了。”普某说。

我们都下了马。每个人都握了握这可爱的吉尔吉斯人的手。

“那么就走吧，马赫穆德·伯克！”普某说，于是我们又上了路。

当地人身穿节日的长袍，头戴绣花小圆帽和节日的缠头巾，盘着腿围成几个小圈坐着，宛如在鲜绿色的背景上衬上几个用五颜六色的鲜花编起来的桂冠似的。打扮得非常漂亮的吉尔吉斯女人戴着不寻常的大白头巾，把她们那黝黑的脸都埋进去了。她们忙忙碌碌地从这个帐篷走到那一个帐篷；整个山村都活跃起来了，显然是在等待我们。但谁能到这里预告我们的来临呢？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我曾问过普某，他是否把他访问达塔赫的念头告诉了吉尔吉斯人。但他完全否认，并且要我相信，他没有指派任何人来通知说我们将要来这里。

“你们不了解吉尔吉斯人，他们在这方面非常敏感，”他说，“他们非常清楚我们一定会来看望达塔赫，然后就做了准备。”

我们停在一个比较阔绰的帐篷前。一大群男孩子朝着我们的马匹跑过来，他们抓起缰绳牵着马匹前后蹓着。

马赫穆德·伯克掀开帐篷的门，我们走进帐篷。我一眼看到了达塔赫。她按亚洲人的习惯盘着腿坐在毡子上。这是一个已经不年青的吉尔吉斯女人，脸上皱纹很深，一条窄缝的眼睛向我们慈祥地微笑着。她给她的儿子下了一个什么命令。我从她的手势里

看出她是习惯于下命令的。她身穿锦缎敞胸的女短上衣，四周镶着绒毛。我们轮流走到坐着的老太婆前，一一与她握手。她马上认出普某，对他的来临感到十分高兴。

“而斯科别列夫却死了！”她说道，同时脸上流露出惋惜的表情，摇了摇头。

“已经很久了。”普某说。

“约诺夫会到我这儿来吗？”她问道。

“会的，我想。”大尉回答道，“上校经常回忆起您，大概不会越过你们的山村的。”

“是的，他是一个好人，”达塔赫说，“他的妻子、孩子们都很好。阿拉赐福给他们。你们现在正往帕米尔去吧？”达塔赫问道。

“是的，到帕米尔去。”

“那里很不好，没有马的饲料，没有羊，什么都没有，”她说，“吉尔吉斯人在那里非常穷困，你们在那里也将很困难，因此，我命令马赫穆德和米尔扎·帕亚斯马上给你们运送生活必需品去。”

她用吉尔吉斯话与普某对谈，而他再把她的话翻译给我们听。在达塔赫接见我们之后，我们对达塔赫的访问便告结束。走进来的马赫穆德·伯克声明说抓饭已准备好了。我们握了一下阿赖女王的手，就走出了她的帐篷。

这就是她，这个我久闻大名并渴望一见的达塔赫——从外表上看，是个最普通的吉尔吉斯女人。你甚至很难相信，这个老太婆曾在某个时期起过如此重要的作用。

我们走进一个不十分阔气但比达塔赫的帐篷宽绰一些的帐篷。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偶尔从邻村来到这里的可敬的客人。这里也有哈桑·伯克——马赫穆德·伯克的弟弟。他是一个身材高大、蓄有大黑胡子的吉尔吉斯人，还有一星期前从喀尔提锦来到这里的阿卜杜·卡迪尔、奥希城的法官和老阿訇，以及其他一些显赫

的吉尔吉斯人和身穿名贵的长袍的客人们。

当我们出现时，所有的人都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与我们每个人相互问好之后，整理一下自己的胡须，仍按原来的次序，彬彬有礼地坐下来。吃饭时，走进一位身材匀称的美貌的吉尔吉斯人，有副凶狠的强盗式的但无损于尊严的面孔；他拘谨地微笑了一下，然后与普某相互问好，和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手。这就是坎奇·伯克——达塔赫的大儿子。他郁郁寡欢地坐在一隅，既不参与高谈阔论，也不动抓饭。时至傍晚，好客的主人对我们说，已为我们准备好了帐篷，我们这才去休息。真是美妙的帐篷呀，在帐篷里的地毡上铺着轻柔的被褥供我们使用。我们这一夜盖着这些被子睡得很香甜。早上，巨大的喇叭声惊醒了我。为了不震破耳膜，我不得不堵上耳朵。

这种喇叭是在吉尔吉斯人为了对俄罗斯客人表示尊敬而举行游艺会时才吹奏的。空气中散发着抓饭的香味。骑手们分成几个组在山谷中准备赛马。在人群前终于投下一只已宰的羔羊，一个骑手灵巧地抓住它便骑马飞驰而去。所有的人都跟在他后面飞奔起来。都在追赶这共同的目标——羔羊，然后把它带给我们。达塔赫和我们坐在一起，在铺好的地毡上冷漠地望着奔驰着的大群骑手们。而我则好奇地注视着游戏的过程。瞧吧，人们在追赶持俘获物的骑手，包围了他……空中叭叭地响着马鞭声，瞬息间一切都混成一团了，被厚厚的一层灰尘覆盖着。但马上从骑手群中挣脱出一个夺过羔羊的人，他猛然朝着一个方向飞奔，把那些狂叫着、拚命追赶着他的骑马的人群远远地抛在后面。响起一片惊人的呼喊声——赛马活跃起来了。小羔羊从这个人手里到那个人手里，已经抢夺成碎块。最终，骑手中的一个人得以从远处带着俘获物急驰而来，他兜了一个圈子，然后哒哒地直朝我们坐的地毡奔驰而来，把羔羊扔在我们的脚下。抢夺的结果：羔羊已成为碎块了。人

群叫喊着祝贺这个胜利者。普某送给他一件作为奖励的长袍和一张五个卢布的钱币。这游戏几乎一直持续到黄昏，此间人们喝了许多酸马奶，吃了过多的抓饭，到处都可见到人们愉快的笑脸。

“好啦，先生们，我们该回去了。”普某说，“我们刚好能在太阳落山前赶到。”

我们没有表示异议，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与达塔赫告了别，她祝愿我们一路平安，我们就在“伯克”们的陪送下上路回部队。

当我们到达宿营地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站住！谁？口令！”哨兵厉声问道。

在自己的帐篷里，边休息边陶醉于阿赖女王盛情接待的美好印象中的我，根本不曾想到三年之后竟成为突然发生在达塔赫和她的儿子们身上的可怕悲剧的目击者。1893 年，她的儿子们突然被逮捕并被送进监牢。而整个阿赖岭传遍了关于俄国的海关警备队员和两个骑兵在阻止走私时一同被掐死的可怕消息。开始进行侦查，结果查明禁品大麻① 是走私贩们运给坎奇·伯克的。这禁品被海关检查官扣留。检查官开始时同意和走私贩们订立某种协议，然而后来改变了主意，于是被他们掐死。在当时他们无法自卫，因为他和他的骑兵的手枪都没装子弹。人们传说，这个事件的参与者是坎奇·伯克。但尚没有获得准确的线索，于是案件被拖延至补充侦查以后。

巨大的痛苦紧扣老太婆——母亲的心弦。她引为骄傲和希望的儿子们蒙受耻辱，牵涉在这种卑污的凶杀案中，与骗子、小偷们一样地被关进牢房。倘若她能预见到这卑污的事件，她最好能亲手杀掉他们！但她仍然希望并深信她的儿子们没有参与这次罪行。但是当补充侦查正在进行时，费尔干地区的军事总督、陆军少将

① 大麻——从大麻茎榨出的可吸服的麻醉剂。

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竭力将此案从民事法庭活动到陆军军事法庭。他的活动得到了重视：伯克们被送交了陆军军事法庭。

我曾到马尔格兰监狱去探望过这些不幸的人们，并和他们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很难设想这些为俄国政府无过失地服务多年的人们竟是罪行的参与者。当我看到马赫穆德·伯克和米尔扎·帕亚斯被判处为窝藏犯以后那张消瘦、悲伤的面孔以后，我从心灵深处感到痛切的惋惜。我用尽一切可能的言词去安慰他们。但他们自己明白将他们移交军事法庭的意义。阴郁地坐在一个单间里的坎奇·伯克只在那里不停地祷告阿拉和严格地把斋。禁止任何人接近他。他的心经受着两重痛苦：在被捕的人中还有他唯一的儿子阿尔斯兰·伯克——同样被关在被指控为杀害海关人员的二十一个受苦难的吉尔吉斯人的牢房中。

审讯不是公开进行的，辩论拖延了几天。各营的营长都是法官；科尔尼洛维奇将军担任主席。他们判处了九个人死刑，其中有坎奇·伯克和他的儿子——十二岁的男孩；而马赫穆德、米尔扎·帕亚斯和其他一些人则被判处流放，做苦工。

"阿赖女王"在不可形容的绝望中来到马尔格兰，尽管她的心灵已被痛苦折磨得粉碎，她还是出现在军事总督面前，跪在他的面前请求他救救她的儿孙……

是的，一个目睹自己所有的儿子都被命运夺走的母亲的悲痛是巨大的。所有的俄罗斯人和当地人都为法庭的这个判决而震惊：人们都在等待宣告伯克们无罪，而突然——死刑！阿赖的居民们群情愤慨，并开始谣传说吉尔吉斯人打算搭救被判刑的勇士们。

按军事总督的命令加强了岗哨，流动哨在监狱的四周巡逻着；总督府附近也设有士兵岗哨。在审讯的整个日程中，军人不得脱衣睡觉，随身带有战斗子弹。但是，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是毫无意义的：在批准了坎奇·伯克和吉尔吉斯人波尔万诺姆的死刑判决

之后，他们两个被押送到奥希，1895年3月2日，他们面对着自己的祖国——他们亲爱的阿赖——被绞死了。

考虑到马赫穆德和米尔扎·帕亚斯多年无过失的服务和阿尔斯兰·伯克尚未成年，将他们的苦工和后者的死刑改为流放西伯利亚。马赫穆德·伯克在途中由于忍受不了路途的折磨而死去了。

在这个悲惨的消息之后，达塔赫再也忍受不住这沉重的痛苦，过去的阿赖女王疯了：现在她穿着破衣烂衫整天坐在那里祷告阿拉拯救他儿子的灵魂，不许任何人走近她。阿赖的王族就是这样被消灭了。在达塔赫死后只剩下有关她过去的威力的故事被骑手们从这一峡谷传到那一峡谷地在整个山村中流传着。

这个悲惨的消息很快反映到当地人对俄国居民的态度上。人们开始流露出对州行政长官的不满。就是这些过去他所统治的地区完全驯服的居民，决定向俄国军人举起武装之手。

为了详细地叙述这个惨痛的事故，我认为有必要概括地向读者介绍一下费尔干地区居民的特点。这样才会对所燃起的起义的画面看得更清楚一些。

费尔干地区居住着萨尔特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游牧阶层和定居在埃基苏阿克瑟河中游和阿赖岭之间的康恰基人。

萨尔特人多半居住在土耳其斯坦的城市和山村——这是一些爱好和平和善于经商的人民。他们的特点是性情恬静和善良。后面的一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动物、花、鸟的热爱上。您几乎永远可以看到他们手持一束浓香的鲜花，或者手里托着一只小鸟——萨尔特人是软心肠，笃信宗教和具有诗情画意的人民。

在家庭生活中，萨尔特人的特点是对幼小的孩子温柔，宠爱；对老人，特别是对长辈非常尊敬。如同伊斯兰教徒一样，萨尔特人

有时有几个妻子，通常是两个到四个。萨尔特人把自己的妻子看成低下的人。

萨尔特人的外貌非常美丽。他们之中还有些具有圣经所描写的惊人之美的人物(卡拉伊姆)。他们身材中等，结实匀称，动作灵活柔韧；最惹人注目的是纤细的椭圆形的柔软的手指，甚至那儿的工人阶级的手指都是如此。萨尔特人从不张惶失措，他们总是慢腾腾地工作；走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步行。总之，他们的性格恬静。

萨尔特人在智力发展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机灵和能够较快地接受欧洲人带来的新鲜事物两个方面。然而，由于缺少科学知识和只向宗教一个方向发展的单调的学校教育，使他们在文化发展方面停滞不前，并且将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整个地贡献在获取物质福利方面。

善良和诚实永远是萨尔特居民的特点。

在俄国人到达边疆之前，当地人根本没有锁的概念。还在不久前，在 1886—1887 年间，俄国居民就不曾见过小偷或强盗。随着萨尔特人与外来人的接触，他们的道德水平竟显著地下降了：开始了偷盗、说谎和酗酒。萨尔特人很快地学会了欧洲人的全部恶习：代替熏人欲醉的旱烟的是开始吸大麻，并开始喝伏特加和啤酒。萨尔特人心甘情愿地服从俄罗斯人，以尊敬和惧怕的态度对待哪怕是一个最小的官吏，更不要说每个当地人奉若神明的军官们了。从引进新的司法机关以后，萨尔特人深深地尊敬俄国的立法者和他们自己的代表们。

然而有一种灾难笼罩着边疆。正是当地人的代表——他们自己的长官——将萨尔特人抢掠一空，使他们破产。这引起他们极大的怨恨和愤懑。萨尔特人开始责备俄国人姑息纵容地方的当权者们。愤懑情绪不断增长。从阿富汗到土耳其斯坦边疆，开始出

现教唆者，他们唆使伊斯兰教的居民向俄国人进行神圣的战争。阿卜杜拉赫曼·汗开始铸造一种特殊的金币作为此次神圣战争的基金，并且在他亲自编辑下出版了两本喀布尔学者们所写的描写战争的书。

在市场上，伊斯兰教托钵僧在他们日常的闲聊中也常常谈到某个圣者的功绩，接着就开始宣讲战争之道。在人群中经常出现某个不戴缠头巾的狂热者，袒胸露乳地站在高处，用双拳捶着胸脯，激昂地高喊着，号召人民起义反对俄国。

嘴上溅着唾沫、滚动着深陷的眼珠、声嘶力竭的说教者有时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1896—1897年，在费尔干的安集延市曾发生一件惨祸。

1898年5月18日，拂晓前，从顿奇什拉克来的居民和一群当地人，约千余人组成的匪帮静悄悄地偷袭兵营。他们首先包围了兵营边缘的营棚，悄声喊着“杀呀”，开始砍杀士兵们。连队值日和值勤的士兵首先被杀掉。少尉卡尔谢拉兹开了火之后，便用刺刀扑向这些叛逆者。当地人用军刀、匕首、马刀、木棒和镰刀来抵

萨尔特人

挡，并开始以射击掩护撤退。当时被打死的，有念可兰经的阿訇和他左右的佩戴标记的十个人；其他被打死和打伤的人很快就被撤退的叛逆者运走了。

鉴于城市中俄国居民丧胆落魄的恐怖，妇女和儿童于第二天夜里被集中到堡垒里，整个警备队驻扎在这里，邮政局和金库都向这里汇款。自从奥希和马尔格兰市来了增援部队以及军事总督到来之后，城市的生活方趋平静。

五

克则勒阿尔特峡谷　优素福——一个柯尔克孜人
六月的冬天　克则勒阿尔特山口

一支无精打采的、疲惫不堪的士兵的长长行列缓慢地穿行在巨大的石块之间，沿着克则勒阿尔特峡谷向上攀登。这个峡谷以它一条狭窄的缝隙插入外阿赖山岭，从阿赖山谷往上到克则勒阿尔特山口，再从它的顶峰向下伸延至玛尔堪苏河谷。山溪科克赛淙淙作响，泡沫飞溅，湍急地奔流着迎接行进的队伍。它有趣地环绕着山石和峭壁曲折地流动着，使这本来行走困难的部队更加障碍重重了。难于通行的小径盘旋着，陡然上升，又常被山溪的湍流所截断，这对于行进的辎重部队和步兵是极大的障碍，更不必说特别不容易穿过这些地区的炮兵了。

6月19日天气异常阴暗。云块几乎低垂地面，人们感到头就要顶着它了。道路既狭窄又到处堆叠着石块，行走非常不便。在整个路途中，驮包常碰撞在路上横七竖八的大岩石断片上，从而扯断绳索并从马上掉下来，这就使得已经精疲力尽的、倒霉的士兵们不时地改装驮载。在将近八点时，刮起一股冷风，云块已经完全低垂到地面，开始密密地下着细小的雪点，毫不留情地打在人们的脸上。但很快便纷纷下起小雪，随后又下起大雪来了。暴风雪在飞旋，四周伸手不见五指。前后左右全是白濛濛的一片。一切都象在一个魔幻的、可怖的旋涡中旋转着似的。只能摸索着前进，毫无考虑选择道路的余地。浑身湿透和冻僵了的、身穿夏装的士兵竭尽全力快走，以便使自己冻僵的肢体稍稍得到一些温暖。尽管环境如此恶劣，如此艰险，士兵们却表现了饱满的、朝气蓬勃的、毫不

气馁的俄罗斯精神。在翻越巴尔干山和在苏沃洛夫的阿尔卑斯山远征中，引导他们的也曾是这种精神。就在这多少能遮蔽一些风雪的巨大石块下面聚集着一群湿透和冻僵了的士兵。人们象什么事都没发生似地在卷着纸烟，而在令人兴奋的烟草冒烟之后，可以听到士兵们的对话：

“喂，老兄，怎样，冬天到了。瞧，两只耳朵全冻住了。”一个士兵说。

“可在马尔格兰，士兵们现在也许正躺着大嚼各种水果哪！”另一个士兵补充说，一边把烟斗朝鞋后跟上搕打着。“真不明白为什么把咱们派到这儿来！谁需要这些大石头？它们简直是糟糕透顶！瞧吧，靴子碰上这些该死的石头都给搞坏了。”他又补充了一句，一边看着自己那破得不能再穿的靴子。

但是休息的时间不长，又命令前进。士兵们慢腾腾地勉强从自己休息的地方站起来，重又默默地迎着声势汹汹的大自然向上爬着。不管你如何想多休息一会儿，但实际上不可能延长一点休息时间，因为在这种天气，甚至急行军寒气都会刺透骨头，而落在衣领里的雪融化成一股冰冷的水流从你的背脊一直淌下去。但到下午，雪逐渐停息了，阴云也消散了，可以辨认出距离相当远的道路了。

人们和辎重拖得非常长。有些地方，在石头中间稀稀拉拉地走着一些萎靡不振的士兵和由柯尔克孜人护送的驮马。这些柯尔克孜人真是些不幸的生存者——简直不忍看他们：衣着褴褛，忍饥挨饿，处于一种完全从属于自己驮运队头目的地位——当然得忍受这些头目最残酷的盘剥，到行军结束时简直就变成了乞丐。他们之中常常有些人脸上带着沮丧和绝望的表情来到军官面前，哭泣着哀求道：“先生，先生，马死了！”就是说，马因经受不住过重的驮载而累死了。经常听到这种痛切的呼声，但是谁会关心别人

的痛苦呢？

拖着沉重的脚步，裹着破碎不堪的包脚布，跟自己的马匹并排走着的是一个名叫优素福的柯尔克孜人。优素福全身褴褛不堪，披着一件油污的破烂长衫，背着手，慢腾腾地沿着这狭窄的山隘向上爬着。

“我为什么要参加这次行军，”他想道，“虽然家里日子不好过，但总算有自己的一个角落啊！而现在，象一只狗一样地活着，吃不饱穿不暖，既不知道什么叫休息，也没有吃的，更没有个栖身之处！哎，真倒霉！”优素福叹了一口气，斜眼看了马一下。可怜的牲口背上尽是密密麻麻的伤痕。在这个背上被无情地放上远远超过当地驮运鞍的九普特重的官方物资，马必须伸长脖颈，低垂着头，使上全身的力气，才能把它拖上山去。

优素福开始可怜这匹马，于是走近它，去支撑向一个方向歪倒的驮马。马呼哧呼哧地喘息着，逐渐停住不动了。优素福也停了下来。他已经没有力气驱赶这疲惫不堪的牲口，他自己步行都感到极度的疲劳。因此，他深知驮载着九普特重的物资的马也同样累了。此外，承包人两天只发给半份燕麦，而青草则各处都没有。

优素福是个心地善良、性情温和的人。他爱马，因为他从幼年就拉脚，而现在眼看着自己饲养的牲口受尽折磨，而感到痛苦。他非常想帮助自己的马，但是如何帮助呢？用什么来帮助呢？他自己也已精疲力尽、骨瘦如柴和精神上备受压抑，还能帮什么忙？马停下来，不再走了。

“它怎么啦？”护送运输队的哥萨克在问。优素福还没来得及转过身来，立即感到脸被火辣辣地抽了一下，眼睛顿时迸发出火星。

“这些哥萨克是多么坏的人啊！”不幸的萨尔特人想道。他不仅没有骂出口，甚至都没有喊一声。只有两滴泪水在眼眶里滚动

着，他透过这泪珠，仿佛透过结霜花的玻璃，模糊地看见这个哥萨克又在惩治另外一个柯尔克孜人。马匹，哥萨克，行进着的士兵——所有这一切在他优素福眼前都成了歪歪扭扭的了。象有点什么东西涌上了喉头。这不幸的柯尔克孜人不禁痛哭起来。

悄悄地，象不愿走近驮马似地，他整理了一下驮载，咕噜着："走吧！"牲口向前移动了。优素福在自己的同伙身旁走着，完全浸沉在回忆中。

他想起了自己的土房，他那留在奥希城的妻子和婴孩。通常在精疲力尽的一天工作之后，他很累了，就在自己的小土房里休息；有时钱挣得多些，特别是当做棉花生意时，妻子常为他准备汤或者抓饭。唉！如果不是部队的承包人——阿卜杜·扎利尔答应给优素福优厚的报酬，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到帕米尔来的。要知道，马已经完蛋了。它现在还有什么用处呢？整个背脊伤痕累累；腿也被打断了。看上去那么萎靡不振，仿佛不久于人世了。优素福听人规劝来的。然而结果怎么样呢？优素福暗自安慰自己：也许，驮运队的承包人不会骗人，他可是个富有的人，而且又是伊斯兰教徒。在想到这里的一瞬间，优素福忘掉了自己沉重的现状，开始描绘各种诱人的情景。

他幻想着当行军结束他回家的时候，阿卜杜·扎利尔付给他一百卢布。"一百卢布！是啊，这可是整宗的资本！用它我可以建造多好的房子啊！它会使整个山村的人都惊叫起来。还有，大车要添置；马……要买一匹好的。哎！还可以用剩下的钱给妻子和自己买一件长袍哪！赶着一辆新车不再运货物，专门去拉那些阔商人，他们会付给许多钱的。那时就可以象集市上那些富裕的四轮马车的车把式似地每天吃抓饭了。是的，还可留下很多钱来对付这艰难的日子。"想到这里，优素福高兴得跳了起来，他的心情也因此而舒畅起来。

这时，辎重队走到山溪边。这个山溪汹涌的水流象沸腾了似地冒着白沫，冲击着石块，震天价响的喧嚣声，使人听不见几步以内最大的呼喊声。

驮马一个接一个地、顺从地下到冷水中。慢慢地踏着多石的河底，吃力地逆着水流移动着脚步。随时都有被打断腿和被水冲走的危险。牲口在士兵和柯尔克孜人的吆喝声的催促下，一个紧跟一个地向着对岸的方向移动着。而这位优素福和自己的马也正在溪边，牲口嘶叫了一声，然后向后退缩。“来吧，走吧！”优素福鼓励着它，但马还是不走，只见它的眼睛流露出某种特别恐惧的神情。

有几匹马绕过优素福下到水里去了。辎重队领队的军官骑着马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不走？啊？彼得连柯！”他喊来一个哥萨克，“抽他一鞭子，对这位宠儿也同样，免得他只站在这里堵着道！”

柯尔克孜人不明白军官说的是什么，但看到长官怒气冲冲的样子便开始用全力拉着马笼头，而哥萨克此时却凶狠地抽打着马的臀部。

牲口企图躲过自己的折磨者，但驮载的重物使它抬不起后腿。

由于疼痛，马猛然往前一跳，片刻间不知如何是好，仿佛害怕新的折磨似地前脚突然下到水里，于是整个马沉没到水里去了。优素福跟在它后面爬着。

水已经淹没膝盖，他感觉自己在被冲走……湍急的水流使他头晕，他感到一切都很快地向后闪过，而这时他却站在原地未动。就在这时，有个什么东西疼痛地打了他的脚一下，优素福想用手抓住脚，但水已没到腰部了，他使劲地移动着双脚，但脚已不能克服水的冲力，他被水流向后冲去；他使尽全身的力气挣扎着向前，希望抓到他的驮马套索提动的一端。

突然有一个什么东西猛烈地推撞了他一下，把他冲走了。他不明白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感觉到被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的马头两次在他眼前闪过，后来他再也看不见什么了。

而在对岸，人们齐声喊着："抓住，沉下去了！抓住马，它驮着盐哪，会溶化掉！"

于是大群的士兵和柯尔克孜人奔来打捞沉溺的马匹，抢救行军的珍贵物资——盐。而对优素福，人们似乎忘记了。当人们想起他时，他早已经无影无踪了。

只有留在承包人口袋里的这个不幸的柯尔克孜人梦寐以求的一百卢布成为对他仅有的纪念。

在部队里，象优素福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

天晴朗起来。四周覆盖了一大片白雪，仿佛蒙上了一张接连不断的大桌布，给这本来就死气沉沉的风景增添了一种忧伤和郁闷的情调。

行进着的士兵脸色阴沉，怨天尤人；疲倦的马冷漠地勉强举步；从每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理想，一个朴素的愿望——躺下来休息一下。只要再走上半个小时，这个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谁没有行过军，特别是在山区，谁就不能理解露营炊事班那淡蓝色的、象蛇一样盘绕在云端的、愉快的炊烟会给一个疲劳的、体力上受尽折磨的人带来怎样的欢乐、兴奋和诱惑！尽管一个士兵已精疲力尽，他也会马上活跃起来，当他从远方刚一看见这诱人的露营地的炊烟时，他的力气马上会得到恢复。还不仅限于人们，连马嗅到营地的气味都提起了精神：愉快地大声嘶叫着，驮着自己那笨重的驮包飞跑起来。炊烟出现了。"营地！"发现它的人喊道。"营地！"——这愉快的消息四处传播着，直传到这长长队伍的尽头，于是，所有的人都鼓起最后一点力量，尽最大的努力尽快地

走完这段将他们与他们所希望的目标隔开的短短路程。

到达营地的士兵已经分组围在行军灶的四周烤起火来了。枪都已架成一个圆圈，它们的数量随着回来的人数逐渐增多。用数量不多的燃料点燃的小行军锅一眨一闪地勉强燃烧着。四周弥漫着潮湿的优若蒙① 的刺鼻的烟味。尽管这烟味难闻，每个人都尽量把冻僵的双手伸得更近一些。先遣的伙夫支起一个帐篷，军官们都钻进去，在那里等待着自己的行李和帐幕。

雪继续下着，但已不象行军时下得那么大了。风息了。可是，这时燃料却不够用了。已到达的人们被派去捡牛粪。牛粪并不多，但就这少量的牛粪也都已湿透，不易点燃。已经来到了很多的人。只是辎重，它的前卫和后卫还没见踪影。人们在露天下坐着，耐心地等待着运来和搭起他们那简单的行军营房，而雪仍飘啊飘地下个不停。

四个小时之后辎重队终于到了。带来了湿透了的铺垫毡、帐篷和士兵的各种用品。顿时在这冬天的风景中的白雪的背景上突出了灰色的帐篷。冻透了的士兵们开始用军用水壶烧水，但湿牛粪点不着；这样就连壶茶都没烧热，只好躺下了。

“哪怕给一小杯伏特加呢！”士兵都嘟囔着。在湿透了的帐篷里，他们裹着潮湿的，没有挂面的皮袄，躺在湿漉漉的地毡上。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发给伏特加，而没有煮熟的肉汤到夜里一点钟才煮熟，当然，酣睡的人们也没有吃到它。

捆东西和给马上驮载从来都没有象第二天早上那样快；况且，天晴起来了，透过灰色的小块雪云可以看见淡蓝色的天空，人们能够烧上一壶茶了。稍微有点烟味的黑面包干和茶在这一次显得格外香甜！从指挥官到最后一个柯尔克孜人，全体人员怀着怎样一

① 优若蒙——易燃的柔韧的灌木，具有粗大的根茎，在帕米尔生长繁茂，无论湿的或干的都极其易燃。

种享受的心情去吃它呀！

传来了口令："持枪！"接着，队伍出发了。陡直地向上往克则勒阿尔特山口爬去。

在一万四千呎的高度呼吸很困难。士兵们常常喘息着停下来用全胸进行呼吸，就象鱼划开水平伸出头来呼吸空气一样。狭窄的、乱堆着石头的小径陡直地升向高处，右面是悬崖，崖底奔流着山溪科克赛。它曲折地绕着巨大的山石奔流着。山口覆盖着白雪，周围既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丛灌木——一切都是这么黯淡、荒凉和忧伤。

时而在小径的右面，时而在小径的左面，经常见到死马或死骆驼，它们有些已经完全枯干了。

瞧吧，有两名士兵已经快要到达顶峰了。他们后面还有一小群人在攀登，他们停下来，向上仰望着。

"怎么样，弟兄们，现在可以跳上天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士兵开玩笑地说。"看哪，弟兄们！"他高喊着"乌拉！"向前冲去，攀缘着雪块，片刻爬上了山口的顶峰。但到达这里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他疲惫不堪地喘息着，坐在雪上。

"嘿，这山！嘿，这破山！见鬼去吧！"另一个说，停下来艰难地呼吸着，向上望着掩盖在云块中的山口的整个顶峰，一边用手和脚继续向上爬着。……

山口的顶峰高耸在群峰之中。一幅奇妙的景象展现在眼前：从侧面看去，群山的顶峰严峻忧郁地矗立在山口的脚下；从前面看，陡峭的悬崖张着大嘴；而山的尽头则展示出玛尔堪苏河河谷。所有看到自己立足高于周围山峰的人，都不由地经受着相同的快乐的感情：攀登到如此的高度比昨天刚刚经过的云块还高。手卷的纸烟和烟斗都开始冒烟了，昨天的情绪全然消失了，所有的人都很愉快，不知谁竟唱起了歌，但没有人响应，使歌声中断下

来。

“喂！怎么样，休息吧？弟兄们！”走近的一个军官问道。

“能不休息一下吗，长官！”士兵们不谋而合地回答道。

“好吧，坐下吧！”

他自己也下了马，坐到石头上。

“谢谢你，小山口，”一个士兵诙谐地说着，一面用连缀在一起的破布擦着鞋底。“你今天对我们很够朋友，可也沒忘记自己，把鞋底和鞋后跟都拿去做纪念品了。”

全体都哈哈大笑着。

通向玛尔堪苏河谷的下坡相当陡、滑和曲折。但下山不比上山，士兵们几乎是跑下山去的。一个紧紧地追赶着另一个，横跨河水的浅滩，踹着厚厚的砂土，沿着四周覆盖着厚厚一层白雪的群山的宽阔的山谷行进着。

在走过崎岖的山口之后，踹着这松软的砂土是很难行走的，而这里又是海拔一万二千呎的高地，它使不习惯于稀薄空气的人们有强烈的反应。迎面吹来裹夹着大块灰尘的狂风，它同样有力地阻碍了部队的行进。因此人和马都呼吸艰难地勉强拖着脚步。沿途随时都可遇上愁闷地坐在那里休息的士兵，通常那种喋喋不休的饶舌不见了，都在擦拭着眼睛和耳朵中的灰尘。沒有水——河被抛在后面了。

瞧吧，一个瘦弱的、精疲力尽的、非常年青的志愿兵抓住了驮绳的悠荡的一端，机械地勉强迈着两脚，马被他拖曳着，他沒有觉察到这马缩着耳朵、呲着牙要踢他，以便甩掉这份外的重量。但重驮不允许它实现自己的企图，于是这牲口便处在一种无能为力的愤怒中：只好屈服于自己的命运了。

“怎么，老乡，累了？”哥萨克同情地问道，“骑到马上来！”他向马的臀部移动了一下，让这个年青人骑到马鞍上来。

一般说来，哥萨克在帕米尔远征中对步兵都是同情的：步兵的担子较其他兵种更重一些。哥萨克有时把自己的马让给疲惫不堪的向导兵骑，自己步行。这个小兵带着一个得到休息的人的幸福的微笑在哥萨克的马背上微微摆动着。

哥萨克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行军过程中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当步兵受着饥渴的折磨时，他们经常能用各种手段为自己搞到所需要的一切。

哥萨克的百人连在行进。而在马群当中偶尔有一只拴着脖子，用细碎的步子跟着跑的山羊，有时甚至有一头牛。

"从哪儿弄来的牲口？"军官问道。

"半路上它自己跑来的，长官！"哥萨克回答道。满足于这种解释的军官放了心。

有一次我曾是这种场面的见证人。一个柯尔克孜人骑着马走着，冷漠地坐在自己的驮子上，而驮载着白面包干① 的整个驮马的行列跟随着他，马头紧跟着马尾，联成一条线。柯尔克孜人骑在马上，唱着歌，这时一个哥萨克很快起了一个念头，他想，大概耽误点时间无所谓，跳下马鞍，抽出军刀，用它向下面捅开其中一个口袋。白面包干一个接一个地撒满一地，而这位哥萨克一一捡起塞进旅行囊里。当他塞满旅行囊之后，把它捆在马鞍上，然后用吉尔吉斯话高喊道：

"喂，老乡！你的面包干都丢光了！"这样一面喊着一面指给他那些撒了一地的面包干。吉尔吉斯人跳下马，发现口袋上的大窟窿，摇摇头，就把它扎起来，并谢了一声哥萨克，一面塞给他两块面包干做为酬谢，一面说："哥萨克，雅克西！给哥萨克一点酬劳！"哥萨克也连连地说："雅克西！雅克西！"把面包干揣到怀里，拍了拍柯

① 此处的白面包干即萨尔特人为他们的承包人及其仆人做的烤饼，因为当地人不吃俄国人的面包干。

尔克孜人的肩膀。还有一件事更典型一些，这件事发生在营地附近。当部队经过一个部队承包人的帐篷时，在其中的一个帐篷旁边，有一个吉尔吉斯人正准备“抓饭”(这正是士兵们吃不饱而承包人却大发横财的时候)，吉尔吉斯人已经盖上锅盖，掏出了火——这意味着，饭已做好。一个哥萨克刚好路过这里。

“叶伊，乌尔塔克，艾兰-巴尔马？①”哥萨克用吉尔吉斯话喊道。

“我就去拿来，就去拿来，长官！”吉尔吉斯人回答道，并走向帐篷。而哥萨克则跳下马直奔饭锅而去，掀开锅盖，把一锅抓饭倒进军帽一半，倒进军用水壶一半，然后盖好空锅盖，骑上马一溜烟地跑了。这一切都做得惊人的敏捷、灵活。

吉尔吉斯人端着满满的一杯酸奶走出来，不见那位哥萨克，就请走近他的步兵喝了。

“酸奶好吗？”他露出珍珠般的牙齿问着向导兵。

“雅克西！雅克西！”士兵一面拍着吉尔吉斯人的肩膀，一面回答道，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吉尔吉斯人这才走向饭锅去看自己那已煮好的饭。他小心地揭开锅盖，手里拿着锅盖，惊得目瞪口呆。

而这时，那位哥萨克却和同伴们在营地帐篷里围成一个圈，坐在地上，共餐着并夸奖着萨尔特人的抓饭。这种情况在整个行军过程中和在帕米尔过冬的日子里，在哥萨克人中间可以观察到多少啊！

部队沿着峡谷又行进了五、六俄里，然后向右拐，突然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一片偌大的平原，这片平原被呈环状的白色的雪山围绕着。在它们中间喀拉库里湖闪闪发光。在这湖的南面指派了部队明天的岗哨。

“喂，弟兄们，明天，就是说我们要向帕米尔这个山头进军了！

① 喂，老乡！有没有掺水的酸牛奶？

你们自己已听到连长向上级打的报告了。”一个士兵向集合在一起的一群同事传着消息。大家都很满意：终于到达帕米尔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还要沿着这荒无人迹的、多石的山岭走多久，还要经受多少苦难！

吉尔吉斯人

六

志愿兵吉利亚之死　冰湖　阿克拜塔山口
到山村去要牛奶　夜间侦察

“冒昧奉陈！”

“什么事？”我问把头伸进帐篷的军士别洛夫。

“吉利亚要死了。医生请您到军医院去一下。”

我霍地跳起，立即跑到军医院的帐篷。我在营部里值班，因此医生叫我去。

吉利亚是个出色的人物。他是个普通的萨尔特人，有一个时期曾作过我的仆人。他的特点是爱好俄罗斯的一切。甚至非常喜欢穿俄罗斯的服装。这是一个身躯高大的、健康的萨尔特人，不失为聪明、机灵。当宣布出征帕米尔之后，他无论如何都想成为出征帕米尔部队的一名士兵。没有考虑多久，他就到营长那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但是，由于迄今为止还没有接受一个萨尔特人到军队服务，而且乌兹别克人到俄国军队里充当志愿兵尚没有法律规定，所以营长拒绝了吸收吉利亚为志愿兵。然而，这位萨尔特人没有失去信心，又到部队长官约诺夫那里去请求。约诺夫直截了当地答复他说，不吸收萨尔特人服兵役。在这里遭到失败以后，吉利亚又跑到总督府，等到军队的指挥官出来坐上马车后，就把一份申请书交给将军，并再次申诉了自己的要求。这之后，过了几天，下达了一道命令：将吉利亚作为列兵编入第二土耳其斯坦常备营。年青的士兵很快掌握了对列兵所要求的一切。行军时已经完全成为毫不逊色于老兵的熟练士兵了。

吉利亚服务良好，任务完成得好，马上得到连长的好评。

刚开始的时候，在艰苦的行军过程中他经常感到疲劳，士兵们常常嘲笑他。

“萨尔特人，怎么脚不能动了！”他们说。

“没关系，动得了！”吉利亚开玩笑地说，并追上同事们。

只有在攀登克则勒阿尔特山口时，他倒很出奇：在到达顶峰前他还精神饱满地走着，常开玩笑，当其他士兵感到呼吸困难时，他的呼吸几乎是自由的。

“瞧！萨尔特人倒能喘得过气来！”他们咕哝着。

但当吉利亚登上山口时，突然从喉咙里大量地流血，失去了知觉，在毫无知觉的状态中躺了半个多小时。军医好容易帮助了这个不幸的志愿兵，使他恢复了知觉。他象什么事都没发生似地继续向前走，因此，甚至都没有到医疗站去。后来，当走到喀拉库里湖的南岸时，那里的高度是一万三千三百呎，人们都感到强烈的窒息，——吉利亚突然开始哮喘，第二次晕倒，这迫使士兵们把他抬到行军医院。

现在他快要死了。当我走进行军医院的帐篷时，看见一个半裸体的人在我眼前。我马上认出这是吉利亚，尽管他的样子变得很厉害。他的脸是青紫色的，眼睛可怕地突出出来，嘴里流着白沫，双手握成拳头放在胸上。他的声音嘶哑得很厉害，抽搐性地全身颤抖着。

“他是什么病？”我问医生。

“马上就完了，”他对我说，“请报告部队长官——肺麻痹。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来参加出征？他本来是一个仆人，而现在……”他摇摇头。

“受不了这高原？”我问。

“是的，当然，穿越一万四千呎的高地，这不是开玩笑，您等着吧！这仅仅是开始，”他指着要死的人，“厉害的还在后头哪！将有

许多人象他这样……”。

我走出帐篷便直接奔向部队值班人员。

我们以军礼埋葬了吉利亚。阿訇从邻近的山村赶来为死者念了可兰经，吉尔吉斯人在他的坟墓上立了一块石碑，在碑上插了一些獐羊① 角。

“是的，队伍刚刚进入帕米尔地区就有了牺牲。”我想道。埋葬吉利亚之后，我便朝着自己的帐篷走去。从露营地传来了士兵的歌声，不知在哪里拉起了手风琴，这是俄国军人不可缺少的旅伴。有时，当感到每个钮扣比铁秤砣还重时，手风琴却仍在他的背上摆动着。一个精疲力尽的士兵刚刚到达营地，支起帐篷，还没来得及休息，却马上拉起了手风琴。

喀拉库里湖躺在海拔一万三千呎的高地上。这是一个大湖。它的水是苦盐水，两岸是没有植物的碱地，四周的雪山环抱着它。在湖的中间，靠近它的北岸的地方，伸延着一个相当大的、与湖的两岸相同的无生界石岛。我很想穿过这个岛屿，但是当地的吉尔吉斯人坚信还没有一个欧洲人能穿过它。

我命令放下帆船之后，便带着两个狩猎队的士兵在湖里划起船来。

湖水由于初次承担船只，仿佛生气地皱起眉头向人的力量让步。在平静如镜的湖面上飞翔着无数的水鸟，它们低滑到小船的近处，惊异地望着我们。一群大雁就近在离我们八步的地方低飞。我抓起枪，瞄好准，砰地打了一枪，瘖哑的枪声在水面上传播着，又消失了。回声在四周群山环绕的各个峡谷里回响着。一只大雁被打死了，它的身体在湖面上啪啪地鼓动了几下，其它的大雁起飞到不远的地方，重又飞落到水面上了。打了不少的野味之后，我们停

① 獐羊(Архар)为野羊的一种，即北山羊，角大而盘屈，体大如驴，毛粗而短。——译者

靠在岛旁。我给它拍了照。这是个光秃秃的、多石的岛，这里密布着野鸭窝，里面有许多未长羽毛的野鸭。把这岛屿绘制成图以后，我带着丰富的猎获物回到了部队。晚上，大家饱餐了一顿烤野鸭。

在湖的两岸长满了优若蒙的灌木丛。这是帕米尔一带最好的、唯一的燃料：它无论干湿都同样易燃。甚至有时由于缺少饲料，它就成了部队马匹的食物。优若蒙是一种不大的、多刺的灌木丛，具有绿色—橙黄色的、多肉的叶子，它们很象伏牛花的叶子，它的根茎短粗，在松软的盐质土壤里扎根不深。在整个帕米尔它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绵延几十俄里的河谷都覆盖着这种植物。如没有它，军队在多雪和风暴的帕米尔将会感到恐怖了。

"先生们，"晚饭后普某对我们说，"明天衣服一定要穿得暖些，到这个地方来，简直就是倒霉！"

"怎么回事？"我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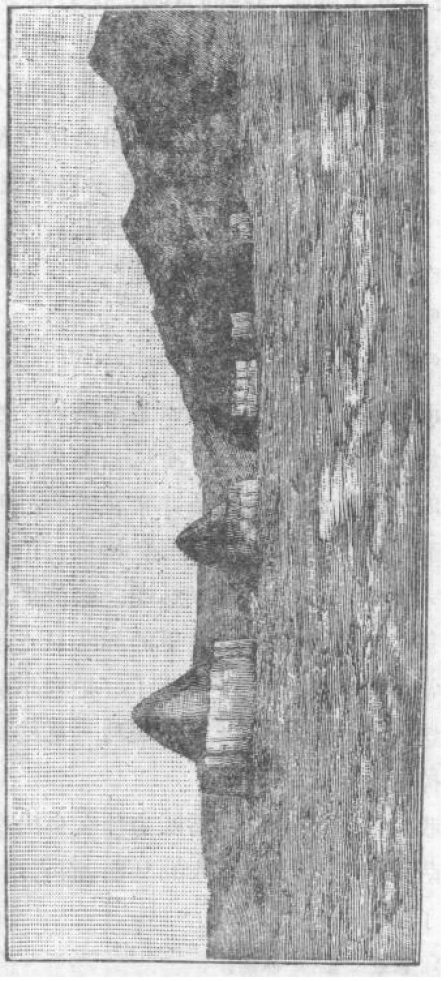
"穆兹库里① 上有大风暴。"

而事实的确如此，大尉是正确的。当我们刚刚下到冰湖两岸的谷地时，迎面吹来一股冷风，不久寒流就象撕着、揪着你的耳朵似的袭来。休息一天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前面还横着一个高达一万五千七百呎的阿克拜塔山口。但在冰湖上停留简直不可思议。六月的严冬使人难以忍受。寒流更加强烈了，风越刮越大了，致使每小时能行四十五俄里的部队只走了十俄里就在山口下面的小河常苏的岸边停下来宿营了。帕米尔部队在这里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他们丧失了一些马。这些马都是没有明显的原因突然死掉的。

我们简直不明白，马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死亡。倒毙的又多半是萨尔特人和俄罗斯人的马匹，而吉尔吉斯的、内行的马匹却都幸免了。

① 穆兹库里——冰湖。

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完全是偶然的。从附近游牧人居住区骑着马路过部队的一个吉尔吉斯人看到倒毙的马向部队的柯尔克孜人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在阿克拜塔山脚下生长着一种叫做阿其乌尔德的草(即马之死),一匹马只消吃了少量这种草,就会立即死掉。因此吉尔吉斯马从不吃这种草、这个吉尔吉斯人又指出几个处在部队侦察的路途上使马致死的地方。部队就不再放马匹到那些地方去吃放牧饲料,在那里由兵站用准备好的储备饲料喂马。



喀拉古尔墓地

阿克拜塔山口(一万五千七百呎)给部队造成了不少的困难。它的冰湖方面的山坡虽不十分绵长,却非常陡峭。然后越过一个漫坡下到山脊,形成凹处,又骤然上升两千呎。而从这个地方又开始了陡峭和不便行走的下坡,直达阿克拜塔河。这里的空气异常稀薄,只是人们已经养成了一些习惯,在某

种程度上使部队较为顺利地克服了这高地上的重重障碍。然而驮载过重的骆驼和马匹受了极大的折磨，要经常卸驮，马匹也常常跌倒。士兵们由于经常装驮，实在已疲惫不堪，他们毫无力气地坐在石头上，双脚已不再听他们使唤了。虽然可怕的寒冷笼罩着整个山谷，汗水还是顺着被烈风吹得黑黑的脸象小河一样往下淌。

“自己这两条腿都勉强拖着，而在这里又当了马的帮手！”他们嘟囔着。

走山口的下坡要轻松得多，于是部队沿着阿克拜塔河迤逦起来，绕过这河又奔向一个浅滩。

“怎么，弟兄们，我们要摸黑过河？”士兵们互相问着，走到河边时，夜色已深沉了。“要知道，不久前一个柯尔克孜人可是淹死了……”

“就是要过河，”司务长回答道，“脱掉靴子，下水！”

于是士兵们都下了水。只是他们之中有些人不得不来个冷水浴。这湍急的阿克拜塔河水几次淹没了他们的头。有许多东西在这次渡河中沉没了。最倒霉的是部队从博尔达巴搞到的盐沉进河里了。这盐上次曾经洗过一次澡，而这次打捞上来之前几乎都溶化在水里了。

士兵们讥讽地说：“我们送给这河一点官盐！它得到点咸味了。而阿克拜塔反正不会很合我们的口味的，嘿！”

这次夜渡的后果是：病号增多了；有些人已经到了坟墓的边缘；有些人咯血。除此之外，部队里还流行着伤寒。而山地骑兵连的一个骑兵竟死于腹膜炎。最后，在6月27日，部队行进到木尔加布河（阿姆河的上游）。并在离喀拉古尔墓地不远的地方，即在阿克拜塔河和阿克苏河与木尔加布河汇合的地方宿营。

“谢天谢地，我们总算可以休息了！”每个人都这样想。喝完了茶便躺在床上休息。

“我们要在这里驻扎很久吗？”我走进担任部队长官的副官职务的骑兵上尉什某的帐篷里问道。

“是的，大概得休息一周左右吧！”此外，还接到命令，沒有特殊的指示，不许过渡到木尔加布河的右岸。”

我很为这个消息高兴。经过二十五天几乎是沒有间歇的山中行军把我弄得精疲力尽，我感到如不充分休息一下，继续行进，简直就支持不住了。

对了，我们还吃到了鱼①。士兵们的驻扎地就在木尔加布河边。他们随便用帐篷布就可以打捞上几普特鱼。因此整个部队尽情地吃，直到吃厌为止。而这里，还从奥希城来了随军食品商贩，在木尔加布河岸支起了他们那招徕顾客的帐篷。他们以从未听说过的高价向我们兜售各种各样的酒类和好吃的食物。不提价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半数商品或者沉到河里或者在崎岖的路上摔碎了：不得不弥补亏损。尽管价格高昂，但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买他的商品，并且很满意。营房里每天晚上都演奏音乐，士兵们聚集在一起唱啊，跳啊，充满了活跃的气氛。

“您还沒睡？”我的朋友巴兰诺夫掀起我的帐篷布帘，蹲下钻进来。

“您瞧，沒睡，什么事？”

“那好，那么我们到附近的山村里去散会步，弄点新鲜牛奶来，用它煮可可，另外饺子已准备好，怎么样，去不去？”

尽管我已经躺下，并且为了不被风吹着，很舒适地把自己裹在毡子里；然而这散步的前景如此诱人——于是我们就出发了。

既沒带军刀，也沒带手枪，只拿了几把茶壶，我们就到山村去了。已经到了中午，阳光灿烂，把我们的后背晒得暖烘烘的。远处，隐约可见小小的、灰色的蘑菇状的帐篷。我们径直朝它们走

① 鱼很香，但象淡水鲑似的多刺。

去。当我们看到不是山村，而是立有正方形墓碑的喀拉古尔墓地时，我们是多么震惊啊！它的墓碑上装饰以模拟的顶盖，正是这顶盖使我们误以为是帐篷。

真令人懊丧！这里又没有翻译，我们只好返回了。

“先生们！”突然，陆军中尉阿某喊了我们一声：“请看，这是什么？”

我们全都望过去。在一个不大的山脚下，在离我们不到二百俄丈的地方出现了一群骑马的人；用望远镜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有两个人穿着红色的制服，头戴英国人常戴的那种草帽。其他的人说不准象吉尔吉斯人，还是象阿富汗人，只是很难看清他们。他们很快就隐没了。有两个人正在用望远镜观望我们。

“真的，是英国人！”阿·诺夫说，“先生们，快点回营房吧，必须派出侦察兵，多么糟糕，我们是步行的。”

“如果他们现在马上向我们进攻，我们可怎么办？——他们这样做是很方便的，”我们的一个同伴问道，“要知道，我们没有武器。”

“好啦，先生们，走吧！”我们尽量不左顾右盼，一直向宿营地走去。当我们到达岗位时，太阳已经落山了。阿·诺夫直奔部队长官，报告了所发生的一切。而我们则急忙准备去侦察。

部队长官责骂了我们这种对武器的疏忽态度。并命令我们马上派出哥萨克，责成他们进行周密的侦察——弄清被我们看见的人们究竟是谁。指派阿·诺夫为骑兵的指挥官。我是那些志愿参加侦察的人员之一。当我们在翻译的陪同下乘骑到一个非常狭窄的峡谷、路过方才我们在这里见到的那些陌生人的坟地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左边喧响着木尔加布河；右面象乌黑的庞然大物似地矗立着沉默的巨人。

“先生们，”阿·诺夫为了使他的语调显得重要，把嗓音压得很

低，对我们说："我们现在要分开，您，"他转向我，"带着五名哥萨克到河岸上去；我们往这上面去了"他指着山上，"并尽量争取在河边和你们汇合。你们可要警觉一点，我们看见过的人们就是在这个地方站过——上帝保佑！"

我们随同哥萨克下山到了河边。道路极其崎岖，有些地方简直就要下落到河里去。连人带马随时都有翻进河里的危险。天完全黑了——什么都看不见了。马匹有时跌进坑里或者陷入泥泞的地方。最后从山脊后面逐渐地露出黄里透红的月亮的圆盘。它的光线象一条奇妙的银蛇在水中舞动着，把整个山谷照得通明；就象山里通常的景象一样，到处都明亮起来。于是，我们加快了脚步。

"看哪！看哪！"我听见背后一个哥萨克的喊声。

"在哪儿？"另一个问道。

"看见什么了？"我不安地问着。

"人们，骑马的！"哥萨克回答说。我向暗处望了一眼，确实看出一些骑马人的轮廓，我们当即停止前进，我的心跳得很厉害。

"枪上弹！"我一面说一面拿起手枪。"前进！"我们快步向前跑，乘骑的人们向旁边躲闪开疾驰而去。我们紧紧尾随他们。我没有命令开枪。一瞬间，我的哥萨克们包围了逃跑的人们，我紧握着上了子弹的手枪，策马跑到他们面前，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在我面前站着两个从马上下来的吉尔吉斯人，他们的面孔由于害怕变得非常难看，毕恭毕敬地把手放在肚子上，等待着自己的命运。

当然，我马上对他们进行了审问：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到这里来！……开始，吉尔吉斯人拒不招供，编造了各种愚蠢的谎言。后来承认他们是阿富汗人的翻译。那些阿富汗人今天离开了他们的山村。

"你们的村子离这里远吗？"

"不，不远。"吉尔吉斯人回答道，"甚至能听到狗叫。"的确，听

得见远处的犬吠声。在这时我们一组人的另外一部分也骑马来了。于是我们同捉到的吉尔吉斯人一起往山村走去。几条恶狗以它们那可怕的狂吠迎接我们，一面扑向我们的马匹。

“去！去！”吉尔吉斯人把狗驱赶开，好象怕他们草原上的守卫者的卤莽举动会使他们受到处罚似的。

在相当大的一个帐篷里，我们围坐在烧着的锅旁，等待着好客的主人为我们煮奶茶。我们饿得很，但沒什么可吃的东西，整个村子一贫如洗，——连烤饼也沒有。村长只拿几块骆驼奶酪请我们吃，但我们沒有动它。然而哥萨克们甚至在这里也很活跃，这里似乎无利可图，但是，不，他们甚至在这里也能找到可以“顺手牵羊”的东西。在帐篷顶盖上摆着许多团象鸡蛋大小的羊奶做的酸凝乳——这就是所谓的羊奶酪。这种食物，吉尔吉斯人留在冬天吃，夏天预先晒干。哥萨克骑马路过帐篷，顺手往怀里揣了好些羊奶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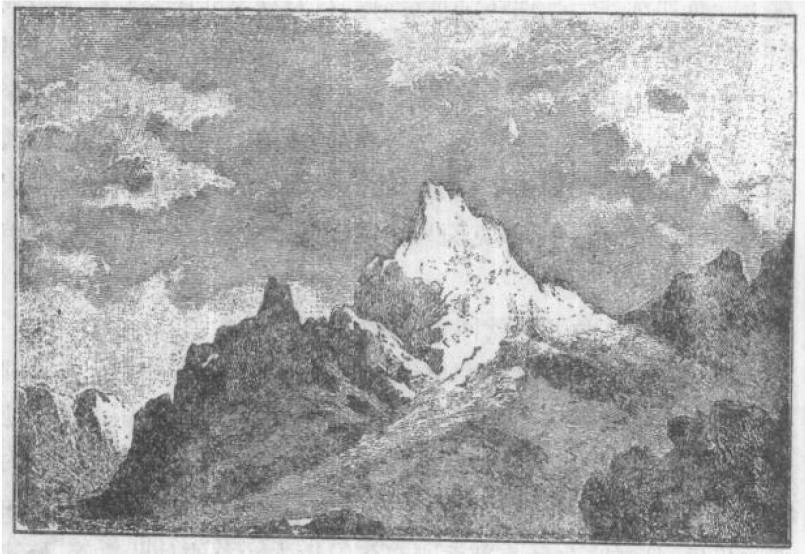
我们向主人付了钱就回宿营地去了。

与此同时，从雅什里库里传来越来越多的恐怖消息。每天都有阿尔楚尔的游牧人到部队长官那里去诉阿富汗人欺压之苦。他们欺压吉尔吉斯人的同时还把自己的哨所推进到我们国境线以内的地方。而且在中国边界也不平静。当中国人得知我们出现在帕米尔以后，从帕米尔的东部派来以张① 大人为首的马队数旗，修建了阿克塔什堡垒；乘部队的支队到雅什里库里去的时机，以突然袭击来威胁守卫在木尔加布河上的部队。

鉴于这些情况，约诺夫上校决定在帕米尔腹地进行两种侦察——一部分人在自己亲自指挥下在雅什里库里湖向阿富汗人方面进行；而另外一部分人则在斯克尔斯基大尉的率领下穿过阿克塔什和大帕米尔到达同一个湖，两支部队应在那里会师。7月4

① 指张鸿畴。——译者

日，斯克尔斯基的侦察队出发了；而7日，第二土耳其斯坦的常备营的第三连、工兵队、奥伦堡人的第二百人连和山地骑兵连的一个排在部队长官的亲自指挥下向沙扬山口挺进。留下来的连队沿木尔加布河往上游欢送部队十俄里左右。在山口附近举杯畅饮，与离开的同伴们告别了。而周围的、雪顶的花岗岩巨人阴郁地望着这小小的、灰色的、敢于卤莽、大胆地与他们那严峻、暴虐的大自然作斗争的人群。



七

被俘的阿富汗人　可怕的行程　察提尔塔什巨石　地方传说　事件的前夕　大尉的故事　与阿富汗人的冲突　阿富汗大尉之死

“抓到阿富汗人了！”在渡河后的第二天，中尉巴兰诺夫在早晨五点钟唤醒我，通知我说。

我象被螫了似地跳起来，因为我仿佛听说：“阿富汗人来了。”

弄清是怎么一回事以后，我匆匆跑到包围着一个穿红色制服的人的一群士兵里去。在他们旁边站着一个面带常胜表情的吉尔吉斯人。阿富汗人还很年青，面部线条端正、美丽。他惊异地皱着眉头看了一下聚集在他周围的士兵们，显然，他还没有从料想不到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就措手不及地落入我们的营地了。

“在哪里抓到他的？”我问吉尔吉斯人。

他正等着问这个哪，因此马上象炒爆豆子似地把捕捉阿富汗人的细节讲给我听。

“我沿着峡谷骑马走着，长官，”吉尔吉斯人说，“一瞧，在我眼前就象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出现了这个阿富汗人。可把我吓坏了，但我突然想起，俄国士兵就在附近。‘俄国人在哪里？’阿富汗人问我。‘好吧，’我想，我告诉你俄国人在哪里。‘俄国人的事我一点儿都没听说。’我对阿富汗人说。‘好吧，那么送我到附近的山村里去！’他说。‘愿为您服务！’我说，而我却想：‘哼，我怎么会把你这条狗牵到山村里去！’当我们走到哥萨克的帐篷时天已经开始亮了。‘这是什么人？’阿富汗人胆怯地问我。‘俄国人，’我

说，而我却内心暗自高兴起来，我是如何机灵地引来了这个阿富汗人。他猛醒过来，打算往回逃跑，但已经晚了：两个哥萨克已抓住他的马衔铁旁边的缰绳，于是这位侦察兵被迫下了马。”

阿富汗士兵

阿富汗人被领到参谋长的帐篷里，我也到那里去了。通过翻译审问了俘虏：

“你从哪里来？”维列夏金上校问道。

“从阿尔楚尔哨所来，”阿富汗人回答道。

“你们那里的人很多吗？”

“比你们的人多，”阿富汗人撒了谎。

“你要说实话，”上校对这种答复很气愤。

“阿富汗人从不说谎！”俘虏受了委屈似地说。

“你知道阿富汗人为什么在那里设岗哨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普通士兵，被派出来了解一下俄国人在哪里，如果不是这个可诅咒的吉尔吉斯人，我是不会落到你们手里的。”

阿富汗人表现得从容不迫，说话的语气很傲慢，显然他非常懊悔他如此愚蠢地落了网。

“你是步兵还是骑兵？”我问阿富汗人。

“骑兵！”他回答道。

的确，从他手里缴获的武器是弯柄的军刀和皮鲍吉—马尔吉尼牌卡宾枪。

被捉到的人任何有价值的情况都没有提供。他的供词与吉尔吉斯人的情报完全相反。吉尔吉斯人使人确信在阿尔楚尔哨所有一部分阿富汗人由阿富汗大尉古莱姆·阿伊达尔·汗指挥。他们正等待着补充新的力量。增援部队尚未到来，但有可能在7月20日前赶到，这就要求我们在12日赶到雅什里库里。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一面作好一切预防措施，一面前进，并在科马尔乌切科的天然界线过了一夜。拂晓，又向着察提尔塔什巨石继续前进。

“弟兄们，要储存水！”连队指挥官命令道，“前面的路程是很艰险的。”

道路伸延在围绕着高山峻岭的广阔山谷中，并象梯田似地逐级升上山顶。迎面吹过的风卷起细砂尘云，这是徒步行军的最大障碍。接近中午时，风更大了。行走的确是不可能了。风砂迷了眼睛，牙齿格格地作响，灰尘塞满了鼻子和耳朵，堵塞得甚至听不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士兵们已经走了五个小时。水早已经喝光了。而沿途一个小溪也没有遇到。休息了。但这个休息对士兵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连一口清凉的水都没有。既不能洗洗被风砂吹得红肿的脸，又不能解解渴。许多人头疼、舌干、口燥。许多人掉了队：每走一步都能遇到坐下来和躺下来的人。非常健康的猎人沙罗诺夫是个一向不知疲劳的人，现在却低垂着头走着，两只脚象碰撞着地面似的。他的强有力的双腿已经不听他支配了。膝部弯曲着。而那发炎的两眼漠然地注视着远方——在那里仅仅能看到被无休止的风吹起的黄色的尘埃聚成的云块。他的心灵深处如同这周围

一样凄凉。

沙罗诺夫停住了脚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在他的眼前跳跃着血红的圈圈，眼睛有点古怪地斜视着，随后便翻倒在地上了。步枪也从手中摔出，枪身咔嚓地碰到石头上然后落到地面上了。“枪膛大概是顶着子弹的，”一个念头在士兵的头脑里闪过：“去他的吧！反正是不会处分死人的……”某种安适的感觉传遍了他的全身，使他想永远躺在这荒凉的山谷之中，远离人们和艰苦的现实生活。他听到人们如何从身边走过，他们那沉重的脚步打破了充满他心灵的宁静。“这就抬我来了，”当听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时，他恐惧地想着。但脚步声停止了，于是他放心了。逐渐地，脑子里的思绪混乱起来……无名的倦怠征服了他，使他什么都不再想了……。

突然，他抖动了一下，有人推了他一下。这使他睁开了眼睛，抬起了头。在他面前站着后卫指挥官。中尉葛利木特的一双善良的眼睛无限同情地看着躺着的士兵。

“起来，弟兄！到宿营地已经不远了。”他说道。

沙罗诺夫很想起来，但脑袋里、腰部和两条腿的剧烈疼痛迫使他大声呻吟着。

“噢，长官，不能，整个折断了！”他咕哝着。

“喂，振作起来，振作起来！我帮助你，”军官边说边把士兵扶起。

“骑到马上，步枪揹在背上，”他和他就象和一个小孩一样地说着。

沙罗诺夫顺从地骑上军官的马，感激不尽地望着步行的军官。

“瞧咱们的大人先生是怎样的人！”沙罗诺夫想道，“如果这样的人多一些的话，服军役就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现在几乎每行进一步都有坐下或躺下的人，折磨得精疲力尽

的士兵等待着与后卫队会合，然后再勉强地向前行进。没有一个人愿留在这死寂的旷野，使自己遭到饿死的命运或者成为那总是追随部队的胡狼的食物。中尉葛利木特在一个士兵已经休息过一会儿的座位上又让另外一个士兵骑上去，如此一直持续到他自己疲乏为止。在这艰巨的无水的行军过程中，这种场面是经常重复出现的。在二十几个小时的连续行军过程中，只休息二十分钟又爬上一万三千呎的高山，人们疲惫不堪是很自然的。太阳已经躲在雪峰的后面——六点了，可是还不见宿营地的影子。

“那块石头在哪里？去年来过的人谁知道？”军官问道。

“就在这个山的后面，长官！”一个去年参加此地考察的志愿兵指着一个不大的高岗说。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爬上去就可以看见宿营地了，如果不再往远走的话。”他又补充说，着重说了最后一句，生怕事实上“还往远走”。

“喂，弟兄们！振作起来！很快就可以休息了。”一个军官说，“现在已经不远了！”但他自己甚至也不相信自己的话，“会不会已经迷了路？”他想。

长长的队伍拖着沉重的脚步勉强行走着，最后终于踯躅至这小山之颠，于是每个人的口中都迸发出“宿营地！”的快乐的呼声。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登上了山顶，把武器和其他军用品放在自己身边，开始注视那躺在偌大的平原中间的巨大的正方形石块。在它的下面篝火的星火闪烁着；已经到达那里的哥萨克们的帐篷在晚霞的辉映下闪发着白光。

“这大石块是从哪里弄来的？”一个士兵惊异地问道。

“哪里有就从哪里弄来的！”已经来过这里的一个老志愿兵严厉地回答着。把这种问题看成是不值得一想的蠢话。

军官们骑着马向后跑去：向那些落在后面的人高喊看见营地

了。所有的人都象久等着这句磁石般的话一样，仿佛一股新的力量流进它们那极度疲劳的躯体里似的，使他们迈着不稳当的步子走到在山顶上休息的同事们的身旁。休息了十五分钟以后，这些精疲力尽的士兵终于到达了久所向往的宿营地。代替四十五俄里行走了几乎六十俄里路。

察提尔塔什这块石头是帕米尔大自然中一个相当奇特的现象。它孤零零地躺在这巨大的盆地中间。与四周的群山相隔几十俄里，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在距这块巨石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相当有趣的建筑物，是某个当地著名人物的坟墓上的墓碑。由于对这石碑感兴趣，我便走去仔细观察它。这个建筑物的外观颇象一个小教堂：正方形的框架，其上部是圆锥体的圆形顶盖，前面设有入口，入口是矢状拱门的耳房。建筑物的内部相当宽敞、明亮：有许多圆形的窗洞可以射进光线，右面还有一扇窗戶。当我走进这个建筑物时，马上置身于一个相当宽敞的正方形的空间，突然有人从背后走近我。我猛地回头一看，吓了我一跳。在我面前站着一个又高又瘦象死人一样的老人，蓄着长长的、苍白的胡须。

“啊！先生，您好！”他咕噜道，张开他那没有牙齿的嘴微微一笑。只在这个致意以后我才明白是在和活人打交道，在这之前他使我联想到从那个世界来的死鬼。

“你是谁？”我问他。

“吉尔吉斯人！”老头回答道。

“你叫什么名字？”

“哈伊多尔·别伊，离这儿不远的游牧人。”

“你在这儿住了很久了吗？”

“噢，很久了，先生，我的曾祖父就是在帕米尔生的。”

“你知道这是谁的坟墓吗？”我问道。

“不，先生，不知道，这还是我祖父讲过的呢！说这是帕米尔最

古老的坟墓，并在这里埋葬着一个圣人。”

我从建筑物里走出，吉尔吉斯人也跟在我的后面。

“这就是邪魔察提尔塔什。”他指着那块高耸的石头说。

“我知道，”我回答说，“而它是从哪里给弄来的，要知道，这块巨石总不会是从山上滚下来的吧？”

“不是的，先生，这不是普通的石头，这块石头象您我一样有知觉，能听到我们所讲的一切。只是他自己既不能讲话，也不能挪动而已。这块石头在这片平原上躺了很久很久了。这事发生在人们还生活在阿拉那个世界的时代，那时至高无上的神常从天上飞下来和他们谈话。在那个时代，帕米尔是个最富饶的国家。美妙的花园和池塘遍布整个河谷；成群的骆驼和牛羊在吃草；山中有许多野兽，天上的鸟儿们在歌唱，是的，先生，现在的鸟不会象那时的鸟那样唱歌了。那时从它们的歌声里可以听到关于伟大的阿拉如何创造世界和人类的故事。”

“伊斯兰教的人民生活在帕米尔，当时是在雅里·汗的管辖下。他住在一个壮丽的宫殿里。这宫殿是用花岗岩的珍贵的砖建造的，在世界上尚没有比它更好的宫殿。它的顶盖不是琉璃瓦的，而是用纯金铺成的。在绿树成荫的花园里喷泉淙淙，冷水四处喷射着。空气中充满了欢乐的笑声：雅里·汗的妻子们在沐浴。帕米尔的人民生活得非常好，应有尽有，谁也不缺少什么。然而陶醉于自己的幸福的人民，很快就忘掉了阿拉；为此，伟大的全权者愤怒了，决定消灭这个忘恩负义的部族。

那个时候，在荒凉的雅什里库里[1]这个湖里有一条七只眼睛的龙为自己在花岗岩的峭壁上钻了一个洞，在古勒塔格旁的一些

---

① 雅什里库里从前被称为龙湖。由于没有任何一个人走到过它的两岸，由于两岸所环绕的山口极难行走，因此关于这个湖流传着各种荒诞的神话，而游牧人则相信那里只居住着龙和各种神奇的巨人。有关的第一个故事是中国人带来的。

巨大的洞穴之中的一个洞穴里住着巨人胡达姆。这个巨人头顶云霄，具有从未听说过的力气。于是阿拉派他到那些不诚实的人们那里去。巨人开始出现在阿尔楚尔、阿克苏河谷和木尔加布，并在这些地方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劫掠。居民们遭到了惨祸。帕米尔人带着热忱的祷告来见阿拉。雅里·汗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祈求万能的阿拉饶恕他的人民。阿拉听见可汗的祷告之后，在他的睡梦中出现在他面前，对他说：'你的祈求我听见了。我很想拯救你的人民，但为此你必须遵从我的命令：让你那唯一的儿子去迎接巨人，我将是这少年的助手，他一定会消磨这巨人的力量。'

接见完毕，阿拉消失了，而雅里·汗却吓得从梦中醒来。

然而，不诚实的可汗犹豫起来，他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于是把大臣利扎·卡齐亚召来。并对他说：'昨天夜里，伟大的阿拉出现在我的面前，他非常怜悯自己的人民并教育我应如何将自己的国家从巨人的压迫下解救出来。你回家去告诉你的儿子伊兹加尔，让他挑选一些最勇敢的武士去向巨人迎战，阿拉会帮助他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摆脱这个最大的痛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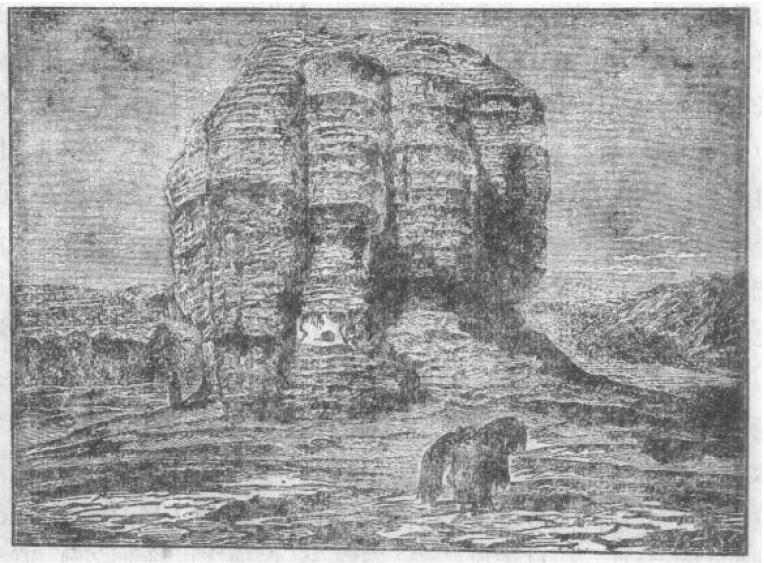
利扎·卡齐亚相信了自己君王的话，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就马上赶去执行他的命令。勇敢的少年也毫没拖延时间，召集了所有的武士。于是，他们由他率领着，磨快剑和矛就去反对胡达姆了。

然而，不信任雅里·汗的阿拉看到帕米尔的国王远远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他被不服从自己意志的人激怒了，他残酷地决定消灭这整个部族。他看到在湖边休息的巨人就对他说：'你去捣毁雅里·汗的宫殿，消灭这些不诚实的人们的城市，把他们全部杀死，甚至不要放过那些女人和孩子们，乃至可汗本人。只有利扎·卡齐亚的房子和他的家庭你不要去碰。因为他们忠实于我的吩咐，否则，为了他们的每一滴血我都要和你无情地算帐。'于是，巨人消灭着在路上所能遇到的一切：杀害居民、捣毁房子、连根拔掉树木

之后就到帕米尔可汗那里去了。雅里·汗正在伊斯兰教堂祈求阿拉饶恕他时，人民包围了他的宫殿，并要求他们的国王交出自己的头，他们一致认为，蔓延到全国的灾祸的祸根就是他。然而，在阿拉的盛怒之下，对他的审判是完结了。他死于巨人之手，他的人民也都死了。只有利扎·卡齐亚的家因上帝把他们藏在一个山洞中，才得以幸免。被激怒了的吸血如狂的巨人到处寻觅卡齐亚，但没有找到。在狂怒中气急败坏地喘息着的巨人坐在这平原中间，开始粗野地谩骂起阿拉来：'上帝知道，统治者！'他大声喊道，'你把利扎·卡齐亚藏到哪里去了？他曾派了好多武士来攻打我。把他交给我！否则我要往天上扔大石头了，用它们这些灰色的山峰似的石块包围住这平原。我不怕你，阿拉，我非常想喝利扎·卡齐亚的血！'万能的阿拉沉默不语，代替回答他的是，骤然间整个帕米尔笼罩着漆黑的夜幕：雷声轰鸣，电光闪闪，在旋风的呼啸中从天上发出了声音：'从现在起，你将永远躺在这里，你这鲁莽的蛆虫！直到世纪的末日。让风雨腐蚀你，滴穿你，在你变成细沙之前，直到帕米尔不再刮风，你将永远不得安宁。那时你的灵魂将被扔进永恒的大火里去！'声音停息了。开始了死样的沉寂。巨人很想嘲笑地回答阿拉，说他不怕他的威胁。然而，他感觉他那粗鲁的舌头已经僵硬了。胡达姆想站起来，但他的手和脚象突然长到地上了似的，已经不听从他的支配了。在狂怒之下，他做了最后的挣扎，但是徒劳无益：胡达姆已按至高无上的神的一句话变成一块石头了。从那时起，巨人就躺在这片平原的中间，毛发脱落了，完全变成一块石头的样子，疲劳的旅人经常在它里面休息①。当胡达姆看到一个自由的人或一队旅行者在他的荫凉下休息时，而被阿拉诅咒过的他甚至都不能动一下自己的石头四肢，这使他感到极大的痛苦。阿拉同时也诅咒了曾被不听话的可汗所统治和生活过一个莽

① 这就是为什么这块石头被称为察提尔塔什，意即石头帐篷。

撞的巨人的整个国家。于是这个国家停止生长植物，她变成了光秃秃的荒野。风和暴风雪在这里主宰着一切。



巨石察提尔塔什

阿拉拯救的利扎·卡齐亚的家庭就是帕米尔游牧民族的起源。”

老人讲完了。于是我们向我刚刚听过有关它的传说的那块石头走去。

“您知道吗，先生，”吉尔吉斯人说，“如果把这块石头挖掉一点，打碎它的花岗岩层，就可以看见胡达姆黑色的身躯。只是谁这么做，谁就要倒霉：当他刚一看到这渎神者的身体时，他自己也就变成石头了。”

营地的人都睡着了，只有靠近掀开的帐幕板的一个地方，露出一个缝补破衣服的士兵的侧影。太阳几乎完全落了，躲在灰色山脊的后面，只有它的余辉映照着姗姗来迟的云块——它想要赶上

它那向前飞驰的同伴似的向西方游动着。第二天，天刚朦朦亮，部队就向波图拉克喀拉塔什巨石前进。征途中的一切条件和从前一样，只不过是在整个行军过程中有足够的水罢了。

已经是七月十一日了，这一天是奥列格命名日。山地骑兵连祝贺自己教堂的节日，但由于敌人已迫近，没有举行任何庆祝仪式，军士和士兵只得到一杯掺水的酒精。

所获得的有关阿富汗人的情报不完全准确，并且互相矛盾。命令吉尔吉斯人追赶阿富汗人的马群，并立即将所搜集的有关阿富汗人的一切情况报告上来。部队的紧张是共同的。帐篷没有支开，任何人都没有躺下睡，时刻等待着进攻。宿营地的四周布满了双岗、哨兵线，并在两个点上设置潜伏哨。月亮已从帕米尔顶峰黑色的轮廓后面钻出来，她那银色的亮光在刺刀和钢枪托上闪烁。外面一片寂静。我们坐在连长的帐篷里，心满意足地喝着茶，话题不断地围绕着这次和阿富汗人的接触。

当部队副官走进帐篷时，已经是夜里两点左右了。

“部队指挥官命令要特别谨慎地出发到雅什里库里去！”他悄声对大尉说：“得到了有关阿富汗人的准确消息。”

“先生们，去把人们叫醒！”普·伊说，于是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出了帐篷。

连队已经站好队。口令声打破了夜的寂静。

侦察班和巡逻队走在前面，部队以强行军的速度前进。夜，一片漆黑。月亮已经躲在山后面了。寂静笼罩着这严峻的帕米尔。只能听到伴随部队动作的轻轻的声响和武器的铿锵响声。天开始发白了。被四周群山包围着的山谷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某处胡狼在狂嗥。人们沉默地走着，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严肃的表情。

部队的前卫终于走到阿尔楚尔河上的一个不大的悬崖前，停住了。哥萨克们急忙隐蔽在悬崖之脊。下面，在小河附近，在覆盖

着青草的、不大的草坪上露出了组成阿富汗哨所阵营的帐篷。

“给我派个翻译来！”约诺夫上校小声命令道。他双手支在鞍桥上，沉思着，目光集注着阿富汗人的帐篷。使他颇感不快的是阿富汗人没有猜想到部队的到来，因此他很想用喊话的方式迫使他们撤出岗哨，至此交还俄国的领土。“是否派一个军官到阿富汗大尉那里去？”他想了一下，甚至下了一道相应的命令，但他突然又改变了自己的主意。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有一张肥胖而狡猾面孔的吉尔吉斯人走到他面前。他脱下他那毛茸茸的帽子，作出一个敬礼的姿势，准备听从指挥官的命令。

“听着，希巴·图拉，”上校说，“到阿富汗人住的山村去，告诉他们哨所的指挥官，俄国上校要求他到上面来喊话。明白了？”

“是，长官！”翻译说完鞠了一个躬，就朝着悬崖的方向走去了。可以看出，他颤抖了一下。一个人到敌人的阵营去是够危险的。吉尔吉斯人开始下山，猛然回头一看：哥萨克的步枪和军刀的外鞘在这沟壑的黑暗的背景上明显地突出出来。这种景象似乎壮了他的胆。于是他很快地下了山，走进一个最大的帐篷。曾嘱咐翻译与阿富汗哨所指挥官打交道时要非常有礼貌，自己不要发表任何评论。然而吉尔吉斯人显然没有理解自己的使命。当希巴·图拉掀开帐篷的垂放的门帘时，一部分阿富汗人已经睡了；另一部分人在喝茶。

“哨所指挥官在哪里？”翻译问坐着的阿富汗人。他们惊异地望着全副武装的吉尔吉斯人，脸上都现出惶惑不安的神情。

“随我来，”坐着的一个阿富汗人说道，并从帐篷中走出，走进另一个单独的帐篷。

“就在这里，”他向跟随在他后面的吉尔吉斯人说，然后举起悬挂的门帘。

吉尔吉斯人稍一弯腰，走了进去。

在他眼前，在一个低矮的凳上坐着一位中年男人，手里端着一杯茶，身穿佩戴金肩章的白制服。他那匀称的腰身上系着一根皮带，这皮带上挂着弯曲度极大的阿富汗军刀。修剪过的尖胡子，黑色、浓密的唇上髭和鼻梁上方连生在一起的浓眉，给他这黝黑的面孔增添了特殊勇敢的色彩。他凝视着吉尔吉斯人。按他的服装，可以看出，他是准备骑马到什么地方去的。

“你有什么事？”他问道，并整理了一下戴在头上的白色缠头巾，头巾底下露出一绺蓬松的头发。

“我是俄国上校派来的，”吉尔吉斯人回答道，“他要求您到悬崖上去交谈。”

“哪一个上校？”大尉惊异地问，“如果他想和我谈话，让他到这里来好了，我和他可以边喝茶边交谈嘛！”他说。

“上校是不会到这里来的，如果您不到上面去，那对您将会很不利，”吉尔吉斯人粗暴地反驳道，“要知道，反正要被绞死的！……”

这时，一个阿富汗人面色惊慌地跑进帐篷。大尉不安地看了他一眼。

“大尉，吉尔吉斯人把咱们出卖了。”他开始说道，“我们的马群被赶走了，派去侦察的骑兵也落在俄国人手里了，并且，现在他们的军队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大尉颤慄了一下。开始出现了短暂的混乱状态，翻译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时机，他象猫一样快地从帐篷蹓出去，几分钟以后便向上校报告说，阿富汗人准备动武。

从悬崖上可以看到阿富汗人如何从一个帐篷跑到另一个帐篷，他们象要行军走路似地束紧了腰带，把子弹推上了枪膛。于是以他们自己的指挥官为首，一连串鱼贯的、红色制服的行列开始登上悬崖，并且很快在我们面前摆开阵势，他们的脸上燃烧着愤懑之

火，各个都有坚毅不拔的表情。

大尉把手贴近缠头布向约诺夫上校敬礼，上校行了俄国式的举手礼。他们通过翻译开始交谈。

“您根据什么把哨所设在我国的领土上？”上校问道。

“因为这是我们的土地，”阿富汗人反驳道。并把手交叉放在胸前，做出一个挑衅的姿势，“我们是根据1873年与英国签订的条约而取得这块土地的。”他又补充道。

“我们不去管有关我国领土在你们的条约上是怎么订的，”上校反驳说，“我在完成交给我的任务：我要求你们放下武器，从这里滚开！”

大尉被激怒了。

“我从未也永不会成为奴隶！”他说，“如果您需要我们的武器，那么请您先把我们消灭，然后从我们手中把武器夺过去，阿富汗人是不会投降的！”他结束了自己的话。

“这就是说你们不肯离开这个地方，不想撤到阿富汗境内去？”上校问道，“我最后一次问您。”

“我已经说完了。”阿富汗人回答道。

由于看到通过谈判这个途径对阿富汗人是无能为力的，而且为了避免流血，上校打算趁他们尚未防备时出其不意地逮住他们。

“抓住他们，弟兄们！”上校低声命令哥萨克们。

但事情完全出乎意料，我们还未来得及向前迈进一步，阿富汗人就来了一排齐射，结果，我们的两个人应声倒在地上，发出了瘖哑的、刺激人心的呻吟。

“打他们！”上校喊道，全体向前冲去。

约诺夫上校冷静地骑在马上观察着搏斗的人们。在离上校五步远的地方站着阿富汗大尉，他极端冷酷地用手枪射击着，突然拚命向前冲来，跑到上校的马前。

火光一闪，放了一枪，枪声在马耳旁轰鸣了一阵，没有打中。大尉却被哥萨克们包围了。但阿富汗人已经从刀鞘里拔出他弯曲的军刀，猛虎似地扑向他们。在大尉军刀的弯曲的刀刃的砍击下，一个哥萨克倒在地上了。这军刀时上时下地左右砍杀着。

此时旗手卡尔金站在几步远的地方，观望这场面，子弹在他周围呼啸着，而他站在那里，仿佛眼前的这种场面不是现实，而是某种幻想中的梦幻戏在上演。

"旗手，最后该你打他了！"上校发出这致命的判决。只见旗手并不去拿自己的手枪或军刀，而是不假思索地顺手抓起一支被受伤的哥萨克乱扔在地上的步枪，马上瞄准，他甚至没检查一下是否充弹就放了一枪。这枪声消失在噼啪声和嘈杂声中。只见一股轻烟瞬息间遮住了大尉的身形：阿富汗人古怪地伸直了肢体，一只手挥动了一下，另一只手抓住被鲜血的斑点染红的缠头巾，头朝下地从悬崖上飞滚下去……

两个阿富汗人扑向一个上等兵，展开了肉搏。上等兵疯狂地咒骂着，尽量摆脱全力压在他身上的敌人；但在这时跑过来一个哥萨克。

"当心！"他从一个抵挡着的军官背后喊道，话音未落，他的军刀就扎进一个阿富汗人缠着头巾的头上去了……

在离冲突地点不远的地方，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医生多勃罗梅斯洛夫在包扎伤员。

射击仍继续着。这是因为守在帐篷里的阿富汗人仍然继续打枪。最后，终于响起了尖锐刺耳的终止号声，枪声才逐渐地平息了。从帐篷里爬出大批的阿富汗伤员。

这惨痛的景象展现在整个峭壁和阿尔楚尔河岸的绿色的草坪上。

后备队到了。在仅仅几分钟前，在我们面前还站着生气勃勃的

人们，而如今横七竖八地卧着目不忍睹的尸体，在其附近全体人员在进行部署。

士兵中间一片寂静。既没有愉快的笑语，也没有歌声。每个人心里都在想：可能他自己也会遭到和阿富汗人同样的命运。

“士兵们！前进！”发出了口令，“掘坟墓！”

全体士兵协力地干起来，一刻钟以后，坑已掘好，把战死的阿富汗人一个接一个地拖来，放在坑里。放在最上面的是大尉古莱姆·阿伊达尔·汗。

坟墓被封闭了。在它上面竖起一块石碑。步兵继续前进。

部队行进到雅什里库里湖的东岸，在中国城堡苏满塔什废墟的对过宿营。

宿营地异常寂静，听不到往常的歌声，甚至连手风琴声也听不到；士兵们都在谈论着“前卫队员们”。

“呶，弟兄们，他们够勇敢的，是的，勇敢！”一个坐在板凳上吸着烟斗的士兵说，“没有一个人投降，全都给打死了。他们说，我们不投降，看来是军令不许可。”

“这里谈不到什么勇敢！只是说，前卫队的每个士兵都应懂得自己的职守：只要在岗位上，就是说，必须坚守，‘哪怕是生命受到了威胁！’”司务长重复着军事法令上的话，“你自己，大概，也不知道驻防军的军令吧？还是个军士哪！瞧你发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勇敢！”

“阿富汗人，阿富汗人！”有人喊着，大家马上把目光转向俘虏们。这是舒格南人，他们中间有一位惹人注目的年青的阿富汗人，是一个青年美男子。两绺蓬松的头发从子弹打穿的头饰下面露出来。被子弹打出洞洞的军服显然在肉搏时已经弄得破烂不堪。他昂首阔步地走着，时而以他那亮闪闪的眼睛看看士兵们。舒格南人每张面孔忧虑重重，毕恭毕敬地走着，显然在预测俄国兵营里

将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

“快瞧啊！弟兄们！”一个士兵指着一个阿富汗人说道，“什么叫命运！眞沒想到他竟沒死！瞧啊，这位前卫兵的包头巾、军服全都射透了，全象筛子似的打出了许多眼，可他连一点抓伤的伤痕都沒有；而不久前当我们跑进前卫队的帐篷时，我看了一眼箱子，那里有个舒格南人，是他们的厨师，正如所说，坐在那里，我把他从那里拖出，我一看，他已经死了。就是说，子弹从他的眼睛射进去的，不管这个宝贝如何躲藏，而子弹在薄毡子下面的箱子里找到了他。”

“一切都靠上帝！”另一个士兵叹了一口气反驳道，“他的神圣的意志决定一切。”

“而‘他’是信奉什么教的？”一个年青的士兵问一个下士。

“伊斯兰教。”那位严肃地回答道。

“这是一种什么教？”一个士兵感兴趣地问。

“就是和萨尔特人信的教一样。”下士解释说。

感到满意的士兵安静下来了。

午饭的鼓声敲响了。

“站队，祈祷！”连值日官喊道。于是一大群手拿饭盒的士兵不合调地齐唱道：“所有人的眼睛都仰望着你，信赖你，上帝！……”

八

与俘虏谈话　一个阿富汗人代替了羱羊

伤亡者留给人们的沉重的印象逐渐磨灭了。营地的生活走上了常轨。

每天都要布置岗哨：在预料阿富汗人会出现的地方派出潜伏哨和岗哨，一句话，日子过得极其寂寞和单调。唯一的娱乐是和俘虏谈话，他们那有趣的故事很能吸引我。

天气明媚温暖，忽而从这个方向，忽而从那个方向吹个没完的风息了。因此，在作为我们公共食堂的一个长长的帐篷里坐着，还是满不错的。帐幕布不至于扑打后脑勺，也不会打掉制帽。

在饱餐了一顿午饭后，我们坐在那里一边喝着一份不错的伏特加，一边进行着有关阿卜杜拉赫曼·汗的活跃的谈话。这时，响起了一声枪声。转瞬间，我们全跑出了食堂。看见一只巨大的山鹰，在地上挣扎着，它的翅膀被阿尔谢尼耶夫大尉用卡宾枪一枪打断了。

庞大的山鹰显然由于剧痛而失去了力气。用力地向上挣扎着想飞起来，但白费力气。我走近它一些。山鹰把头向后仰着，睁开它那黑瞳孔的火红的眼睛，拚命地张嘴叫着，发出的声音如此可怕，使我不由地后退了一步。

费了很大的劲才用套马索套住这鸟中之王的颈项，这才解除了它的武装。奇怪的是在远征中因军人的英勇精神而获得勋章的、不止一次面临死亡的、最勇敢的军官们却不敢走近它；害怕这被打伤后有气无力，已丧失飞翔能力，充其量只有一俄尺半长的山鹰。

带翅膀的俘虏在连队中活了三天就死了。因为子弹不仅伤了翅膀，而且穿过胸膛微微伤及肺部。看够了这只猛禽之后，我就到自己那简陋的茅舍去读报。尽管对于全世界来说早已过了时的消息，即一个半月以前的消息，对于我们这些身居世界屋脊的人却还是最新的新闻，我们仍贪婪地阅读它们。

当我走近自己的帐篷，希望舒服地躺下读一会儿时，和我同房间的同事巴兰诺夫中尉，从帐篷爬出并朝着远处显露出的帐篷走去。

“您这是到哪里去？”我望着他的后背喊道。

“啊，想和俘虏们谈谈心，一块儿去吧！”

“走吧！”

我们就向营地对面的尽头走去。

在一个小帐篷附近，一张铺开的地毡上坐着几个舒格南人。在离他们较近的位置上，一个身穿红色军服的阿富汗人盘腿坐着。这是一个非常年青的、高个的、有着一张英俊面庞的少年。他的脸上流露出一股勇敢的气概。红色军装与他那黝黑的脸庞很相称，而唇上黑色的美丽的短须蓬松着，给这年青的面庞增添了几分成熟的壮年的气质。他投给我们一个炯炯有神的目光，整理了一下缠头巾。

翻译走过来，我们便开始了活跃的谈话。阿富汗人非常愿意回答问题，从他的声音里感觉不到丝毫的敌意。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古尔达班·库德莱弗·汗”俘虏回答道，“我是昨天被打死的大尉古莱姆·阿伊达尔·汗的亲弟弟，”他说道。从他的声音中可听出某种悲伤的调子。

“你是军官还是士兵？”

“我？”他怀疑地看了我们一眼，并且用手指指着自己的胸口：

“我是一个士兵，但我毕业于喀布尔军事学校，应该在军队作为列兵服役两年，然后晋升为军士，再后才是军官。”

“而你的哥哥早就是大尉并在阿尔楚尔哨所吗？”

“您要知道，”这个阿富汗人开始说道，“我哥哥在埃米尔那里本来有一个很显赫的职务，但当1888年我们阿富汗发生起义之后，埃米尔的弟弟伊斯哈克·汗造了反，我的哥哥也站在他一边。为此在镇压了起义之后，他被免去皇帝侍从武官的职务，并长期被放逐；但后来他得到赦免了，并被派遣到帕米尔。我倒霉的可怜的哥哥！”阿富汗人补充了一句，摇摇头。“现在他的家庭可怎么办，如果把我也给枪毙了？”

他低垂着头。

“不会的，俄国人从不枪毙战俘。”我安慰着阿富汗人：“相反，只要一有可能，你们就会获释。”

“怎么，你哥哥还留下一个很大的家庭吗？”巴兰诺夫问道。

“不，只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小儿子，”俘虏回答道。“啊！你们为什么打死古莱姆！”他重又摇了摇头：“而伤员在哪里？”

我说他们都由吉尔吉斯人照看着。

“唉，就是说他们都得死掉。”

“这是为什么？”我很感奇怪，“每天医生要去看他们两次。”

“反正一样，”阿富汗人回答说，“吉尔吉斯人仇恨我们，在适当的场合下一定会把他们杀死的。”

“而，这……大概是真的，”巴兰诺夫向我说，我也同意俘虏的猜测。

与阿富汗人告别以后，我们就到伤员那里去了。当我刚一迈进这阴暗的帐篷，我的心不禁紧缩在一起了。腐烂的尸体散发的臭味使我倒退了一步。在肮脏的大块的毡子上，有个什么东西在蠕动；但尚未习惯于黑暗的眼睛还辨认不出物体。当卷起顶

毡①时，在我面前揭示了多么骇人的情景！两个阿富汗伤员躺在毡子上仿佛死去一样；两个包扎着头部的人坐着，绷带上渗透着血污。不幸者之中的一个转过头向我说了一句什么，但不是言词，而是某种刺激心灵的从他那两处受枪伤的胸部勉强发出的呻吟。

“你们之中有谁会说乌兹别克话吗？”我问道。

“是的，先生，我会说点。”坐在帐篷深处的另一个伤员用低弱的嗓音回答道。

“你们这里来过医生吗？”我问。

“没有，先生，从未来过，从我们包扎那次算起，从未来过。瞧吧，有个同事已经死了，甚至没有任何人把他从帐篷中抬出去。我们请求吉尔吉斯人，而他们却说：“等你们都死光了，我们会把你们拖出去的，狗东西！”

我听着，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但事实摆在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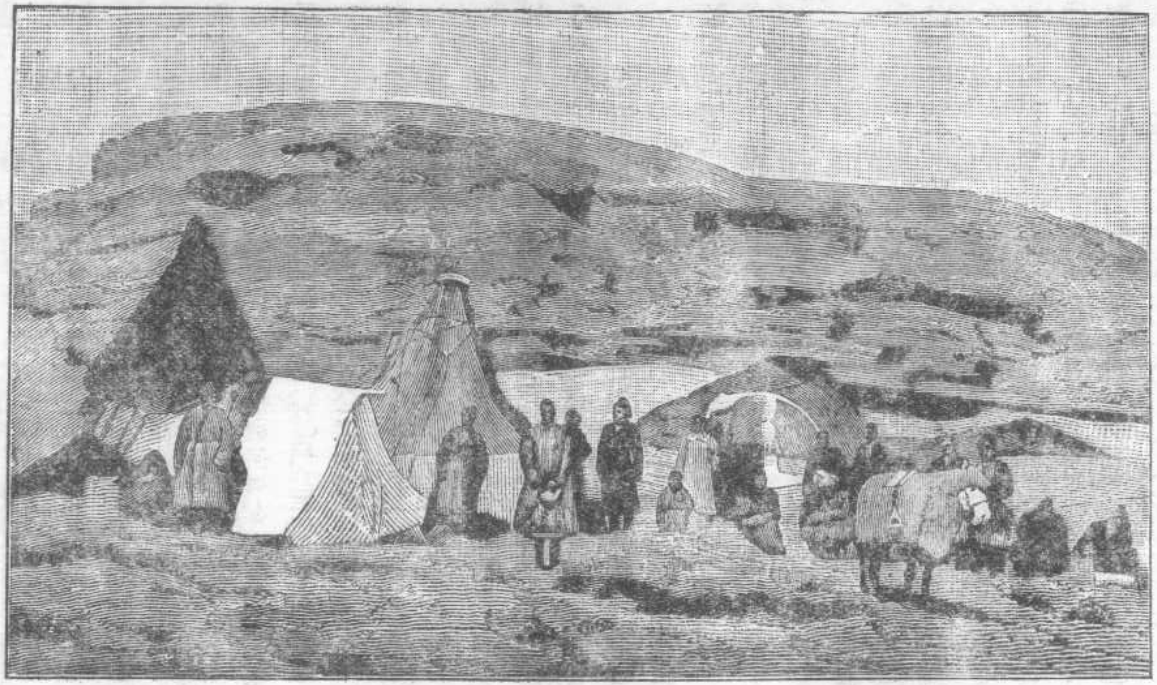
“从把我们放在这里以后我们什么都没吃过，口干得象火炉似的，没有任何人给送一点水，吉尔吉斯人完全拒绝帮助我们，甚至威胁我们要把我们象宰羊一样地宰了。我曾试着钻出去爬到河边，”这不幸的人说，“但力气不够，想把死尸从帐篷拖出去，——同样不能够，瞧这位，大概不在今天就在明天也要见上帝去了，”他说着指向一个脸朝下躺着的同伴。

我的眼泪禁不住涌上眼眶，巴兰诺夫低垂着头，不明白我们的谈话，眼睛直朝着一个方向望着。

当我向他说出从阿富汗人那里听到的这一切之后，他被激怒了。于是我们答应伤员今天就减轻他们的负担，然后回营房了。

我们所讲述的伤员的现状在军官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之中有些人立即到这些不幸的人们那里去，携带着大量丰富的食品。而到傍晚时，这些阿富汗人就被送往部队的军医院了。

① 遮盖帐篷顶上缝隙用的上部毡块。



在帕米尔哨所的当地人的集市

剩下的时间还可以去参观中国堡垒的废墟。它座落在一个湖边的靠岸的山岩上。我是在当地吉尔吉斯人的陪同下前往的。堡垒只不过是一个从四周环围起来的正方形的空间。已经倒塌的部分用滑稽泥墙围起来，显然，通道设在西北部分，这里有两座坟墓及古老的半倒塌的墓碑和一座有着祭祀苏满塔什的石桌的中国庙。

“这个堡垒是几时建造的？”我问吉尔吉斯人。

“很久了，先生，我不记得几时建造的，但我知道中国人的驻防部队在这里驻扎过。他们的将军要求我们的头人每年到他那里去磕一次头，当然，他们之中每个人都要给将军带去一只羊或者一头犛牛，富裕些的有可能带去一头骆驼——这里面包括了我们的全部进贡。谁想在1888年阿富汗人猝然来临，中国人不想让他们占领雅什里库里，但是力所不及，结果，阿富汗人把他们驱逐出了哈尔果什，拆毁了他们的堡垒，并在阿尔楚尔河岸驻扎了军队。”

“唔，那么谁在这里时，你们生活得更好些？”我问道，“阿富汗人还是中国人？”

“当然，先生，还是中国人在这里好。阿富汗人是些凶恶的野兽，”吉尔吉斯人说这话时声音中充满了仇恨，“他们抢光了我们，用暴力夺去了我们的妻子和女儿。”

现在我才理解吉尔吉斯人对其残酷折磨者铭刻在心上的深仇大恨。

我们开始下山，已经走到湖边了，突然，吉尔吉斯人警觉地抓住我的袖子。

“瞧，先生，这是什么？”他恐惧地问我，指向在山谷中卷扬起的灰尘柱。我用手遮住光线看了看。我们的马群被士兵追赶着，正朝着营地的方向奔跑着。

哥萨克百人连从我身边飞驰而过，兵营里发出了警报，整个部

队持枪以待。

“怎么回事？”我问每一个从我面前急驰而过的人，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于是我骑上马，跟在哥萨克的后面得得地跑着。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一个哥萨克军官。

“是这样，阿富汗骑兵侦察班不知道7月12日的冲突，偶然撞上了我们的巡逻队，与我们对射几枪就跑了。”少尉回答我说。

我们疾步飞驰。吉尔吉斯人奔驰在前面，寻找着阿富汗人的马蹄痕迹。在峡谷附近蹄痕消失了，然而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分道朝相反的两个方向跑了。显然，阿富汗人分成了两伙。

经过短时间的开会研究后，决定分兵两路去追击。

当我们止步在一个阴暗的峡谷时，天已黑起来了。我们认为继续搜索将是徒劳的，马匹已经疲惫不堪，浑身都是白濛濛的汗水。月亮象一个黄色的圆盘似地淡淡地照耀着群山的顶峰。

“怎么着，往回走？”一起参加追击的大尉斯某问我们。

正在这个时候，有几块石头从对面的悬崖上滚下来。

“安静！先生们！阿尔哈尔！①”勇敢的老猎手斯某对军官们说，“它们为了饮水正在下山，没有捉到阿富汗人，至少得弄回一只羱羊，反正不能空着手回去。”

说到这里，他从一个哥萨克那里抓起步枪，留下马，就朝滚落石块的地方走去。已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还没有听到射击声。突然，斯某的高喊声传到了我的耳边。他向我们喊道：“到这里来！有阿富汗人！”我们一跃上了马，直向传来喊声的地方奔去。骑在马上不可能攀登这陡峭的山石，于是我们把它们留给饲养员照看，便攀缘着石块爬上了山顶。在离大尉几步远的地方仰卧着一匹死马的尸体，而在离它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坐在上

① 阿尔哈尔（Polis ovis）——只生存于帕米尔有雪的路线上的羱羊，是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发现的。

面，看见我们也不躲开，显然不想丢下自己的伙伴。我们走近他们。这是两个阿富汗近卫军。简直不能理解，他们骑着马怎能登上如此陡峭的山崖。

“其他人在哪里？”大尉问阿富汗人。

“这个他们自己知道。”阿富汗人回答说。

哥萨克缴了他们的武器，这之后一个骑兵大笑起来。

“他为什么笑，问问他？”大尉对翻译说。

“因为我现在是真正的娘们了！”阿富汗人一面用手势指出被解除的武装，一面用纯粹的乌兹别克语言说着，因此我听明白了他的回答。

我们在场的军官赶忙预告他说，俄罗斯人对俘虏是很讲人道的。但阿富汗人看样子并不相信，并且反驳道：

“给我点茶和面饼，然后再绞死我，不然我饿得支持不了了。”

他一路上不断地开玩笑，一直这样表现，颇得大家的欢心。

“瞧你这只羔羊！”斯某开玩笑地说，“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能遇上这样的羔羊！”

在被抓到的阿富汗人那里找到一封寄给被打死的古莱姆·阿伊达尔的信。法扎巴德总督要求他返回巴达克山，并将哨所移交给派去的人。还有一封不幸的大尉的妻子的信。但他命中注定读不到他亲爱的人的手书了。部队的指挥官读了它，不禁为这土耳其斯坦的英雄流下了热泪。

可怜的女人哀求丈夫迅速回到法扎巴德，以便商定儿子进军事学校。这封信里饱含着多少关怀和温柔的爱情！想到这个不幸的阿富汗女人很快就会知道自己心爱的丈夫的命运和母子悲痛的泪水将流成河的情景，心情是很沉重的。

九

雅什里库里驻扎地
驻扎地的意外事件　射猎山羊

天气酷热。太阳仿佛就在头顶上，以它那灼热的光线把帕米尔这多石的土壤烤得滚烫。奇怪的是，昨天非常寒冷，拂晓前还下了小雪，而现在却突然如此酷热！在低矮的帐篷下勉强能躲一下。士兵们经常用帆布桶一桶一桶地往里面泼水，为的是多少减轻帐篷内难以忍受的窒闷。

"嘿！"我的邻居披了一件衬衫在自己的行军床上呻吟着。"简直受不了啦！咱们还不如到大尉普某的帐篷去哪！"他说道，"那里，大概凉爽一些。"

"好吧，咱们走！"我回答说。

于是，我们赤脚穿上很不错的、但已磨破了的便鞋，朝着可以望得见的连长帐篷的方向走去。

我们远非第一批，大尉的帐篷里已坐满了相当多的人。所有的人都穿上了与我们一样的服装，说得确切一些，也就是没穿上装，以各种姿态坐在铺好的地毡上。在圆圈的中央立着一个不常用的茶坎。

"欢迎光临！"主人热情地迎接我们。"不喝一杯茶？"他还没等我们回答，就叫来勤务兵并命令他加热茶坎。

帐篷里空气比较新鲜，不大的过堂风愉快地吹着我们，使汗湿的身体凉下来，就能自由轻松地呼吸了。

突然帐篷的门被掀开了，弯着腰走进一位哥萨克军官。

"啊！彼得·彼得罗维奇！"我们都表示欢迎他。

开始一一握手。“先生们，我是来向你们提议，”他转向我们：“谁愿和我一块去猎羱羊？”

“猎羱羊？”我反问道，“难道现在是时候吗？”

“正是时候，”少尉说，

“还有著名的吉尔吉斯猎人哈桑·伯克和我们一起去。”

“这无非是想满山遍野地去闲逛！”大尉反驳道。显然对哥萨克企图破坏他的集会和使他已开始的谈话未能继续下去很不满意。然而他是不会没有交谈者的。响应少尉号召的只有我一个人。狩猎羱羊或山羊一直是我的一个理想，现在才得以实现。

应该说，我很早就到山中打过猎，但都不成功，不过是只看见野兽的足迹，沿着这个足迹在山石上整整爬行了三昼夜而已。

“什么时候去？”我问。

“什么时候？拂晓前就可以，”少尉说，“带着卡宾枪，准备两次沏茶用的茶叶、糖和茶杯，其它什么都不用。”

当我们骑上马和一个吉尔吉斯人一同出发的时候，天已经朦朦亮了。狭窄的小路沿着悬崖的边缘，忽儿上升，忽儿下降到淙淙作响的河水水面。有两次我们必须涉水渡过浅滩。最后继续跟着向导，我们拐进一个黑压压的峡谷。我们越向峡谷深入，四周群山的自然景象变化越大。在许多绿色草坪中，我终于看见在其中的一个草坪上有几个吉尔吉斯人的帐篷。它们象白色的小蘑菇似地在绿色草坪的背景上闪闪发光。在其中一个帐篷旁边站着一个手抱吃奶婴儿的吉尔吉斯女人。她一看见我们，就很快地躲进帐篷，从那里走出一个可敬的吉尔吉斯老人。

“你们好，先生们！”老人张开自己那无牙齿的嘴喃喃说道，一只手抓住我的马缰绳，并从少尉手里接过马鞍。

“哎，伊加姆·贝尔代！”老头喊道。

“啊？”帐篷里有人懒洋洋地答应着，随后从帐篷的窄门爬出一

个胖胖的、但还很年青的、颧骨油亮突出的吉尔吉斯人，咧着嘴微笑着，露出自己均匀的、雪白闪光的牙齿。

“把马牵走！”老头对他说，吉尔吉斯人懒洋洋地抓起马缰绳，背着手，开始蹓马。

“哈桑走了，明天才能回来呢，”吉尔吉斯人说。

这个消息使我们非常失望。沒有那了如指掌地熟悉所有地方的哈桑·伯克，打猎将是很困难的。沒有办法，我们决定等他到次日，如果他不来，我们只好自己去了。老头掀起用长长的木片做的吊门，我们弯着腰走进了帐篷。什么腐烂发霉的东西的难闻的酸味迎面扑来，我只好要求主人打开一个小窗子，也就是拿掉遮盖帐篷顶盖缝隙的一块毡子。

我们坐在地毡上，帐篷里逐渐聚集了一些山村居民。他们每个人都用双手理一理胡子，并用吉尔吉斯话说声“您好！”向我们伸出两只手，然后盘腿坐下，彼此只交谈只字片语。很快端上来一皮囊马奶、熬稠的吉尔吉斯奶渣干酪、羊油饼和熟奶油-奶皮。这一切都摆在我们面前，最后一道菜请我们吃铁叉子烤羊肉。看到这些肥美的肉块简直禁不住口水直流。

同时为我们准备了最豪华的帐篷，拿出最好的被子，甚至把油脂蜡烛放在陈旧过时的俄制烛台上，不知是什么命运使它落到帕米尔这偏僻荒凉的山村中。在这新的住处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将主人请来并请他喝伏特加。老头对伏特加是如此爱好，干过一杯之后精神抖擞起来、话也说得多了。奇怪的是，当地人如此喜欢喝伏特加，他们心满意足地畅饮它，然而按可兰经的要求，他们是禁止饮用酒类饮料的，所以他们一般都是背地里悄悄地喝。在这种场合下，在俄国人面前他们并不客气，但通常要求我们不对任何人讲。

就这样，我们一直在帐篷里待到黄昏，由于被子很暖和，这寒

冷的一夜过得还凑合。几乎到天亮我才睡醒，醒来的第一桩事就是询问哈桑是否来了，当我听到我的问话在黑暗中得到老头的回答是："来了，老爷，哈桑来了！"以后，我那种快乐是无法形容的。

随后，从帐篷里钻出我们所盼望的猎人哈桑本人。这是个中等身材，肌肉结实的勇士，黝黑的脸膛，极高的颧骨，两眼一条缝象中国人似地眼稍向上吊起，这双眼睛里的黑瞳孔调皮地机灵地转动着。唇上的小黑胡和下巴上可怜的粗须给他的面貌增添了特色，其中动人的是他那好似用象牙磨出来的结实的白牙。一般地说吉尔吉斯人的牙齿都长得很好，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完全不吃醃制的食品，而且很少吃肉，主要是吃奶制品的缘故。

"怎么样，去吗？"我问哈桑。

"先生，很好。只是你知道吗？"他说，"最好我们能从上面走，把马留在霍吉谢尔克尔山村，沿着'叶基布拉克'小溪登山，刚好在晚上我们就可以到达上次我打死一只山羊的地方。在那里过夜，早上就可以攀登上雪峰，在雪峰一带，即使看不到羱羊，也能打到山羊。"

"难道沒有羱羊？"我问道，心里很失望地想着："就是现在我也不能猎羱羊啊！"

"不是的，先生，羱羊是有的，只是得攀上非常高的地方，如果想去的话，我们就再爬得高一点。"他结束了自己的计划。"只是，先生，您的靴子不好。"哈桑补充道，一面看着我的牛犊皮的靴子，"我的比较好——是吗？要吗？我还有一双，我把它给你，并给另一位先生——哥萨克也拿一双来。"

他钻进帐篷，从里面拖出两个皮筒筒，当然我马上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给我的这双靴子。原来是软底无后跟的靴子，是用几块鞣皮缝的，其中的一块做靴底，其余的几块把整个的脚包住，整个靴子是用牛皮筋缝的。穿着这种靴子可以在任何深山密林中散步，

特别是可以追赶山羊和羱羊。为了感谢吉尔吉斯人在此刻的最珍贵的赠品，我送给他一把匕首，并答应送给他将会使他特别开心的伏特加，于是我们就去叫醒睡着的伙伴。

几分钟以后，我们上了路，沿着山溪朝上走。小河的两岸覆盖着带刺的优若蓁的矮丛。高大的山石严峻地矗立在我们的头顶。而前面，伸向无际的天空的是遥远的山岭中一个连绵的雪峰。铺满了碎裂的大石块和从上面断落下的尖石块的道路，对于马的行走极不方便；但我们的吉尔吉斯山人显然已习惯这种道路，精神抖擞地在山石中间拐弯抹角地、灵巧地走着。空气很凉爽，并且越往上爬，越觉得冷。

最后，攀上从冬天至今雪未消融的整块地面，大概是因为太阳的光线照不进这阴暗的、堆满山石的峡谷。就这样连续走了四个小时左右沒停歇，一直沿着这条小河往上爬，直到我们又转进另一个峡谷。哈桑说，这里有一个他所熟悉的山村，在那里可以过夜。的确，我们在一块不大的平原上遇上了一匹疲惫的瘦马，一个吉尔吉斯人赶着不大的羊群和哈桑打着招呼，向他说了点什么就走过去了。

最终，我看见了四个帐篷，于是，我们就骑着马向山村走去。

好奇的居民对我们的迎接和招待如同在哈桑那里一样。也是请我们吃羊肉和马奶，所不同的只是给我们拿吃食的是山村村长的妻子。她是个年青、健壮、非常美丽的吉尔吉斯女人。她不停地用自己衬衣的袖子遮盖她常常露出来的美丽的白牙齿。一大群人簇拥着哈桑。我们在帐篷里喝了茶，并决定稍事休息，就到山羊傍晚下山饮水的地方去打埋伏。

天开始黑起来了。

“喂！先生，我们走吧！”哈桑对我说。

他总是先和我打招呼，因为我会说吉尔吉斯话。这一次他的脸色很严肃，背上结结实实地背着猎枪，腰间系着各种装火药和散弹的口袋、不可缺少的刀子，以及燧石、打火石。

吉尔吉斯人最有趣的东西就是他们的火枪，使人惊奇的是，他们能非常准确和成功地使用它进行射击。

几分钟之内我已准备好，而哥萨克少尉则拒绝前进。说是为了明天艰巨和更有趣的打猎任务应该先养精蓄锐，尽管开始时我非常讨厌他这种不够猎人资格的懒惰，而后来却非常羡慕他的饱满精神。

我和哈桑两人以稳健有力的步伐沿着相当陡峭的斜坡向上爬着。有些地方我们可以遇上狭窄的、勉强可以看出的小路。这种路是那总走老路的山羊走出来的。当我们走到水流冲击石块而淙淙作响的小河边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了，于是我们就坐在一棵大瓔珞柏树下。

“喂，这里，”哈桑说，“现在，先生，坐下看着，我马上到另一棵瓔珞柏树后面去！”

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武器，就朝他所指的地方走去，很快就消失在山石后面了。月亮的巨大圆盘象从山背后泅出来似的，以它那青铜般的光线照耀着峡谷，诗情画意地抚弄着小河的潺潺流水。月色很明亮，我甚至已辨认出哈桑坐在下面的那棵瓔珞柏树，四周如此寂静，我感到能够听到自己的心音。不耐烦地等待着我所期待的客人，但看来，命运不会帮助我们。

我这样坐了两个小时左右，突然听到踩着石头的哗啦哗啦声，上好了子弹等着打枪。哗啦声停止了，突然重新响起沉重的声音，不见山羊，却见哈桑走近我时，我是何等地失望和懊丧啊！

“没有，先生，现在山羊不会来，”他说，“让我们到山村去，天亮时我们再到这儿来找。”

“不走运！”我一面想一面懊丧地跟着哈桑走。

“怎么，打死了很多？”少尉讥讽地问我。

但我没心思开玩笑，根本没回答他的问题。带着完全失望的心情一头扎到被窝里沉睡起来。然而，我没有休息多久。少尉睡了一整天，所以现在他睡不着了。他和哈桑商量好，说可早一点出去。于是就在早上三点钟无情地叫醒了我。没有办法，虽然非常想睡，但我仍在十分钟内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用冷水洗了脸，喝了一杯马奶，甚至感到自己精神十足。当我们走到昨天沿着它行走的小河边时，天开始亮起来，我们便开始朝着原来的方向攀登雪峰。这雪峰看来距离我们很近，并从视野中消失了。我们登上了离我们最近的陡峭的山，沿着这座山开始往上爬，爬山相当困难，被蹬得松动的石头连带许多碎石块哗啦啦地滚落下来。有时也滚落下不大的半腐烂的瓔珞柏。

“嘿！终于到了顶峰。”我想，朝上面一看，山似乎终止了。我用全身的力气一下子爬上这虚幻的高地。但是，唉！在我面前原来是一块小小的平地，远处仍然是山，甚至是更高的山。它的上面仍然很近地高耸着雪峰。

“怎么，哈桑，很快就是雪峰了罢？”我问。

“不，晚上我们才能到达。”他安然地、懒洋洋地、随随便便地移动着脚步说道。

我坐在石头上，点起一支香烟，不由地欣赏起这美妙的画景：河水隐没了，原来显得那么大的巨石现在就象大头针一样小，而我们走出的那个山谷已湮没在烟似的淡蓝色的雾霭中。四面八方高耸着的雪峰的晶莹的峰顶被初升的太阳照映得金光闪闪，与蓝天浑然一体。

越往上爬，越艰难了。头支撑不住了。当往下看时不由地感到会轻易跌落下去似的。这个念头迫使自己非常小心起来。

越爬越高，经常惊飞了克克利克和乌拉尔①。中午时刻我们爬上了相当的高度，然后沿着覆盖着瓔珞柏的山脊行进。

“往那个方向走！”哈桑指着可以看见的、正好在我们面前的、雪白的群山说，“这里，如果阿拉肯帮忙，我们就可以碰见山羊，也可能碰见羱羊。”

我感到非常疲劳，怨恨少尉轻易拿我和我昨天的打猎开玩笑，我们坐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开始吃带来的烤羊肉和面饼。天开始暖和起来，太阳甚至非常强烈地烤人了。我们吃点东西提提精神，沿着那不可思议的巨石走着，到四点左右才到达雪线。

这里尽管有太阳，仍非常寒冷。我们处在巨大的悬崖的边缘上，被石头刮破的手脚非常疼痛，休息看来是必须的了。

“在这里过夜吗？”我问哈桑。

“随便你，先生……”

他还没有说完就警觉地向下看着，那里远远地在深穴中可见着一些瓔珞柏树。

“山羊！”哈桑以神秘的声音说道。

“山羊？”我们重复着说，所有的疲劳全被忘却了。

“我半晌也没有看出哈桑指的那里有什么东西，后来终于看到了两只山羊在一棵不大的瓔珞柏附近啃嚼着青草，我们决定走下去。山羊围绕着悬崖在一个不大的几乎达不到的山檐下，打死它们是无益的，只能被山鹰叼去。我们决定这样行动：哈桑必须下山并尽可能走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开始射击，迫使它们转移，而我们预先下去等着猎获物走近猎枪的射程以内。哈桑很快消失了，而我和少尉都下了山。山坡是个非常陡峭的石砾坡地，密密麻麻地覆盖着一层黑板岩的碎块，它们和我们一起滑下并带下许多碎

① 克克利克（кекелик）和乌拉尔（улар）都是一种山鸡，前者为松鸡，后者为母火鸡。

石子，仿佛我们和这山一起飘荡着似的。

有些地方，不得不揪住瓔珞柏树枝，或者用脚登住跌落下来的石头，它们滚动着伴随着我们一同往前走。

下到一定距离以后，我们终于向后拐进一个狭窄的山檐，沿着羊踩出来的小路重新从一块石头到另一块石头，从一块陡直的岩石到另一块岩石爬行着下到更远的地方了。山羊在距我们不多于四百步的地方，显然没有发现我们正在它们的对面和它们正处在陷阱的边缘。

开枪不，我想，并决定最好再往山下走一段，但已经晚了，哈桑射击了。沉闷的枪声传遍整个峡谷。它的回音持续地、经久不息地在整个山谷中迴荡着。山羊颤抖了一下，警觉起来，突然在一瞬间跳起老高，然后向我们右面扑来，少尉开了一枪，但显然没有打中。一只山羊停了下来，然后突然改变方向，从右面向上跑，直朝我们跑来。

我们躲在石头的后面。

它那结实的蹄子踏在石头上的均匀的啪啪声音已经清楚地传到我们耳边，山羊通常因跑而发出的象蒸汽机似的巨大的喘息声越来越大。突然从离我有四、五十步的右方，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灰褐色的匀称的躯体。它那双巨大的角弯向后背，长胡须几乎贴在胸前，由于与我们这不愉快的相遇而震惊了，突然停在那里发怔，然后急速转身跑开。

我和少尉几乎同时开枪。

一个箭步，连带起大量的石块，山羊飞滚到黑色的张开大嘴的深渊中。在它的后面留下一股高高的灰尘柱。

我看着它，只见它有时翻着大觔斗，碰在石头上，飞滚到一旁，重又滚落到下面。最后，它的蹄子陷进露出地面的瓔珞柏树根里，就一动不动地倒在树旁了。但是这时，哈桑的新的射击声迫使我

们暂时放开这被打死的俘获物；但谁也没有看见，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向我们的俘获物走下去。

我们如何把它从这里拖走啊，我想，要知道，它足有六普特[1]重！

我们越来越往下走着，直走到一棵瓔珞柏树前，庞大的山羊满头血污地躺着。它的头部中了一弹，不知是我们两个谁打的，每个人都把这成功的射击说成是自己的。

数了一下山羊角上的瘤节，我们看出这山羊不超过七岁，将近五普特半重。我们研究和彼此商量了一下怎么办。后来我们决定协力把它拖上去。用我们带来的套马索捆起它的四肢。休息片刻，我们就带着自己沉重的负荷物如此备受折磨地爬行着。象这样的折磨至少我是没受过的。它有两次脱落掉，我们不得不走下去重

被打死的山羊

① 普特(Пуд)，俄担，等于16.38公斤。——译者

复老路，把它拾起，重新拖上。

与此同时，哈桑又不见了。我们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当我们到达哈桑从那里见到山羊的地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脚和手剧烈地疼痛，我感到再多挪动一步的力气都没有了。少尉比我精神足得多，就是他也沉默了，把手垫在脑后，伸展开四肢躺在地上。

“哈桑！”少尉放声喊了一声。

回音重复了他的喊声，但没有回答。

“哈桑究竟到哪里去了？”我说，“恐怕是被打死了！”

“您说什么？吉尔吉斯人会被打死？不会的，我和您可以五次折断脖子，他一次也不会失足！”少尉反驳我道。

我们两人都沉默了。

捡拾了不少干草，折了一些瓔珞柏树枝，又摘了一些优若藜，我们燃起了篝火，鲜红的火焰照亮了偌大的空间。

我凑近篝火旁躺得稍舒适些，把头枕在打死的羊身上。月亮还没有升起来。

“咳咳！”传来一声喊声，我无比快乐地听出这是哈桑。当他把一个庞然大物扔倒在地上时，我们是何等惊喜啊！我看了一眼，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是真正的獐羊！巨大的羊角呈螺旋状地装饰在它那银灰色的头上。疲乏的哈桑坐到火旁，汗水象小河似地从他的脸上淌下来，他满意地微笑着，说了声：“好獐羊。”

“你到底在哪里遇上它的？”我问道，暗中抱怨这个俘获物没有落到我手里。

“嘿，相当高，就是那里。”猎人向空中摆了一下手。

的确，哈桑的俘获物按重量是比我们的小得多，但打到那样的獐羊，并把它拖来，这个功劳完全是他一个人的。

“喂，怎样，哈桑，累了吧？”我问他。

“有点累，先生！”他回答说，“好吧，够了，先生，一会儿就回

去吗？”

我睁大眼睛望着他：

“什么！回山村？不，在太阳升起前，我说什么都不走！不休息一会儿，腿都拖不动了。”

这样决定之后，我就开始在篝火旁打瞌睡。而哈桑这时却整理好木柴，准备做早饭。一块烤羊肉和一壶茶。我的同事象我那样枕在死羊身上睡着了。

我睡不着，好奇地观察着哈桑如何在火上转动一大块肉，烤肉的诱人的香气愉快地逗引着我这空瘪的肚子。吃过早饭，我们又躺下睡，而随着太阳的第一道光线的射出我们踏上了返回的途程。

在山村中我们遇到的是一片鼓舞的欢呼声，在兵营里大群的同事们包围了我们的马匹，都仔细地观察这猎获物。我们非常满足地坐在自己的帐篷里，开始谈起这次成功的狩猎。

突然一个副官把头伸进了帐篷。

“请读一下，”他递给我一份部队的指令。

我读完了，但没有马上相信，又重读一遍。

指令是关于禁闭我和少尉三昼夜，因为我们没有向部队值班人员报告自己的旅行。

“你看，真沒想到！”我说道。

这个指令传遍了所有人的手。同伴们的开玩笑声从四面八方飞溅而来。

沒有办法，只好坐在这沒有出路的帐篷里，在它的附近哨兵来回踱着，只能听到机械的脚步声。

十

温泉　临时安排的浴池　斯克尔斯基大尉的侦察与中国人相遇　阿克塔什古堡　瘴气　维多利亚湖

“各连派二十名工兵来！”值日兵响亮的喊声一直传到我的帐篷里。

“奥西普！”我招呼勤务兵，“派这些人到哪里去？”

“修造浴池，据说找到热水了。”

我穿上衣服，用冷水清新了一下，就到阿尔楚尔河岸去了。

“在哪里修浴池？”我问一个迎面走过来的士兵。

“就在那里，长官！”他指着河的对岸回答我说。在那里，在一个搭起的帐篷旁，工兵们正在挖坑。

我走到河边，骑上吉尔吉斯人(驮载的)的马渡到对岸。

“怎么，想在浴池洗个澡吗？”临时浴池的倡议者大尉普某遇上我问道。

“难道还能在浴池里洗澡吗？”我很惊奇地问道。

“不错，是真正的，由大自然升火烧热的。”他回答道，“不相信吗？我们去看看吧！”于是他领我走到用作浴池的一个帐篷里。

我是多么快乐啊！一个半月没能好好地洗一个澡。在一周一周地和衣而睡之后，突然有了浴池！

当我们走近时，工兵们丢开工作，向我们立正。

“完工了吗？弟兄们！”普某问。

“是的，长官，差不多全挖完了，现在该把帐篷的各边填平。”

“这水怎么会是热的呢？长官！”显然是不太胆怯的一个士兵问道。

“这个嘛，是这样：地底下有火，把从它近处流过的水烧热了，因此流出地面以后也是热的。”

这个士兵愚蠢地微笑了一下，走到围成一个圆圈的向导兵那里说道：

“真妙啊，弟兄们，长官们说了，地底下有火，那咱们为什么不烤得慌啊？大概，是说谎吧！”

“既然长官们说了，那就没错！”

“瞧吧，又出来个聪明人！”另一个帮腔说道，这个士兵害臊地溜走了。

“喂！快把茶壶拿来，干嘛目瞪口呆地站着！”“爱发脾气”的上等兵马克西莫夫大汉向一个年轻的士兵喊道。

这个士兵弯下腰在温泉里舀了一下。

“放茶叶了吗？”上等兵问。

“马上就撒上，马克西莫夫大汉！”

“你怎么撒呀，先把茶壶放在水里加加热！”

“是！”

“弟兄们！瞧，应该感谢，”上等兵转向士兵们继续说道：“上帝可怜这个士兵，知道他没有可用来给自己烧壶水的东西①，把现成的开水给送来了。”

在各种各样的俏皮话中，茶壶很快地从一个人手传到另一个人手中，一一注满了木质的行军碗。

午饭后，我经过士兵们的帐篷，听到这样的谈话：

“怎么回事，波塔佩奇，这现成的开水喝得我肚子怪疼的，你感觉怎样？”

“我也一样，马克西莫大汉，大概得到军医那里去一趟，弄点药

① 在雅什里库里完全没有燃料，甚至没有优若蒙。优若蒙也在离它很远的地方。只好去捡干粪块和带领整个连队到江卡英达河去弄木柴。

水来。”

“对了，实在应该到医疗站走走，否则会给我们派勤务的——真倒霉！”

于是两个士兵朝着医疗站的帐篷走去了。

到晚上，胃痛患者增多了。第二天在热泉眼附近再也看不见拿着碗和行军水壶的人，只有一些洗衬衣和洗澡的人了。

阿尔楚尔河的整个右岸象是蒙着一片片充满洁净、透明的水的小水洼，从中散发着水蒸气。在其中一个水洼的上面搭着一个帐篷。浓浓的水蒸气透过它上面的缝隙冒出来。我试着走进帐篷，但是不可能，里面热度太高！

我看了看所有的泉眼。总共有七个，温度各不一样。正如勘测所探明的那样，泉水里饱和着硫磺。由于硫磺的自由沉淀，沿岸的石头呈金黄色。最热的泉眼达列氏① 七十度。因此当我们使用这天然浴池时，必须向泉水里倒进若干桶冷水，才能够在里面洗浴。为此，工人们挖通了运河，从河中向浴池引进一些冷水。

在这种浴池里洗个痛快的澡该是多么大的享受呀！我们都给了它以应得的荣幸。每天从大清早直到日落西山，营部吹起安息号为止，人们聚集在浴池的帐篷附近按次序等待着入浴。

阿尔楚尔温泉由于具有有益于健康的特点，被当地人视为圣泉。正如吉尔吉斯人向我说的那样，用它完全治愈了年久的风湿症，还有其他一些病症。阿富汗人和 1888 年前驻扎在此地的中国人，也都认为这些温泉是圣泉。为了敬奉这些温泉，甚至修了设有祭祀用的石供桌的庙宇。

在美妙的沐浴之后，我感觉真爽快。我走进了公共食堂，这是搭在两个对称挖掘的凹沟之上的长帐篷，这两个对称的凹沟是为我们放脚用的。人已经很多了——都在等待早餐。

① 列氏 1 度等于摄氏 0.8 度。——译者

吃完饭后，我们就回到了自己的帐篷里。

天气很热，在帐篷里透不过气来，刚刚躺下休息一会儿，就满脸大汗，我马上爬到了外面。

“喝茶吗？”军事工程师谢列勃列尼科夫从帐篷里招呼我。他是部队最受人爱戴的军官之一。

“喝茶，很高兴！”我回答着并走向大尉的帐篷。我非常喜欢同这个人谈话，更何况希望他能透露给我一点有关我们命运的消息。我什么新消息都不知道，我们继续待命，然而什么命令也没有下达。简直难以忍受了。

在谢列勃列尼科夫这里，我遇上了哥萨克大尉弗某；他坐在行军床上喝着白兰地。

“身上轻松啦！”他说着把手伸给我。“真的，美妙的浴池，是吗？”

“妙极了！”我回答着便坐到折椅上。

“你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正在给我讲有趣的东西哪！”大尉说着转向我，“关于这次侦察，在我们出发的前两天就由斯克尔斯基进行了。”

我全神贯注地听这个消息，并准备好了记事本。我对这次侦察非常感兴趣，一直在等待机会听听有关它的情况，这机会终于来了。

“是这样，先生们，”大尉开始道，“当7月15日和部队分手后，我们的百人连在阿克苏河上游挺进。天气很好，马匹精力饱满地走着，而我们在早上聚餐气氛的影响下大家的感觉都很舒畅。下午三点钟左右我们走到陡峭的阿克布尔河岸，并在那里停下来过夜。停留处还是说得过去的，同时还有足够的喂马的青草。但是夜里突然下起大雪，太阳刚一冒头这雪就开始融化。到我们出发时，只在一些凹地还残存着七月之冬的痕迹。

“我们侦察的目的是绕过大小帕米尔，同时也清除在我们领土

上修建阿克塔什堡垒的中国人，然后在雅什里库里湖与部队汇合。

“天刚亮，哥萨克就给马备好了鞍，装上驮载辎重。我们喝足了茶就上路了。然而这次行军特别艰难。我们刚刚经过古达尔墓就进入四周的山洪造成的泥泞的沼泽地。马匹经常跌陷在松软的泥土里。而这里还有在当时非常令人厌恶的一个情况，迫使我们陷于窘境：当我们的马刚刚踏上一小块干燥的土地时，侦察队长就注意到一团黑糊糊的烟雾似的东西低低地压在前面可望见的沼泽之上。

“‘当心’，他说，‘要知道，这是一种有害的蒸发物。据说在这些荒凉偏僻的地方常聚着使人窒息的气体。

“‘反正你也逃不过，必须走！’我回答说，话音未落，我扬鞭纵马快步向前面可见的烟雾急驰而去。

“突然间，我发生了什么情况只有上帝知道。

“我扔开缰绳，开始无情地打自己的脸，在这张脸上起码落上了三千只左右最凶恶的、使我们误以为雾的、沼泽之上的疟蚊。

“我的马摇头甩尾，尽管十分疲劳和道路崎岖不平，驮着我猛然朝着尚达阿乌扎峡谷的方向急驰而去。我回头一看，百人连跟随着我奔驰着。哥萨克们挥动着双手向这些可诅咒的蚊子发出的漫骂直传到我的耳边。这种场面如此滑稽可笑，致使我，虽然脸上被叮得火辣辣的奇痒难熬，目睹这人和蚊子作斗争并从它们那里逃出的情景也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蚊子如此之小，甚至钻到衣服底下，然后不得不时时搔痒和常常想起这个可恶的地方。然而我们的敌人继续追赶着百人连直到尚达阿乌扎峡谷。在那里出现了搭救者——骤然吹起一阵冷风，蚊子马上消逝了。

“‘啊！瞧啊！山村！’我听到一个哥萨克的喊声。

“我看了一眼，感到满意的是看见几个帐篷舒展地分布在一个悬崖之下。吉尔吉斯人看见驰近的百人连，都骑上马出来迎接。这

些吉尔吉斯人认为自己是中国臣民。他们是多么不同于阿赖游牧民族类型的人！与其说他们象吉尔吉斯人，不如说象中国人。他们之中的一位显然是村长，骑着衰老的瘦马走近我们，下了马之后把手放在肚子上鞠了一躬。

“百人连的翻译官马上出场。于是我们开始向这位村长询问有关中国人的情况；但他回答得很含糊，我甚至从他的回答中看出他是完全同情中国人的。必须指出，帕米尔的吉尔吉斯人是非常拥护中国人的，喜欢中国人，并且非常愿意服从全权的中国皇帝的意志。首先，这种喜欢是来源于中国人不向游牧民族征收任何赋税，不欺压自己的游牧民族的臣民，只要求他们的村长每年到塔什库尔干古堡去拜见张大人一次。这样的负担，吉尔吉斯人当然完全可以接受，因此当游牧民族的另一部分人在野蛮地对待自己臣服者的阿富汗人统治下饱受痛苦的时候，他们心满意足地承担这种负担。

“村长对我们说，中国人在阿克塔什堡垒驻扎着驻防军，并说中国的数旗马队不久前曾在这里，并且很快就会回来。还说什么中国人是优秀的射手。一句话，尽量吓唬我们，希望我们马上掉头返回去。这之后，保持东方好客的习惯，把我们请进最好的帐篷，当然我们没有拒绝这个，不久躺在吉尔吉斯人柔软的地毡上愉快地慢慢品茶。

“同时，为防万一，在中国人可能出现的方向都布置了巡逻队。天空逐渐布满了阴云，下起雨来，这雨一直下了一夜。天气特别冷，我们不知不觉落脚到这儿的这个帐篷却把我们从不愉快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了：在外面下着倾盆大雨的时候能安坐在这个帐篷里。一切都很平静。拂晓前巡逻队回来了，没有带回任何有关中国人的情报，我们又向阿克塔什推进。

“这里有些地方高达一万七千呎，使人呼吸颇感困难。马疲惫

不堪，它们的呼吸声变得象蒸汽机的嘶嘶声。我们往前面走着，并派出了侦察兵。中午这里逮捕了一个中国马队的侦察兵，并把他带到侦察队指挥官那里。这位人物引起全体哗然大笑。既象一个婆娘，又象某种奇特的丑八怪，骑在瘦马上，背上揹着一个带弹仓的步枪。这位不寻常的人物挥动着双手，不容打断地说个不停。我们叫一个当地的吉尔吉斯人，请他把中国人说的话翻译给我们的翻译官。很难和这种类型的军使进行谈判，他还没有听完一个翻译过的完整句子，又重新开始说他自己的。他说中国人在堡垒里，现在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就在这两天将有六旅马队增援，那时我们将被迫离开这里。正当无意义的拖延时间的过程中，我仔细观察了这位中国人的外貌。

“没有胡须的象烤苹果似的脸，因吸服印度大麻和鸦片而留下的松弛和呆板的痕迹，一副令人生厌的神态，半腐烂的黑牙齿和一道窄缝的小眼睛，眼角向上吊着，这就是中国皇帝的臣仆的一副丑陋的尊容。

“‘告诉他，他可以走了。我们很快就到达堡垒。’考察团长说。

“翻译官把话转告中国人，他骑上自己的瘦马，用马鞭子狠狠地抽打着马急驰而回了。

“我们朝堡垒前进。半小时后已到达它的墙根。没有看见任何人，好象谁也不曾到阿克塔什来过。

“不大的滑稽泥的碉堡高耸在山前地带，用它那黑色的堡垒的枪眼冷淡地望着我们。我们骑马长驱直入工事，马上有一幅画面呈现在我的眼前：整整一群我们所遇到过的那种丑八怪把枪放在自己前面，站成一排。他们的面孔仿佛是一个模子冲制出来的，彼此非常相象。头上包着蓝头巾，饰以白色的花纹；在后脑勺上露出头巾竖起的一端，使人联想起农村的娘们。

“‘真象一群娘们！’哥萨克中有人说。‘真的，这是些娘们！不是

士兵，呸！你！这讨厌的东西！'哥萨克的一个军士气愤地说。

“这些士兵的军装是：用结实的粗布做的，胸前和后背带圆圈的棉背心，圆圈里都印着服役迄止年限，武器的种类、官衔、姓名，甚至还有马队的名称等字迹。长长的咖啡色的男长衫从一旁开口，直拖到地面，样式象俄罗斯女无袖长衣，大腿两侧的细棉布护腿一直垂到膝盖，接着是同一种颜色的袜子，足登毡底绣花黄色布靴。

“他们的长官，即军士向我们解释说，他不想和俄国人打仗，也一般地说不想和俄国人发生争执，因为他的政府没有授权他这样做。但如果我们一定要占领这个堡垒，那么中国的红旗和蓝旗马队都将到这里来，并且一定会把我们赶走。这位不幸的中国人以为我们打算逮捕他的驻防军，当我们向他说，叫他回去时，他甚至表示了极大的震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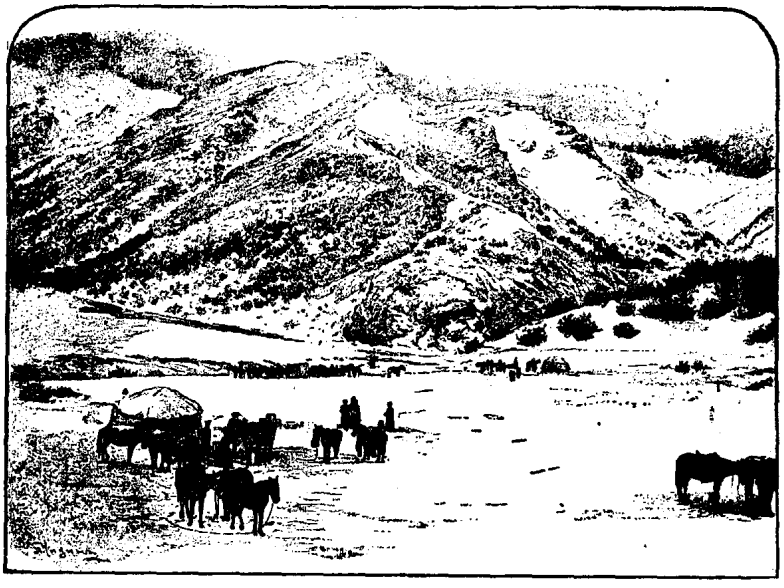
“当翻译官把这点向他说明之后，中国人马上拿起自己的武器、旗帜，骑上马一个接一个地跑出堡垒，并且很快就消失在峡谷中了。看样子他们非常害怕我们会改变我们宽大的决定而不放他们回去。

“总的来说，中应该指出，国的边防军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名义上是士兵，实际上是不顶用的。

“当这队勇敢的驻防军刚一离开堡垒，我们就去仔细观察这个堡垒，并把它的平面图画在行军图纸上。这个堡垒是个简单的、正方形的空间，四周用滑稽泥墙围着，沿墙从它里面伸展出一个箭形的阶梯。这里同样设置了驻防军和马匹的房子。几袋大麦，还有不少面粉被这些胆怯的边防军匆忙丢在堡垒中留给我们了。我们的马匹饱餐了一顿中国饲料，而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夜，寄出情报后，天拂晓，我们就继续前进了。

“我们的道路铺展在相当宽阔的山谷中间，一直伸延到阿克苏和喀拉两河。翻过几个不大的山坡，我们下到了河边，涉过阿

克苏河浅滩，然后在越过一个不大的峡谷时又横渡喀拉河。最后这一次渡河极其艰险，骑马的人稍不小心，或者马走错一步——他们两个就将一去不复返地沉没了。因为河水在深处非常湍急，并夹杂着大量的砂石，马一经跌倒就无法让它站起来——湍流会把它和骑马的人一起带走。



“过河之后，风景完全变了：有些地方出现了绿油油的青草，越来越经常地遇到有大群牛羊的吉尔吉斯山村。我们沿着克则勒拉巴特河的多沼泽的河岸前进，山村在右面，我们从它的左面开始攀登可以看到的同名的山口。

“‘先生们，我们要在这山口下宿营！’考察团长说。

“‘这是为什么？要知道还早哪，我们可以大胆地翻越过去。’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能翻越过去。关于这个地方我早就得到特别的提醒，甚至在约诺夫的地图上也作为最讨厌的地方为我做了记号，这里笼罩着一种所谓瘴气！’

“‘瘴气？这是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吗，瘴气就意味着窒息。这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水土关系和无风，聚集了一股碳酸气而产生的，这股碳酸气在离地面半人高的地方聚集着。这种地方在帕米尔相当多，它们是旅行者的真正灾难，因为只要人或马跌倒在地上，就注定不能再爬起来了，他们一定要憋死的。所以我请求你们，先生们！’他向我说道。‘要特别关照我们的人，不要让他们休息，不要让他们坐在地上，上帝保佑千万别发生有人感到自己完全病了的情况，在这里是无法过去的。咳！我如何才能想出办法，不必停下来养精蓄锐就能克服这种障碍？’

“当然我们完全同意指挥官的意见，并且非常愿意在山口下过夜。

“登山时天气非常冷，潮湿的冷风穿过暖和的棉袄直刺骨头。巨大的岩石碎块堵塞着本来就很狭窄的小路，这样一来，我们只好总是拐弯抹角地在这些岩石中间走着，甚至有时还要横渡从山口流下来的小溪。有几个不大的湖，一个比一个高地分布在山坡上，被暗嚣的山中天然水路连成一片，横在我们的路上，但它们是死湖。既没有鸟在湖面上飞翔，也不见鱼游湖中，只有水中的荒凉的物质阴沉地透过灰色的难堪的环境显现着。正是在这些湖的附近我们感到窒息。我不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别人感觉怎样，但我可以尽可能把我所感受的一切和我所观察到的百人连和同事们的情况告诉你们。当攀登到第二个湖的时候，我开始感到憋闷。感到衣领太窄，我解开了领子，但这也无济于事。耳朵里嗡嗡作响，太阳穴的血管突突地跳着，心跳也开始不均匀了。我不禁恐惧地抓住胸口，然后又按了按手上的脉搏——我觉得我要死了。脉搏微弱地跳动着。幸而这种现象很快就过去了。有几次鼻孔流血，而同时发现许多人的唾液被血染红了。马呼哧呼哧地喘息着并向上仰着嘴脸，

我感到极度的衰弱，我的手已无力抓住缰绳，落在鞍桥上了，军刀向后拖拉着肩膀，头也垂下来了。突然我感到困得难以忍耐，我是多么想跳下马躺在石头上睡上一觉啊！噢，那时为了实现我那秘藏在心中的念头我什么不能做啊！每一块在砂砾上投下荫影的石头都在引诱我躺在它的覆盖之下。我的马开始绊跌，因此我不得不下马步行。全体哥萨克都下马排成徒步队伍，两匹驮马倒毙了。

“虽然又冷又刮着风，我却十分痛快地在河里洗了个澡，同时，当我们刚一下到小帕米尔山谷时，我们的力量就恢复了，病态也消失了。我们甚至心情十分舒畅地彼此开着玩笑。再往前，我们要走的是通往大帕米尔一条讨厌的路，这条路一直通维多利亚湖（萨雷库里）。风继续吹着脸。我们中途经过几个湖，大群的野鹅和野鸭在湖水上游着，因此，我用步枪一枪就打死两只野鸭。

“后来我们沿着崎岖的斜坡往下走，来到一个雪山环绕的凹地。这个凹地从东到西呈椭圆形。浓密的白云布满了天空，象盖上一片密实的白幕，有时太阳透过他们那淡灰色的物质，照耀着苍白的、裹在云中的阴郁的顶峰——它们象欣赏自己的雄姿似地在水面平静如镜的巨大的萨雷库里湖里倒映着。这个湖象一块小镜子似地镶在这个凹地的正中间。虽然是七月，这里却很冷。我们刚刚支起帐篷就下起雪来；接着飞旋起暴风雪。这七月的冬天丝毫不亚于北方的二月。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一切都变成白色的了，凹地里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雪。而四周的群山几乎完全隐没在它们的白色幕布的包裹之中了。谈不上什么舒适地在帐篷里过夜，甚至连弄点燃料点着火烧壶开水都不可能。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钻到温暖的羊皮袄里，把自己裹在毯子里，在冷到可以睡着的情况下尽量地睡，我就是这么做的。

“我睡熟了，与此同时雪一直不停地下着，雪层也不断的增厚，以致完全埋没了我的简单住所，最后我和我的小帐篷完全消失在

雪堆的下面了。

“渡过帕米尔河时，我们克服了颇大的卡英达山口的障碍，又开始攀登哈尔果什。在山口上一幅和帕米尔自然景象截然不同的图画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山口完全被多汁的青草组成的绿毯覆盖着，在这绿色的地毯上盛开着五颜六色的、繁茂的野花。但是，当我们刚刚下到楚库尔库里河时，又是灰色的荒原冷酷地铺展在前面。吉尔吉斯人在这里迎接我们并告诉我们，在阿尔楚尔驻有阿富汗人。我们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作好充分准备，以便在突然袭击的情况下，予以回击，继续向雅什里库里挺进。我渴望和阿富汗人遭遇，我希望着一种强烈的刺激，但命中注定我不该体验到这种刺激，它们落到你们的头上了，幸运儿！我为我们迟到雅什里库里一天懊丧透了，都是这可诅咒的瘴气，没有它，人们不会在中途停留一天，我的愿望也就会实现了。对了，前面还有许多任务等待着，只要我们活着就能看到。”

大尉站起来了。

我们感谢了他的有趣的讲述，彼此握握手就各回自己的帐篷去了。

十一

返回木尔加布　7月22日的阅兵式　被俘的阿富汗人　一个俘虏的故事　阿富汗人和他们的军队

“听见什么了吗？先生们！”营副官走进我们帐篷问道。

“什么都没听说，您就快说吧！行军？继续前进？”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是的，象螃蟹那样返回木尔加布。”

“这是不可能的，胡说八道！”巴兰诺夫说道。我也不相信。

“瞧！你们这些不轻信的人！读吧！”副官一面说一面把命令书交给我的同房间的人。“正好往下看完并签上字。”他又补充道。

的确，命令上写着同意军事大臣的命令——不再向前推进，而返回木尔加布，在那里着手修建堡垒，准备过冬。

“怎么是这样的，你看，舒格南完了！”巴兰诺夫道，“约诺夫为什么要待在这里？就是没有食粮我们也能走到的，与其毫无目的地待在雅什里库里，还不如返回去的好！”我的同宿舍的人抱怨道。

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我极其讨厌老是待在这里，现在，问题很清楚：我们全体都返回马尔格兰还是留在帕米尔过冬。全体人员都走得厌倦了，情绪也很低落，同时这里又传来了俄国发生霍乱的消息，使得有家庭的官兵为自己的家属的命运担忧。每一个邮局都传送着开始出现在俄国居民中的死亡的消息。人们都垂头丧气。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我们彼此互问道。但谁也不知道。

第二天，我从住着俘虏的帐篷走过，突然听到有人从帐篷里叫

我："先生，请到这里来一下！"

我走近一瞧：在帐篷里的地毡上坐着几个阿富汗人，其中有一位是被逮捕的军官，他会说乌兹别克话。

我很喜欢这个阿富汗人，他的面部表情有某种令人神往的东西。我常到他那里去，用萨尔特语和他聊天。有时聊上几个小时。现在，他的脸上流露出不寻常的悲哀。

"是要把我们都枪毙吗？"他问道。

"什么？"我睁大了眼睛望着他，"你这是从哪里听到的？"

"就是吉尔吉斯人说的，仿佛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不，不会的，你放心吧，"我对他说："这是谎言，最近几天可能释放你们。"

"唉，我有点不相信——看起来，我再见不到法扎巴德了。您知道吗，先生，我在法扎巴德还有个妻子和儿子，我非常心疼他们，没有我，他们就完蛋了。而妻子是怎样一个美人啊！您瞧，古尔达班也有一个未婚妻，也在等待他。"他说，指着一个在那次小冲突中侥幸未受伤的年青的阿富汗人。

这个阿富汗人不明白人们说什么，但当他觉察出是在谈论他时，便微笑了一下，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

阿富汗人坐着，低垂着漂亮的头。显然，在想些什么。突然他目光转向我，并完全出乎意料地问我：

"您想听吗，先生，我给您讲讲我自己的事？"

"非常高兴，请讲吧！"

我看出这个俘虏很想和谁分担一下自己的悲喜，显然，他想用这个故事把使他为之不安的坏消息所带来的沮丧的感情淹没。当他看出我是一个同情他的人时，他表现出进一步和我相识的愿望。此外，很想报答一下我对他的关注。他显然已看出，我带着多大的好奇心对待他讲的故事。我甚至用笔记下了许多。于是他就决定

使我得到满足。

“知道吗，先生，我不是阿富汗人。”他开始道，“我按出生是萨尔特人。我出生在浩罕。那时胡多亚尔·汗掌握汗国的大权。我的父亲是个收税人，在可汗那里担任一个职务。我记得我母亲是一个年青美貌的妇女。我知道人们谈论过她，说象她那样的美人在浩罕还不曾有过。我们生活得不算贫穷，几乎每天都有一大群亲戚到我们家里来吃抓饭。但有一次我们家里发生了可怕的灾祸，人们找到我妈妈时，她已被人杀死了。我的父亲陷入绝望中；他爱我的妈妈，他和她一起生活得很和谐。然而，由于没有捉到凶手，法官怀疑是我的父亲杀死了我的母亲，审讯了他并判处了他死刑。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一个无辜的人作出这样的判决，但我深信，我的父亲在这件事上是完全无辜的，何况他是一个笃信上帝的、非常诚实的人，怎能犯这样的罪行？两天后，我们城里传播着一个消息，将要对我的父亲处以死刑，因为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一大群人来到集市的广场上。

“‘喂，让我们一起去吧！’我们的仆人哈桑说，‘你会看到人家如何杀死你的父亲，因为他杀死了你的母亲。’

“我突然感到如此恐怖，颤抖得象在发高烧似的，大声哭叫着沿街跑起来。

“我在城门那里清醒过来，想了一下——某种不由自主的力量支配着我，——我突然决定不往回走，而是沿着马尔格兰的道路朝前走去。当我坐在一个山村的栅栏旁休息时，太阳已完全落到阿赖山后。此时我已感到精疲力尽，饥饿折磨着我，但疲劳占了上风，我竟然沉沉地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已是清早，有个人在身旁推我。

“‘你为什么在这里躺着？’一个蓄着长长的白胡子的老头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告诉了他。

“‘你的父亲在哪里？’

“‘父亲被杀死了。’

“‘母亲哪？’

“‘母亲也被杀了。’

“‘唉，你这不幸的人！’老头说着，‘好吧，跟我走吧！’

“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山坡民房。有一些蓄着象塔吉克人那样的大黑胡子的人们围坐着。那里放着一些面饼。人们给了我一杯茶和一块面饼。我满意地充了饥、解了渴。在山坡民房里的人们都讲塔吉克话。我什么都听不懂，但我发现人们是在谈论我。他们之中有一个人给了老头一些钱，就牵着我的手从这山坡民房走出来。

“‘骑上！’他指着一头嚼着三叶草的驴对我说。

“我骑上了，而在我后面又骑上了这塔吉克人。——我们就出发了。我们沿着这大山走了好久，使我时常感到害怕，怕摔下来跌进这深渊里。塔吉克人既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给茶喝，给东西吃，——一句话，待我很好。我们就这样来到了法扎巴德。就在这里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我被卖给了一个名叫穆斯·马马特的阿富汗人，他要我做他的儿子。当我满十一岁时，他送我进了学校。

“我学得很好，学会了写和读。于是我的新父亲把我领到喀布尔，并且决定送我进军事学校。我在那个学校里念书是困难的。那里是培养阿富汗名人子弟的学校。我不得不忍受打骂和嘲笑。但我忍耐着这一切，兢兢业业地在喀布尔学习了五年。那时我已经十六岁了。由于我的个头和外貌我已经被培养成为阿富汗近卫军士兵了。

“团长马德日尔非常喜欢我。一年以后我晋升为军士。我常到

自己的长官家去作客，我们相处得十分友好。但是我内心开始不安起来：马德日尔有个女儿象画中的美人一样。我爱上了她，我这颗年青的心充满了对她的爱情，每当晚上我坐在她父亲那里时，她的目光也久久地不肯放过我。于是我鼓足了勇气向马德日尔剖白了我对她女儿的感情，老头相当高兴，并问自己的女儿莱伊利娅是否愿意嫁给我，而她正等待着这么一天！于是就举行了婚礼。噢！当时我是多么幸福啊！一年以后我有了儿子——我非常高兴不是女儿，因为我们阿富汗人认为第一胎生女儿是件丑事，而同时埃米尔又给我了军官官衔。只是你，先生，请不要向任何人说我是军官。两年以后这里突然爆发起义。我跟妻子分别了。整年地战斗在舒格南和罗善。阿拉可怜我，使我安然无恙地留下来了。在枪林弹雨中竟然一弹未中，却象一只狼似地落入陷阱。即使死，也应该在战斗中死去，而现在却要象一只狗似地被枪毙，我想不如自杀算了，但想到妻子和儿子将成为……心里就很难过。”

阿富汗人的眼睛里闪着泪光，但他很快克制住了。

“喂，先生，我看你很喜欢我，我也喜欢你，请你去打听一下，几时结果我们。”

“不会对你们做出什么的，会放你们回家的，上帝保佑！就是如此。”我说。

阿富汗人苦笑了一下，没有表示异议，但从他的目光中我看到他坚信自己的揣测，并且根本不相信我所说的话。

“好吧，再见！”我说，握了握他的手，洋溢着对这个俘虏的喜爱之情向自己的帐篷走去。

是的，阿富汗人是值得赞扬的，他们有许多长处可说，因此，我要描写一下中亚细亚居民中这个奇特的、非常有趣的民族。

阿富汗人在他们四周围的东方民族中是很出众的，并且同亚洲的骄弱、懒惰的居民完全不同。

这个人口较少的民族团结得象一家一样，浸透着军人的精神，没有屈服于东方热带国家的影响，而是严格地保存着自己的习俗，忠于自己简单、严格的生活方式。

英国人普遍带到他们所占领的国家去的文明，并没有起到破坏阿富汗人的固有道德的作用。这种破坏作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无论是不久前被英国人的文明所开化的或者很久以来从属于英国的亚、非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里是常见的。阿富汗人则相反，他们从英国的文明中尽可能只汲取其优秀的品质，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使自己的军事更趋完善方面。他们认识到这个事业必须有所进步，因而积极地采取了巩固自己国家的措施，不吝惜自己有限的财经力量，以顽强的劳动，使它得到更大的提高。

在本世纪末期，阿富汗人在军事技术方面的成就已达到无愧地被称为亚洲第一流的军事民族。

一向担心印度的英国人很了解阿富汗对俄国的敌对态度的重要性，因而采取一切措施尽力控制这个国家，为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不择手段。

然而，英国供给象阿富汗这样的民族以武器、弹药，训练他们的军官——这些军官都是在英国人顺利开设的学校里受过相当正规的教育，并且自己也能出色地教练士兵——这一切无疑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使英国人自食恶果。他们徒然认为在紧急关头阿富汗人会成为他们的助手。相反，如果俄国人不干涉他们的领地，阿富汗人会自行起义反对英国的。阿富汗人不怕英国人，相反，他们倒是担心俄国。尽管他们喜欢吹牛和傲慢自大，他们却毫不隐晦地谈出了这点。

阿富汗人对俄国人的看法如何，可以从我和一个阿富汗军官有趣的对话中得出结论。我是在帕米尔和这个军官相遇的。他就是将阿卜杜拉赫曼的信转送给约诺夫上校的穆拉德·汗少校。

这个军官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印象，从和他的谈话中我满意地发现，他是个受过相当教育的、不失为机灵的人；他善于随机应变，正如常言所说，总是振振有词，对答如流。我极其好奇地想知道阿富汗人对我们俄国人的观点，我当着这位少校直接把谈话转到这个题目。

应该指出的是，穆拉德·汗少校讲话的态度并不比我在雅什里库里的小冲突以后所遇到的阿富汗人更朴实一些。我认为他的话有很大部分是真实的，但是，在他的谈话中也可以清晰地辨别出谎言来。

对我提出的有关阿富汗军队和他们的组织情况的问题，他开头用了一些不连贯的话，比如"很多"呀，或者"很勇敢"呀，"武装得很好"呀一类简单的词语来搪塞。当我涉及到他的政府的政治活动时，他简短而不客气地用一句话打断了我的话："这方面长官们知道。"然而，当话题转向英国人时，他却活跃起来了，他的眼睛燃起万丈怒火。于是他很快地开始讲起来，使得翻译紧跟着他。从他的声调里就可以觉察出，他是如何仇恨英国人。举例说，他是多么醉心于完全否定阿富汗人对于英国的任何依附关系。他说阿富汗人现在有自己的兵工厂，自己的军事学校可以培养出十分有教养的军官。

"我们喜欢俄国人，"他说，"因为他们勇敢和宽宏大量。如果他们打算到印度去的话，我们甚至愿意协助他们；我们不需要印度，我们满足于自己的阿富汗。只是热切地希望一点：俄国人不要干涉我们的国家。如果俄国仅仅要印度，那么阿富汗将站在俄国队伍的最前列。"

对7月12日的冲突他的看法完全合理。他说，大尉古莱姆·阿伊达尔·汗完全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但批评他没有得到阿卜杜拉赫曼的命令就向俄国人开火。阿卜杜拉赫曼，按他的说法，是不

希望成为“白沙皇”的敌人的。当谈到我们争论的帕米尔的边疆问题时，他甚至相当独特地说俏皮话：

“可以看出，您认为利亚安加尔是你们的，”他说，“那为什么我们骑兵团至今还驻守在那里呢？”

“那是因为，”一个军官反驳道，“你们的团丝毫没有妨碍我们，如果它不利于我们的行动，那我们会找到措施排除这个障碍的！”“这样，”穆拉德·汗说，“这样说利亚安加尔就是你们的？”“是的，我们的，”中尉克某肯定地回答道。这位阿富汗人冷笑了一声，珍珠般的牙齿闪亮了一下，拿起请他吸的卷烟又补充道：“那末按此种逻辑推理，彼得格勒是我的！”类似的俏皮话引起全场人的哈哈大笑。然而我们的这位阿富汗客人却不笑，绷着严肃的脸继续抽烟。

我很感兴趣地从少校那里探知 1892 年 7 月 12 日的冲突后曾被我方俘虏的阿富汗官兵的命运。得知他们都活着并得到阿卜杜拉赫曼的奖励，我非常高兴。

穆拉德·汗同我们一起完成了几次行军，但他不习惯于完成五十俄里以上的行程。他的感觉不大好，据说他们行军的路程要短得多。并带着毫不掩饰的惊讶看着我们精神饱满地行进着的步兵。

和阿富汗朋友分手时，我们被邀请到法扎巴德去作客。他把我们的名字都抄写在他的小本子上了。他在自己的、由巴达克山和舒格南的现役军人和几个骑兵组成的随行人员的伴同下回阿富汗了。

对俄国类似的好感和某些恐惧心理无疑在所有阿富汗人那里都能觉察到。我所遇到的那些人所表露出来的无论对俄国和对英国的感情都与少校所谈出的感情一致。至于谈到阿富汗士兵，那么可赞扬的，只是他们那些好的东西。

阿富汗人做为军人，无论就其仪表，还是其盲目追逐军人传统

的精神都极其可爱。他们勇敢、坚忍不拔、宁死也不放弃岗位，这点已为大尉古莱姆·阿伊达尔·汗在阿尔楚尔哨所英勇牺牲的事实和从英、阿两国的纠纷中的一系列事件所证实。

阿富汗军官

除了这种不怕死的精神外，阿富汗人具有无私的忠诚，世界上任何的财富都不能迫使他放弃自己的职责和背离对埃米尔所发的誓言。他什么都不攫取，拒绝一切。舒格南人，这是他的奴役者——阿富汗人的凶恶敌人，就是这些人对于他们作为军人的反映也是很好的。“阿富汗人是凶恶的敌人，”一个舒格南人对我说，“但他们比英国人勇敢，虽然他们的武装远不如英国人。他们经常以果敢取胜。最小的一部分力量有时能向敌人最强大的兵力进攻，只要阿富汗人一进攻，那么不是死亡便是胜利。”

手持一把马刀单独与一只老虎决斗的事例被相当突出地画出，作为阿富汗士兵勇敢精神的范例。类似的决斗在阿卜杜拉赫曼军队里很流行，甚至在军官中间也成为一种竞赛的项目。

由于经常同英国人作战，阿富汗作战艺术逐步发展，同时改善了它的军队和士兵的生活，最后使军队组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士兵受到很好的训练，整洁、漂亮地穿着规定的军装。军官们也得到比较正规的教育，他们之中有很多人相当精通英语。

阿富汗共有八万军队，同我们一样分为三个兵种：步兵、骑兵和炮兵。前两个兵种又分近卫军和一般军队。一般军队又包括非正规军和非常备军。近卫步兵以自己穿戴之美炫耀于人。当然士兵的相当漂亮的军装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近卫步兵的美观。这种军装是用镶白边的红色呢子制成的，衬有白色或黄色的领子，翻着袖口，并有红色或黄色的肩章和饰以英国徽章的铜钮扣。他们的头饰是皮革或缝上衬里的毡子制的头盔或者是用厚呢子制的头盔，在它的前面也佩戴着英国的铜帽徽。咖啡色或者白色的裤子和一双前尖弯曲度很大的皮鞋，这就是近卫军的全套服装。

某些近卫兵团以白缠头巾代替制帽式的头盔。它比起制帽式的不象样子的头盔无可比拟地适合于阿富汗人。

尽管这套军装很漂亮，这个团毕竟还要让步于骑兵。骑兵们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简直是妙不可言。真是阿富汗美男子！他们神态活现地缠着缠头巾或者头戴圆锥形的羊羔皮帽，身穿黑色的小棉袄，步枪紧贴在背上，一副英俊的军人仪表令人感到比穿着最时髦的欧洲军服的阿富汗人勇敢、刚毅得多。

阿富汗的骑兵骑上马以后，象我们的哥萨克一样，用力牵制住马。骑兵的第一桩心事就是他那匹跑马，他宁可自己挨饿也不能剥夺自己心爱的马的饲料和对马失去很好的照料。阿富汗人还有一件非常讲究的物品，即他的白刃。在茶馆或军官的娱乐场所，常为这个题目引起热烈的争论，有时甚至以流血的斗殴而告终。

阿富汗美男子都蓄有大胡子，漆黑的鬈发被梳拢和蓬松在鬓上，从白色缠头巾下面美观地露出一绺，不无卖弄地剪修或刮过的胡须，具有军人的骄傲的英姿，在你遇见荒凉的帕米尔居民和它四周汗国的居民之后遇上他们，自会感到这是一种快慰。阿富汗人最

令人喜欢的一点是，你可以看出他是武器和精神的伙伴。而如果遭遇上他这样的敌人，看到在你面前有一张英雄的、果敢的面孔也会愉快得多，并且意识到你战胜的是什么人，面对这合格的、勇敢的敌人，你的每一步都有危险。

十二

返回木尔加布　释放俘虏　大尉斯克尔斯基沿着大、小帕米尔进行侦察　布才拱巴什　塔什汗纳　约诺夫山口

到了7月25日——出发的日子，约诺夫上校下达了命令，在先遣部队出发前一小时释放俘虏并给其配备全套需用物品，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马上跑到阿富汗人的帐篷里去。

“准备一下吧，马上就放你们回家！”

“这不可能。”

“我在对你说！”

阿富汗人把我带给他的消息转告了伙伴们。

这时部队值日官带着一名翻译官走进帐篷。

“你告诉他们，他们自由了！”他说，“发给他们武器、马匹和口粮，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了。”

当翻译官把这个他们期待已久的自由通知他们时，不幸的俘虏们脸上顿时大放光彩。

他们马上从原地站起来并开始穿衣服。半小时后阿富汗人已骑上马。

“喂，告别了，先生，”我的朋友向我说道，“阿拉会赐给你幸福和健康的！”他握着我的手说。

他是多么高兴！他的脸上流露着节日的欢乐。他姿态优美地骑在马鞍上，等待着发出允许他们上路的命令。

“举枪站队！”发出了命令。

全体都奔向自己的位置，接着各连队摆动着开始站齐了。排

成不大的行列的俘虏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我们面前走过，他们微笑着，向军官们点头致意，他们说："别了，先生们，""别了，先生们。"在察提尔塔什巨石附近，部队仍然分成两个部分：步兵和炮兵，直朝木尔加布推进。而已经向阿克塔什行进的百人连被指派去进行新的侦察，去巡察帕米尔的最远的地区。根据吉尔吉斯人的情报那些地区被中国人占领着。

"好了，上帝保佑！出发吧，大尉！"约诺夫上校对侦察队队长大尉斯某临别祝福说。

"百人连，向右三步走！"发出了口令。

我们溯阿尔楚尔河往上游走去，我们从它左边走过去之后，便时而在古鲁姆达河的左岸，时而在河的右岸迤逦前进。奇妙的景象是那围绕着河谷的群山。它们象陡峭的墙壁似地高悬在河岸上。它们那不匀称的齿形的顶峰象童话中的锁，在这清澈的、格外明亮的天空上鲜明地突现出来。我们登上了捷捷尔苏山口，进入峡谷后停下来宿营。

"在这里明天我们还会尝到窒息的滋味。"大尉弗某说。

"难道在这个山口里也有吗？"我问道。

"不是在山口里，而是顺着它的那一个方面，在低于一千四百呎左右的地方，这种东西反正不是特别忍受不了的。"

我以十分紧张的心情等待着窒息的灾祸，并回想起大尉讲的有关它的故事。不知不觉已登上了山口。沿着多石的土壤铺展开的道路显得非常好，如果不是风雪交加，那么一切都将是很美好的。

从山口下去时，我感到有些虚弱，出现了窒息的征兆，但没到很严重的程度，只是头非常疼痛。在山口的另外一面，天气骤然变化了：不寻常的酷热取代了风雪，因此我们都脱掉了上衣，只穿着衬衣。就这样，我们顺利地走过"窒息地"，进入科尔姆奇河谷，并

在宾杰尔斯基[1]山口下支起了帐篷。这地方是狭窄的凹地，周围环绕着高耸入云的山脉。不大的几片难看的、半霉烂的草孤零零地望着河岸。这里的帕米尔自然景色并不比它的其它地区更有生气。

“长官！”一个哥萨克呼唤着大尉。

“你有什么事？”

“找到青草了。”

“在哪里？”

“就在这个山谷里，”哥萨克指着我们前面的黑洞，“有三俄里远，草齐腰那么高。”

我们命令备马，然后出发。的确，当我们的帐篷刚刚消失在狭长的山石后面时，我们不禁为风景的变化而震惊：高及膝部的青草，壮丽的小溪、洁净如镜的溪水，矮小的灌木丛——所有这一切，都能使你推测出：在这严峻的世界“屋脊”的沙漠绿洲应该有动物。确实如此，当我们还没有走出两俄里时，一个哥萨克就走近我，指着不大的斜坡悄声对我说：“请看，长官，——羱羊！”

在离我们五百步左右的地方有一大群山羊在吃草，——这是些牡羊。牡羊从不成群，最多三只在一起，经常是单独出来游荡。我们下了马，抓起哥萨克的步枪开始向羊群瞄准，羱羊半晌都没有发现我们，这就使得我们能够在距它们一百步左右的地方瞄准。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这就要向羱羊开枪了，”我想。

“喂，可以了，开枪吧！”大尉对我喃喃地说。

两声枪声齐鸣，这声音在整个峡谷中迴荡着。羱羊猛地一惊象炒爆豆似地飞速地沿着峭壁四散开了。结果还是不错的：两只猎获物躺倒在草地上了。我们叫哥萨克捡起两只死羊，并抱着哪

---

① 宾杰尔斯基是1878年随斯托列托夫将军外交使团到过喀布尔的军事地形测绘员，后来在帕米尔工作多年，他一向在土耳其斯坦工作。

怕是再打一只羱羊的希望爬上斜坡，朝着绿油油的灌木丛走去。

“这是什么？狗？”我惊异地问道，指向那不寻常的、困惑不解地站在我们对面的野兽。

“什么狗啊，见鬼！这是当地的熊！”大尉说。

熊停下来不动了。它显然是第一次看见人，非常信赖地站在我们面前，以便仔细地看看我们。这是一个小小的，有如捕狼猎犬一般大小的熊。与其说它象熊，不如说它象狗。它那肮脏的灰褐色的毛皮有些地方已经秃了，显然，它已经很老了。

这只熊泰然自若地以奇怪的姿式站着，只有当我们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走的时候，它才突然跑掉。然而，我们再也沒遇见什么了，傍晚，我们才回到营房，并吃了香喷喷的羱羊肉。

在宾杰尔斯基山口又碰到“窒息”，这是怎样的刑罚呀！但是就在这里，我们把帕米尔抛在后面，走到一个宽阔的平原。从它的左面伸延着藏在云块里的兴都库什雪山山岭。这个山谷有些地方覆盖着高高的青草，有些地方则沼泽纵横交错。

“瞧，这就是布才拱巴什。”侦察班班长指着矗立在几个坟墓之间的一个墓碑说。

我走近它，开始仔细地观察这个著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而且曾做为我们帕米尔领地最南方的据点的坟墓。

这是一个不大的正方形的建筑物，建立在不十分高的地基上，并加盖圆形的顶盖。它的东面有一个小门和一个小窗，这就是它的全部建筑。当我走进建筑物的内部时，迎面扑来一股腐烂的气味，令人不快的黑暗笼罩着墓穴，只有一丝微弱的光线钻进这窄小的窗戶。这个建筑物沒有什么特色。

“这座坟墓是属于谁的？”我问最熟悉帕米尔历史的大尉斯某。

“什么属于谁的？这是布才·达特赫的。”

“知道，但这位布才到底是谁？”我问。

“布才·达特赫是那些被浩罕可汗为了管理帕米尔而派出的全权总督之一。就在这个您现在看到坟墓的地方曾有一个不大的堡垒，这就是它的遗迹，您看。”他指着那倒塌的滑稽泥的墙，“就在这个堡垒里住着布才·达特赫和他的驻防军。有一天，他去向游牧人征收赋税，在收税后回到堡垒时，夜间瓦罕和坎巨提的强盗们就袭击了这个堡垒。这事发生在1864年。堡垒被破坏了，而布才和他的驻防军都惨遭杀害，被埋葬在这个地方。后来为了纪念布才·达特赫，浩罕树了这块碑，称它为布才拱巴什，即布才的坟墓。”

“你们知道吗，先生？现在我们已经离约诺夫山口①不远了。1891年，我们部队的指挥官险些在那里牺牲了，后来找到了他。”侦察班长向我们说，“我们将在这里停留一天，那时，我就可以告诉你们如何穿过它和观察它了。据说这是所有山口里面最美丽、最高的一个山口(23,000呎)。是的，此外，它是直通印度的捷径；印度河就是从这里发源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高踞于印度的上方了，高踞于这神话般的国家之上，这儿是彼得大帝久所向往的！——想到这里，每个人都感到一种不寻常的满足——可能，这个时刻会很快很快到来，而且还要从这里下山。

我急忙把我要上这个山口的愿望表达出来了，大尉答应和我一块去。吃过午饭，让马休息一会儿，我们就出发了。严重毁坏的、狭窄的小径，蜿蜒地沿着斜得几乎陡直的山坡升到山顶。左右两面都高悬着巨大的、光亮的、象生铁铸成的峭壁，俯瞰下面非常险峻，行走时必须沿着悬崖的边缘，崖底奔腾着湍急的河流，从那里传来雷鸣般的响声，这是被山洪以巨大力量带走的河底的石块滚动的声音。河水的喧嚣随着峡谷的缩小而增大，以至连我自己都

① 苏赫苏拉瓦特——山口的名称，按流传的说法是约诺夫上校发现的。

听不到自己大声的喊叫。茂盛的、多汁的青草铺满了我们的整个旅途，鲜花如茵，使我这被单调的景色搞得十分疲倦的眼睛顿感爽快。

在陡峭的、高耸入云的山下的一个地方，我们看见三个不大的建筑物。其中两个没有顶盖。三座建筑物都是用石头砌成的，孤零零的没有任何联系。这些原始的房子里居住着几个瓦罕人。他们生活得极其贫困：他们的全部财产就是几只羊。我们刚刚走近他们这些简陋的住所，就从里面走出几个身披破衣烂衫的瓦罕人。他们伸出手来向我们乞讨。后来我才弄清这些人跑到帕米尔这偏僻荒凉的地方是为了逃避阿富汗人的刑罚，后来被迫藏身在这里以野生动物和各种块根充饥。他们之中大多数人从事抢劫，袭击那些迷路的商队；很少一部分人种植小麦。然而只有瓦罕河谷的居民能种植小麦，因为在超过九千呎的高地，粮食便不成熟。总的说来，瓦罕人是匀称、美丽的亚利安种人。他们几乎还处于野蛮状态，居住在瓦罕河谷一带。黑得象漆一样的长头发，卷曲地披散在肩上，闪闪发光。一双大黑眼，配上两道高悬在鼻梁上的宽浓眉。鼻子上有一个小凸骨给他们的容貌增添了严厉、凶猛的表情。他们的外貌与阿富汗人很相象，尽管比后者漂亮得多。瓦罕人的语言如此和谐悦耳，他们是那么轻松愉快地运用语言，使我感到在我面前的是变野了的法国人，只有好好听一听，我才能辨别出亚洲的方言来。

瓦罕人的灵巧得到异常的发展。我亲眼看见他们有个人捉到一只栖息着的鸟(兀鹰)。真是奇观：一个半裸露的野人，几乎是贴在地面上，没有一点声响地沿着峭壁爬行，悄悄地爬近看准的目标，一点都不惊动它。突然，用双手猛地抓住它。除了灵活，瓦罕人还是不知疲倦的健步者，他们在若干俄里距离内不会落在跑着的马的后面。瓦罕妇女的特点是罕见的美。她们是真正的东方

美人，这种美人我们只能在画中见到。在土耳其斯坦边疆我们的中亚细亚地区是很少遇到的。我曾久久地从远处欣赏过一个年青的瓦罕女人。她以她那大大的含情脉脉的黑眼睛懒洋洋地望着我。但当我走近她时，一股厌恶的感觉传遍了我的整个躯体。这位美人如此肮脏，身上散发出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致使我马上掉转身子离开了她；她的美貌留给我的印象也马上消失在这种厌恶之感里了。

越过塔什汗纳——在那里停留过长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人和马都受不了蚊子和其它小昆虫的干扰——我们就向前挺进了。在这个地区高达一万呎的高地窒息性的毒气非常强烈，使你觉得惊奇的是在这里怎么能活上极少的一段时间！我真的喘息起来了，只有无论如何都要克服这个最高的山口的念头支持着我，使我不能后退。攀登山口是极其艰险的。开始在一万四千呎的高度上吃力地、连滚带爬地沿着松软的雪地行进。后来，当攀登得更高一些时，就在没有任何标记的小路上爬行了。我们终于很艰难地牵着马缰绳登上了冰山。从四面八方向这冰山流着水。我们挑选了一块多少干燥一点的地方，决定在这里宿营。我们采集了一些优若藜，用它点起火，烧上了水，五分钟内就把它烧开了，但是茶似乎都没有煮好。这种现象是由于我们所处的地方极高造成的。把几袋子大麦系在马身上，我们凑合着打个盹，直到天亮，当太阳的第一道光线刚一射出，我们就爬上山口的顶峰（16,000呎）了。就在这个地方，约诺夫上校险些牺牲，当时他在这里遭遇了暴风雪，他带着自己的侦察班进退维谷。

部队指挥官本人与哥萨克们一起忍饥挨饿地过了五天，发起高烧来，躺在他们中间。如果不是我们的一个军官偶然地找到了这失踪的侦察班的话，死亡将等待着所有的人。

山口的顶峰是一块大的平原，密实地覆盖着一层雪，被一些小

的雪丘环绕着。观察过山口，记下温度——2° 以后，我们就返回了。傍晚，回到了营房。应该让马休息一下了，因为第二天侦察班就要向远方出发。

两天后我们到了阿克塔什。我去看了看中国的堡垒。但它连一点痕迹都没剩下。原来，为了破坏它，从木尔加布又派来过第二个连队。

“中国人曾在这里吗？”我问一个吉尔吉斯人，山村的村长。

“在，先生，在。”他向我说道。

“那么，他们看见我们的人拆毁他们的堡垒了？”

“看见了，”吉尔吉斯人回答道。“他们的张大人非常生气，并说，只要你们从帕米尔一撤走，反正他们会马上造起新的堡垒。”

总的说来，中国人的外交使我觉得可笑，他们在和我们玩“捉迷藏”。只要我们离弃了某个据点，他们马上出现在那里；但只要我们的部队刚要开来赶走他们，他们在头天晚上就得到吉尔吉斯人的警告而消失了。我们沿着帕米尔这荒凉偏远的地方的游荡终于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马尔格兰，并与部队的主力相汇合。

十三

关于建造冬季房屋的问题　出发到绍尔库里去

“喂，怎么样，在哪里设置工事的问题决定了吗？”我一面问军事工程师谢列勃列尼科夫，一面走进他的帐篷里去。

“是的，谢天谢地，这个问题决定了，现在只剩下制出冬季房屋的模型了。”

他把图囊和铅笔放到一旁，指给我一个行军凳，自己坐到床上。帐篷里有些窒闷，为了通风，掀起两块相对的幕布。

“这可恶的气候，”大尉说，“今天是夏天，明天就是冬天，而随后大概又要下雨了。”

“是的，的确讨厌，”我附和着说：“如果从营地走出两俄里，你就不知穿什么衣服好。那么究竟在哪里设工事呢？”

大尉拿起地图开始向我解释未来工事的地理和战略情况。

“就在这里，在喀拉古尔墓地附近，木尔加布河的悬崖上。处于帕米尔领土的中心，工事还有这样的意义，即横卧在帕米尔主要道路的交叉点上，这样一来，通过帕米尔，尽管可能，但是很困难。如果您感兴趣，我再向您详谈一下您将在那里渡过整个冬天的那些木房。”

“请吧，这很有趣！”

“您看见吗，我还没有最后决定采用这种型式的房屋。但是，因为我在近处奔跑和寻找多次，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建筑材料，所以现在只好详谈以下的情况了：我想利用帐篷在它里面建造驻防军和军官们的厨房、小医院等等。为了这个目的将设置一个帐篷，围绕着它再设置五个规模较小的帐篷，它们直接地一个挨着一个，由

一条通路贯穿到最后一个，由此形成只有一个进口的蜗牛型的房屋。用板床代替床，即用地做铺板，也就是每个帐篷里面都挖出凹坑。炉子当然是铁的，将用运来的铁在这里制做。这样的蜗牛按每个排统计的人数设置。现在只剩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这些建筑物如何挡住强烈的风雪。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帐篷顶盖横竖放着优若藜，然后抹上厚厚的一层胶泥，再把砂子堆在侧面，这样形成45度的斜坡。我完全相信，由于目前不可能建造更有价值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对于已经适应于这种恶劣气候的人们是完全可以过得去的。有一点很遗憾，至今还不知道将有多少人留下过冬，这一点给绘制最后的方案造成很大的困难。至于烤面包的炉子，它们将象现在一样，但也要用帐篷覆盖着。无论如何也要勉强渡过今年这一冬，没有什么办法。大家一向在棚子底下，睡在雪地上嘛！而明年将要建造更有价值的建筑物。最遗憾的是没有森林。我骑马到库达拉，在离帕米尔强盗萨欣·纳扎尔冬季住处不远的地方找到了白桦和杨树。但它们非常矮，不适用于建筑。而且，从那里运来也非常困难。于是从江卡英达河弄到几棵同样不大的树，运来了。但为了这点木材，我们使用了多少马啊！”

勤务兵走进帐篷，并把铜壶放到地上。

“来一杯白兰地？”大尉向我提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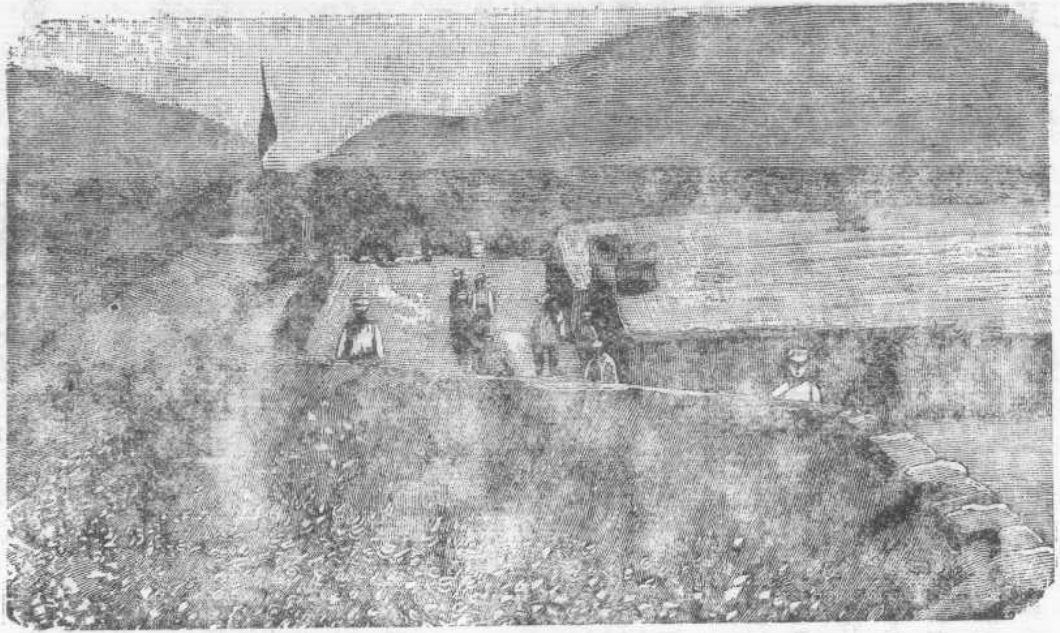
我没有拒绝。

大尉的帐篷里渐渐聚集了几个人；大家都爱这位讨人喜欢的阿德里安·格奥尔基耶维奇，并且都愿意到他这里串门。他对所有的人永远都一视同仁，从不树敌。

“那么明天我们就工作？”有一个人问。

“是的，明天，先生们，明天，”大尉说着给围成圈的人往瓷杯子和搪瓷杯子里倒满了茶，并请来的人喝白兰地。

信号吹响了，乐队奏起进行曲。



帕米尔哨所过冬的营房

“喂，午饭的时间到了。”

大家都站起来，一起涌向公共食堂。

第二天天刚亮，人们携带战斗的军用工具，带着铁锹、十字镐和担架一齐出发到工作地点。所有的人分成两班：一班留在营地；另一班工作到吃午饭，然后返回，另一个班再去接替它。军官和军士们都去监工。

工作齐心协力地开展起来了，我看到这一百个人在建设这世界屋脊的一角，他们将在这个角落里渡过一个严寒的冬天，并且在这里飘扬着俄国的旗帜——它是俄国强大的证明，将为全世界人众目所瞩，这时我从内心感到无比的喜悦。工作一天一天地紧张起来，不知不觉中工事建成了。8月25日已竣工。

军医院和厨房设在两个单独的建筑物里，也是用风干的砖坯在地面上砌成的。除了这些建筑物外，又在地面上建造了厢房，作为军官们的宿舍。除了部队的指挥官是两个单间以外，每个军官都是一个单间。顶替俱乐部的军官食堂给帕米尔的住房增添了舒适之感。在工事里，还设有仓库、火药库和气象所。只有浴池设置在工事之外。

所有的建筑物和工事都是在军事工程师谢列勃列尼科夫的领导下建成的。他的名字将永远和帕米尔的历史联在一起。他在难以置信的艰苦条件下，在“世界屋脊”上修建了第一个俄国工事，它是帕米尔真正的奇迹。

现在，在工事的附近已经开办起一个小市场，在那里出售各种从费尔干运来的生活用品。在这里的一个小茶馆里聚集着当地的吉尔吉斯人和技能很高的骑手，他们在这里互通各种新闻，抽着浓浓的水烟，喝着热可可茶。士兵们也经常照顾这好客的店老板——茶馆的主人，这位主人为了为他们服务收藏着一切必需的东西：钉靴子的钉子，当地的冰糖和喝茶时食用的各种干果。

天气突然发生了变化，变得如此令人厌恶。每天都下雪，夜里到处都结了冰，恶劣的天气开始了，而有关我们命运的消息却一点也没有：是我们都留在这里过冬，还是有一部分要返回费尔干。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抱怨说，“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我们这种不确定的情况再拖延一周，那我们就得留在这里过冬了。从马尔格兰出去就更办不到了：渡河将被冰封住，同时我们只剩了一身的破烂衣服。大家都情绪低沉地游荡着，都在怨恨自己的命运。直到8月23日问题才得到解决：命令留下160名步兵、40名哥萨克和8名军官，其余的全部返回马尔格兰。

新的波动又出现了。看到令人不快的财经制度的修正案以后，许多军官想留下过冬；另外一部分人则相反，他们怕留下，因为他们急欲奔回自己的家。有一部分士兵留下来，没有任何怨言和丝毫不满，默默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他们说“过冬就过冬。大概到现在还没死，过一冬也死不了”，只是在这诙谐的话里多少流露出一点悲伤的情调。

到了8月24日，从大清早就在军官的厨房里开始了异乎寻常的喧嚣：部队的厨师和仆人们时常从食堂跑到厨房里去。人们在准备告别午宴。把葡萄酒、伏特加和所剩下的各种罐头、甚至谁捐献的果酱都拿出来了。一句话，盛大宴会准备得非常好。十二点时，乐队合奏，接着部队的全体军官都聚集一堂举行最后一次午餐。部队的长官一到，午餐就开始了。人们喝了许多酒。酒是用酒精、糖和酸果蔓汁烧的热糖酒。时至傍晚，酒席始散，人们才回到自己的帐篷。

士兵们也都互相告别了，午餐时每人发了双份热糖酒。部队指挥官还以个人的名义邀请了帕米尔人。士兵们也都自由行动起来，拉起了手风琴，人们载歌载舞一直欢乐到晚霞升起。第二天，部队就向绍尔库里湖出发了。

“得啦，眞是谢天谢地，要回去了，”每个人都这样想：“蹲在一个地方实在是腻烦透了。”留下来的士兵脸色忧郁，他们认为自己是被判处死刑的人，因为吉尔吉斯人对帕米尔的严寒渲染得十分可怕。他们做好充分的准备与帕米尔严峻的自然作斗争，尽管没有足够的御寒服装和储备，他们都毫无怨言，以对自己职守的充分自觉和信心，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建造过冬的住所。并且深信，只要祈祷上帝和为沙皇效劳，人们总是有活路的。

十四

返回费尔干　不愉快的礼物　郎库里工事
要塞司令　阿富汗少校　追赶部队

“停止前进！”前面远远地传来命令。“停止前进，休息！”声音逐渐地近了，士兵们停下来，紊乱地从肩上摘下枪，然后把它们放下来。

把枪架好，卷成筒的大衣放在架成角锥形的枪支旁边，疲劳的士兵横七竖八地躺在绍尔库里山谷的石质土壤上。离连队不远的地方聚集着一些军官同留在木尔加布的送别他们的同志们一起吃小食。

他们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心情。他们没有颓丧的表情，也不会令人觉察出特别是最后一周驻在木尔加布的那种充满人们心灵的悲哀。相反所有的人都非常高兴，都满意于自己的命运：一些人在霍乱病① 最流行的时期快要回到自己那听天由命的家；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很为指派自己在帕米尔哨所过冬而高兴。

“持枪！”骑马跑过来的指挥官发出命令说。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士兵们争先恐后地拿枪，队伍继续前进了。

“你们知道新闻吗，先生们？”副官走近军官们，“要知道，我们大概全都在这里过冬。”

“您说什么？这不可能！”问题从四面八方纷纷向他提出。所有的人脸上都闪现了不安的神色。

“这就是，你们看吧！”副官开始读文件。

接上级首长的命令，部队到郎库里湖，在那里修筑工事，待命

① 1892 年在土耳其斯坦曾流行严重的霍乱病。

行动。

“好一个到马尔格兰去！就是这样的礼物！还不如直接告诉到郎库里去哪！何必用‘返回’来逗引人呢？”每个人都这样想。

在离帕米尔哨所七十俄里的地方有一个盆地。盆地的四周围绕着一些不高的雪山，在它们之上雄伟地耸立着慕士塔格峰。它以那晶莹的白头俯瞰着整个帕米尔。盆地里有两个不大的湖。有一个比另一个更靠东些。它们和一个相当宽阔的河套连在一起——这就是绍尔库里湖和郎库里湖。部队在郎库里湖东岸支起了帐篷。

士兵们昨夜曾在绍尔库里湖岸休息过，因此现在完成了二十俄里的行程。感到自己对于重新开始工作有了足够的力量，于是工作开展起来了。

从8月27日到9月1日，士兵以不寻常的毅力，没有休息地修筑新的工事。并且在它的胸墙上已插上了俄国国旗。

工事设置在一个宽广的覆盖着多汁的青草的草坪上；湖的两岸长满了苔藓。该湖因而得名郎库里(苔藓的)。这个湖距工事有六、七俄里，甚至从胸墙中都看不到它。

工事本身是由装满了泥土的口袋堆成的；这就要从工事的外面挖掘泥土，从而形成一个正方形的壕沟。这个简单的工事可以达到封锁从喀什噶尔到帕米尔哨所的通路的目的。因为它避人耳目地隐蔽在一个不大的盆地里，一个走近的骑兵在很近的距离内才能突然发现它。如果不是从障碍物里远远显现出小蘑菇状的帐篷泄露了有人在的话，甚至在白天，四百步以外都不容易发现它。然而这种情况也不能影响工事在战略上的意义，因为在整个郎库里河谷和所有的峡谷里都有帕米尔游牧民族的许多山村，他们很愿意在帕米尔的既挡风，又很少降雪的这一带地区度过冬季。

在离峡谷不远的地方有一层积盐，郎库里工事的指挥官用犛

牛① 把它们运送到帕米尔部队。

在部队开拔去马尔格兰以后，就是在这个加固的哨所里驻扎了有四十个步兵和军官的驻防军。

在驻防的第二天，中尉吉莫菲耶夫从帐篷里走出来。在胸墙里来回踱步欣赏着早上初升的太阳和慕士塔格峰。他很满意自己的职务，因此没有抱怨自己的命运，始终保持最好的心情。

远处掀起一股灰尘，从中可以辨别出驶近工事的骑兵。“从服装上看似乎不是吉尔吉斯人，”吉莫菲耶夫想道。

“当着上帝说！翻译！”指挥官喊道。

听到长官的呼唤从帐篷里跑过来一个仪表威武的哥萨克，他有一副黝黑的吉尔吉斯人的面孔②。

“赶快到那里去，”他指着一群骑兵说，“弄清他们是什么人。”

转瞬间，这位哥萨克带着上好子弹的步枪朝着不相识的人的方向疾驰而去。

他现在已到了他们身旁，说了点什么，然后又急驰回来。

“这是一些阿富汗人，”下了马，翻译报告说，“希望见您一下，长官！”

吉莫菲耶夫请阿富汗军官到自己这里来，但他拒绝了，说在路上太累了，只请求给他一个房间。

在距堡垒三百步远的地方为这些不速之客架起了帐篷，于是他们就在这里住下了。

第二天早上，要塞司令还没有起床的时候，他的勤务兵走进帐篷报告说，阿富汗军官希望接见他并请求允许他进入堡垒。

---

① 犛牛——这是一种很象水牛的山牛，外形丑陋，长着马尾，在帕米尔用它运送货物。

② 在奥伦堡的哥萨克中间有许多吉尔吉斯人，甚至有些“哥萨克”部族信伊斯兰教。

“让他们等等！”要塞司令生气地说道，阿富汗人在来到之后没有马上来见他，使他非常气愤。

就这样一直使阿富汗人饿到吃午饭的时候，要塞司令才在自己的帐篷里接见了他们。

走进来的阿富汗人有着惊人的外貌。这是一个中等身材、体态匀称的美男子，头戴长毛帽子，身穿红色呢子的襟上有一排钮扣的军服。军服之上罩着防护红色呢子落上尘土的白色制服。镶着红边的宽大的黑色裤子一直垂到脚后跟。

一进屋，阿富汗人就脱下尖头的、宽宽的丝质便鞋，行个军礼，象俄罗斯人一样向要塞司令伸出了戴着白手套的手，说道：“少校穆拉德·汗。”

司令握了一下他的手，并请他坐下。

原来，阿富汗少校给约诺夫上校带来一封阿卜杜拉赫曼的信。他穿越大帕米尔到阿克塔什，又穿过喀什噶尔领地来到郎库里。

端上茶，少校满意地开始喝茶，并放了满满一杯子糖。

“鬼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司令嘀咕着，一边象往常一样就着小吃喝茶，“这位会把所有的糖都吃光，可上哪儿去弄它呀！”与此同时，阿富汗人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茶。

“他会把井里的水全喝光的！”士兵们开玩笑道。①

司令向阿富汗人提议派一个哥萨克把信件送给约诺夫上校，想借此快些摆脱他，然后打发他到哨所去。但他不同意，没有交出信件——据说命令他亲手交出文件。这样就必须派一名哥萨克到木尔加布帕米尔驻防军指挥官那里去请示。

两昼夜过去了，阿富汗人每天都是在司令的帐篷里度过的。哥萨克终于从木尔加布返回了。一封公文。吉莫菲耶夫亲手打开了它，读完后，将它转给少尉洛谢夫。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① 湖水是咸水，因而在工事里打了几眼井。

了："立即派洛谢夫带领十名哥萨克护送阿富汗军官到马尔格兰，将其他阿富汗人遣送到帕米尔哨所去。"

"先生们，难道这是真的，"他呆若木鸡地想着。

"喂，准备一下吧！"司令招呼道，他非常高兴，得以摆脱这位讨厌的同伴了。

少尉也很高兴，他象疯子一样跳进帐篷，收拾行装，一小时以后已完全准备好，等待出发了。

"你们那里也快一点！"他向备马整鞍的哥萨克喊道，与司令吻别后就跳上自己的马鞍，骑马快步伴随着阿富汗人和哥萨克追随着部队上路了。

十　五

帕米尔的吉尔吉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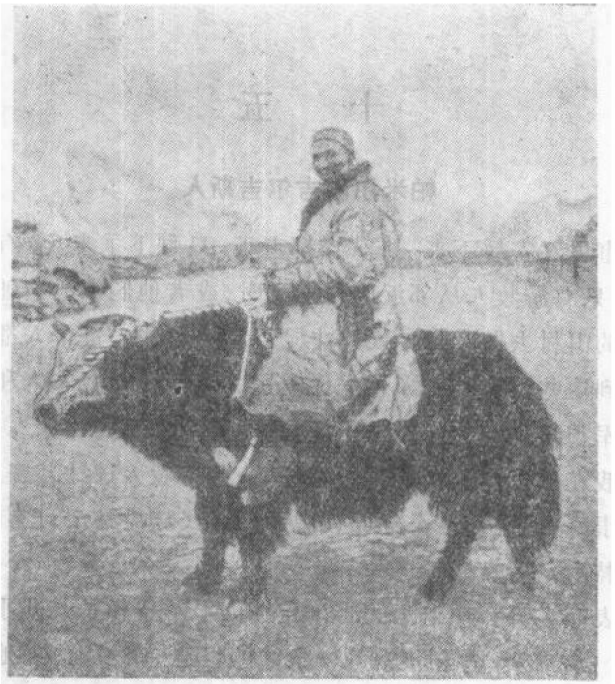
工事里又安静下来：哥萨克都走了，只剩下了步兵；有一种寂寞之感，只有游牧人从邻近山村来到时，或者他们来邀请郎库里人到自己的山村去做客时，气氛才显得活跃一些。每个人都愿意拜且力争到这些好客的帕米尔居民家里去做客。司令本人和他的全部驻防军很快就与他们交上了朋友，爱上了他们。

当我在帕米尔逗留的时候，我与一些游牧人过往甚密，对他们产生了很好的看法：这个部族在中亚游牧民族中是个可喜的现象，他们的特点是善良、诚实。

从表面上看，帕米尔的吉尔吉斯人很不象样子：几乎没有胡须，两个高高的颧骨和狭窄的一条缝的眼睛，个子很矮，他们彼此非常相象，所以最初使你感到帕米尔的居民都出于近亲的同一家族。

经常的寒冷和没有温暖的住所迫使游牧人总是穿着御寒的衣服。他们穿的衣服是棉长袍和羊皮袄。因此非常肮脏，特别是冬天，吉尔吉斯人令人生厌：从他们身上散发出一股特别的气味，身上有大量的虱子，所以在这个时期站在帕米尔居民的身边确实感到厌恶。当然，居民的极度贫穷是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富裕一些的游牧人穿戴得整洁、漂亮得多。

在吉尔吉斯妇女中可以遇到相当美丽的人儿。绯红色的、丰满的、牙齿雪白的吉尔吉斯女人是她们丈夫的反面写照。虽然老是忙于家务，有时手里抱着吃奶的孩子，吉尔吉斯女人却从不忽略自己优雅的仪表。她们总是穿着清洁的衬衣和洗得干干净净的长



衫；她们的头发永远编成许多长长的辫子，并且将头饰也编在里面。每到星期五(奇茹马——每周的节日)吉尔吉斯女人由劳动转为休息，在做完那些必须做的事之后，便穿上自己最好的服装，佩戴上饰物。这时出现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块镜子碎片；从中敲下一片留给某个讲究衣履的女友。但对于妇女来说，最幸福的日子还是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时必须经过一些新的地方，遇到许多小伙子，穿过几个山村。收拾起自己的帐篷，把一切财物都驮在骆驼上和帕米尔犛牛上之后，吉尔吉斯女人穿上自己的绸长衫，银钮绊装饰着土耳其玉石和珊瑚珠。头上用彩色的布条缠着包头布。辫发里编进叮噹响的小饰物，说笑时闪露出她那结实整齐的牙齿，骑在装饰着五彩缤纷的布条和布头的骆驼上。

家长通常骑在备好的犛牛上，走在车队的前面指引道路。驯服的动物摇着头，匀整地迈着笨拙的脚步走着，显然非常冷淡地对待乘骑者和从它的鼻孔穿过去的粗粗的毛发制的套索。后面跟着驮载着各种家庭用具的骆驼，轻轻摇晃着骑在它们背上的吉尔吉斯女人。在骆驼后面走着驮载帐篷的犛牛和由山村其他成员驱赶着的牲畜。马很少用来运送货物，它们由年青人骑着。同时应该指出，帕米尔的马极矮小、丑陋，且很贵重。因此，游牧人通常骑犛牛，用它们完全可以代替马匹。而当路程较远时，这些动物还便于供给新鲜浓郁的象凝乳一样的牛奶。我从未尝过比犛牛奶更香甜的奶。

帕米尔游牧人的牲畜主要是为数不多的犛牛，几只羊，矮小的公牛和母牛，加上二、三只骆驼，有时还有几匹马。当然，牲畜的数量完全决定于吉尔吉斯人的财产状况。老实说，当地的居民就是用羊和骆驼的多少来衡量他们的财产状况的。在帕米尔遇到的有钱的游牧人非常少；相反，贫穷的现象却到处可见。尽管吉尔吉斯女人在从一个地方游牧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中穿戴得很漂亮，却纯粹是卖弄风情，吉尔吉斯女人宁可饿上几天，也要用羊干酪和奶酪跟路过帕米尔到阿富汗或布哈拉去的塔吉克人换取某些饰物。

帕米尔居民大多数是非常贫困的。在克则勒吉克，我认识一个吉尔吉斯人。他有一万九千头羊，二百五十头犛牛，也就是说，按我们的钱币共值一千零一十卢布。这个吉尔吉斯人是整个帕米尔最富有的人。其他一些吉尔吉斯人一般拥有二十头到六百头羊，有两头至三十头牛。骆驼很少，因而非常值钱。

居民的此种贫困的处境是中国人、喀什噶尔人和它周围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在这里长期专权的结果。他们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对吉尔吉斯人进行穷凶极恶的掠夺。

从帕米尔的一位村长伯克·布拉特讲的一个有关这方面的极有趣的故事就可以看出这个特点来。

伯克·布拉特还记得在自己父亲的富裕的家庭里度过的童年时代。这个家在郎库里湖边，父亲曾是帕米尔的伯克(公爵)，所有的人民都服从他。伯克·布拉特的父亲掌权的时间很久，受到全体人民的爱戴。

但是在六十年代①浩罕人侵入帕米尔，并征服了吉尔吉斯人。按胡多亚尔汗的要求，伯克·布拉特的父亲曾专程到浩罕去，在那里受到统治者接见的恩宠。他馈赠了礼品并发誓要做浩罕的忠实臣民，这样才象从前一样仍是帕米尔的伯克。然而条件是帕米尔将归属于浩罕。他，当然不敢违拗。此外，浩罕人对待驯服的人们还是宽厚的：虽然收税，但它的数目是很小的。这样在和平和安宁中度过几年之后，伯克·布拉特的父亲死了，将权移交给自己的长子。

在这个时期，在东方历史上著名的阿古柏·伯克登上喀什噶尔的王位。他为占领郎库里，向这个地方派遣了库里·伯克率领的军队。库里·伯克出其不意地向帕米尔人进攻，打死了伯克，抢走了他的财产，指派伯克·布拉特为管理者。他被迫向喀什噶尔的统治者宣誓。一直到阿古柏·伯克死去，伯克·布拉特都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而当喀什噶尔被中国人占领以后，他认真地继续为中国皇帝缴纳赋税。

但伯克·布拉特的这种状态没有持续很久。中国人害怕他在吉尔吉斯人中的影响和与俄国人的关系；趁着1889年格罗姆勃切夫斯基中校沿帕米尔旅游时，便向这帕米尔的游牧人的行政长官进攻，抢走了他的财产，夺走了他的妻妾，把伯克·布拉特流放到库利朱。

① 此处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译者

然而，遭到这种恶运的伯克·布拉特一年半以后终于跑回帕米尔。这时正值约诺夫将军率领他的队伍来到帕米尔。伯克·布拉特请求俄国人庇护，于是就在他们的保护下住在郎库里。在那里很快被指派为村长。

由于这种变迁和抢劫，拥有大量财产的过去的头人如今只剩下一个帐篷，四头犛牛和一百只羊了。

但如此被劫掠一空的不只是一个伯克·布拉特，其他游牧人遭到这种劫掠的也不少，结果使居民至今都不能恢复元气，虽然俄国政府给予他们大力援助。

现在在帕米尔组织了正常的管理机构，使所有的游牧居民归顺于一个由俄国政府指定的行政长官，并有一些村长做为其助手。第一任行政长官是从阿赖最有影响的吉尔吉斯族人中任命的图库尔·伯克。

图库尔·伯克是个高高的、美貌匀称的男子。蓄有一撮小黑胡，有一张黝黑、刚毅的面孔，窄窄的、一条缝的眼睛。从帕米尔统一那一天起就是俄国政府和帕米尔哨所长官的勤奋助手。他的帐篷就设在离哨所不远的地方。图库尔·伯克有两个妻子，她们俩都是胖胖的，红光满面的，长着一双美丽的黑眼睛，调皮地从长睫毛的窄眼缝里瞧人：她们俩都很愉快，和气并且不特别腼腆。这就使人们有可能和帕米尔美丽的女性代表们谈话。

眼睛炯炯发光，大声爽朗地笑着，露出雪白、结实的牙齿。她们总是非常喜欢俄国人来访，那时她们很快地穿戴起来，佩戴上各种饰物，并且用家里自制的食品款待客人。

一般地说，帕米尔的游牧人都以自己的善良和好客给人们留下很好的印象。有时，当你走进一个山村去访问一个相识的吉尔吉斯人时，在两俄里远的地方你就会看见主人骑着马来迎接客人，并且以微笑和日常的点头愉快地欢迎你。

帕米尔的吉尔吉斯人

当你刚刚走近帐篷，马上会有一个吉尔吉斯小孩抓住马，开始前后地蹓马，并且关注地察看出汗的马。当你走进帐篷，刚刚坐在毡子上，马上就招待你吃茶和烤面饼；当你还没来得及回过头去看一下的时候，已经为你宰了羊。

有时，当你勉强说服了主人，说你不是为了让他们为你安排节日的宴会到这里来的，而只是为了看看他们的风俗习惯才来的，往往可以免去招待，但也有时不管怎样要求和劝说，他们什么也不

听，还是象在节日里一样招待你。

帐篷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群人等待着款待，同时每个人尽可能地帮助主人。有人去拿木柴，有人料理锅灶，有的人去宰羊或者帮助吉尔吉斯人往碗里倒牛奶，等等，而其他人则尽心地陪着客人谈话。

在这些善良的吉尔吉斯人中间我遇到了一些相当聪明的人，非常精通他们所感兴趣的题目；但同时也有一些局限性很大的人，什么都不会，只会从这个村子游荡到那个村子和专门编造一些谣言。

当好客的主人还没有宴请你吃各种用羊肉做成的菜肴时，你就坐在帐篷里和吉尔吉斯人闲聊天。端上汤来——就是稍带咸味的浮着一层油的肉汤，汤里放了大量的红辣椒，吃过以后嘴里好长时间都是火辣辣的，还端上了烤羊肉，有切成碎块用油烧的，有用铁叉子烤的整块羊肉。大家一致胃口极好地用自己结实的牙齿来吞嚼这些食物。很快地吃完了饭，把手往靴子上或衣襟上擦一擦，习惯地咕哝一声“阿拉”，打几声响嗝，以表示感谢主人和对午餐的满意，又重新用茶。只有当你站起身来谢过主人的款待，一一与每个参加午宴的人告别并走出帐篷时，这些人群才走散，一大群人骑着马几乎把你送到家，象降冰雹似地不断地提出问题。

至于吉尔吉斯人，他们也到你那里去做客。那么你也要尽可能好好地招待他们。但最使你的客人满意的还是你能多少给他一些火药。由于从事狩猎，他们非常需要储备一些火药，因为这种东西很难弄到。只要你能供应吉尔吉斯人一些火药，或者借给他一支枪，他必然会送给你一只山羊，有时送一只獐羊来。而且他会给你讲许多有关他得到这只被他打死的动物时所遇到的各种障碍。当他描绘他如何把套马索放下去套那被打死的山羊的艰险情景时，一句谎话也没有。应该亲自去看看那些猎人们沿着它们爬行

着去取山中猎获物的险峻的深渊和峭壁，那时你就会充分相信游牧人所描写的狩猎中的各种困难了。

我常常一个人去打山羊和羱羊。当我看到吉尔吉斯人攀着那样的飞檐登上去，又顺着那样的陡坡下到深渊里时，我是非常赞佩的。

最好的、无可责难的、最勇敢的猎人，我只遇到过一个。他不顾任何艰险猎遍整个帕米尔——这就是约诺夫将军。是的，因此他的名声在土耳其斯坦最热中狩猎的爱好者中间是非常响亮的。而到这里狩猎的外国人和敢于同他一起到山中去的人，都莫名其妙和犹豫不决地跟随着这位勇敢的猎人。

除了狩猎，帕米尔的游牧人非常热爱竞技。由于帕米尔空气稀薄和几乎没有良好的马匹，不允许他们安排吉尔吉斯人最喜欢的其他游戏，诸如赛马。他们利用当地的条件改为赛骆驼，而有时赛犛牛。

这种宗教式的、野蛮的娱乐在帕米尔居民中间是如此的有趣，致使我认为，为它可以费点笔墨。

在每年一度的节日前，一些富有的吉尔吉斯人就开始训练双峰的动物，以便参加即将到来的赛跑。它们每天被驱赶着快步跑几个小时，以使牲口逐渐习惯这个行程，骆驼通常是不跑这么长的，只有在竭力逃避某种危险的情况下才这么做。被训练的骆驼一般在参加竞赛前都饿它几天，既无饲料、又无饮料。而到了指定的那一天，它们才得到不多的食物。

从帕米尔的四面八方聚集来许多好奇的人，他们都是赶来参加即将开始的游艺会的。现在，吉尔吉斯人常常在开设了商店和茶馆的沙扬渡口不远，在木尔加布俄罗斯人工事附近聚会。

清除了一块四俄里，有时更大一些的地方。运动员们都坐在自己骆驼的双峰上，骆驼驮着骑士们站成一横排，发出非常刺耳的

吼叫，为了快步向前奔跑，等待着信号。正在这个时候，信号打响了，于是吉尔吉斯人的下臂开始摆动。

不是所有的骆驼马上都动了，有些骆驼并不驯服。但是系在穿过鼻孔的小棒上的绳子在发挥它的作用。骆驼疯狂地飞驰着追赶着疾驰如飞的骑士们。从两旁响起骑在马上或犛牛上飞跑着的吉尔吉斯人的喉音很重的给骆驼助威的叫喊声。叫声、呐喊声、唿哨声、马鞭子的抽打声和观众的喝彩声汇合成一片惊人的喧嚣。

其中有一匹骆驼绊了一下，扑通跌倒在地上，骑手已不能在他的驼峰上维持原状了，于是在完成相当一段时间的空中飞行之后，跌落在地上。四周爆发了一阵哈哈大笑。嘲笑声雨点般地落在这位不幸的骑手头上，而他，一边骂着，一边走近骆驼并尽力把它拉起，但骆驼只是痛苦地哀叫着，——它的一条腿已经折断了。

这时候，参加比赛的人快要到达终点了。叫喊声和助威声更加激烈了。奔驰在最前面的是一匹棕色的骆驼。它的骑手戴着尖顶草帽。这个骑手的眼睛炯炯发光，他似乎完全沒有注意两旁都在干什么，连后面激励他的喝彩声他也都沒听见。他只看见在他与插在地上标志赛跑界限的桩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但与此同时他听到追赶上来的骆驼的蹄声也越来越清楚。

他提高了嗓门，呐喊着鼓励骆驼到达目的地只剩几俄丈了。他再次扬起了皮鞭，心里在想，已经尝到胜利者的得意的滋味了。

突然，从左面闪过一只棕褐色骆驼的伸长的脖颈，紧接着出现一整头骆驼和骑在它上面的吉尔吉斯人。又一瞬间，这位不幸的胜利者已经看到自己敌手的后背了。

他被激怒了。用尽全力抽打着这不幸的动物的头，但已经晚了，前面还可以听到一片欢呼声，受到人群祝贺的幸运的胜利者走去领奖品——一件长袍。

帕米尔驻防军的官员们最后也来参加这独出心裁的运动，但奖品是由军官们发给。

一般地说，帕米尔的吉尔吉斯人非常愿意参加各种各样的跑马和比赛，而且有时为了参加一次赛马，要跑出一百多俄里，甚至更远些。

在帕米尔和平的游牧居民中也可以遇到一些拦路行劫的人。著名的帕米尔强盗萨欣·纳扎尔一家就属于这种游牧人。萨欣·纳扎尔曾在帕米尔汗国被称为"阿富汗骚乱"的著名事件中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

有趣的是，这个强盗抢掠游牧商队，却从没有遭到俄国政府或阿富汗政府的镇压。相反，阿富汗的埃米尔还巴结他，从他那里得到帮助。在库达拉河的发源地，几乎无法到达的地方，矗立着这个强盗的冬季住所。他的家庭一般在那里度过寒冷的冬天；而夏天则在阿赖山岭游牧。

1892年，我访问了这个过冬住所，并见到了萨欣·纳扎尔。这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结实、蓄着长长的胡须的吉尔吉斯人。当见到他时，不禁想到这位可敬的老人怎么会进行抢劫？相反，他的两个儿子倒生有一副强盗的相貌。

萨欣·纳扎尔匪帮通常追随着富有的、向布哈拉或土耳其斯坦进发的走私商队，然后袭击他们，抢走财物之后或者将赶车的人完全释放，或者把他们抓去做奴隶。强盗们很少袭击只身的旅行者。一般说，他们只抢劫，而不进行凶杀。

1894年萨欣·纳扎尔死了。死前嘱咐他的儿子们要从事和平的行业，永远不要再抢劫了。但是，难道那些把强盗精神连同母乳一起吸吮的人们能放弃这险恶的行当吗？他们仍象往常一样地袭击商队，直到俄国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迫使他们弟兄放弃这个轻易发横财的行业为止。

在进一步熟悉帕米尔游牧居民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之后，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得出结论：这个民族仪表不美观，很贫穷，但他们诚实、善良、好客，这在中亚细亚各民族中是个非常可喜的现象。他给访问过帕米尔、曾在这个荒野的国度里的热情的游牧人中间居住过的旅行者留下美好的印象。

商场交易

十　六

归途　部队返回马尔格兰　帕米尔的第一个冬季住所　圣诞节　新年　工事里的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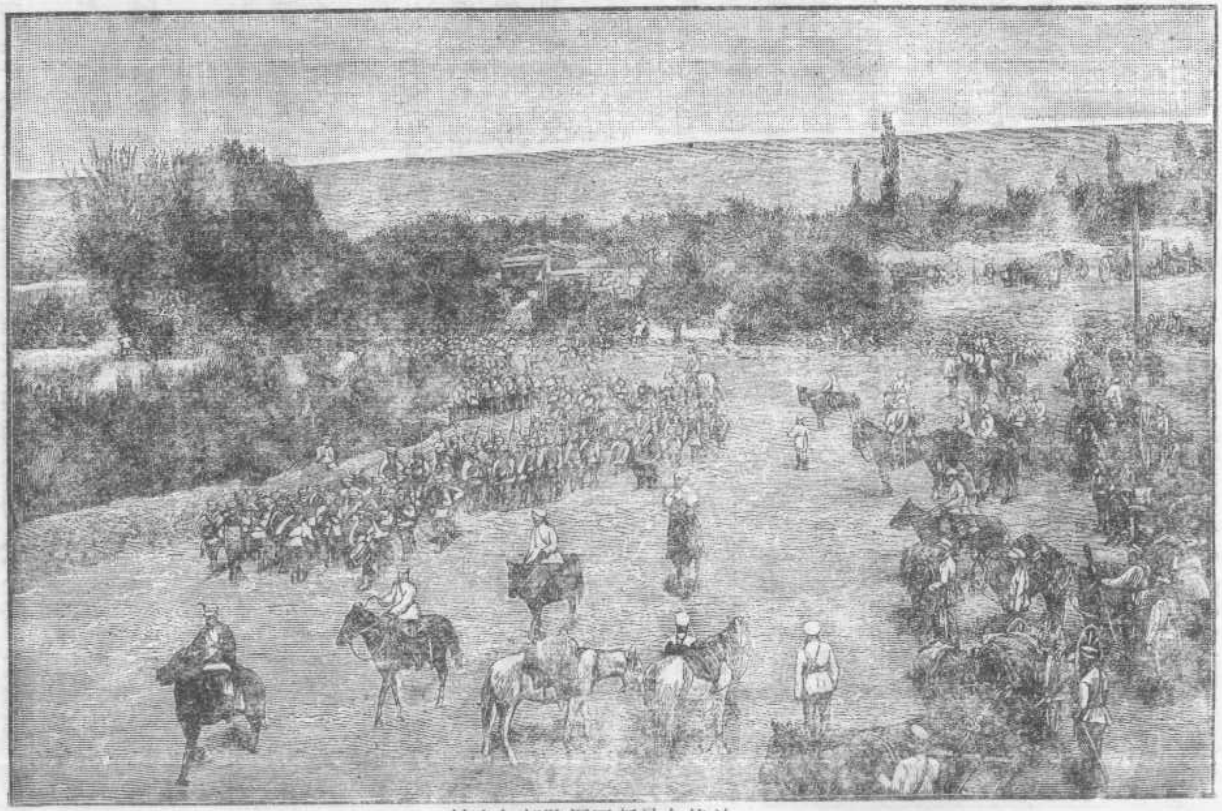
归途对于返回的部队来说是极其轻松的；部队历尽千辛万苦所克服的巨大山口，如今对于已经熟悉它们的人们就显得不那么严峻可怕了。而很快要到马尔格兰荫凉的兵营里休息的希望也给士兵增加了勇气和毅力。

在长期漫游了帕米尔的许多山谷之后，部队终于在9月21日返回马尔格兰。破碎的鞋子、磨破的衣服和过度疲劳的神色证明士兵经历了艰苦的行程。

大群的马尔格兰居民出来迎接返回的帕米尔人。妻子们、弟兄们和母亲们看到自己晒黑了的、风尘扑扑的、破衣烂衫的亲人们时，都频频点头致意。

在帕米尔哨所的日子过得十分寂寞和单调。修筑工事、储备过冬用的优若藜和其它一些准备工作占去了大半天。每周来一次邮件。所有的人都贪婪地抓起信件和报纸，读一个半月前的新闻。最后，驻防军长官、总参谋部库兹涅佐夫大尉来了，进行了阅兵。然后一切又走上常轨了。

十月初，突然下了厚厚一层雪。它象白布单似地覆盖着工事和帐篷。气温骤然下降，严寒来临了。运输车队来了，给沙扬人带来了生活必需品。但是，在运输车队到来之后渡河很快被冰封住，消息也因而被封锁了：邮件不再来了。沙扬人的小家庭开始过着被巨大雪山与世界隔绝的安静的、平淡枯燥的生活。严寒日益加剧，帕米尔的冬天已带着自己的暴风雪和雪暴席卷而来。每



帕米尔部队返回新马尔格兰

天都在最近处的高地上派出监视哨，以防敌人出现。也曾向阿富汗人方面派出骑兵侦察班，但一切都很安静，谁也没有出现。谁会在把鼻子伸出帐篷都受不了的情况下想到出征？即使走到外面，也只能是由于职务上的需要。面包烤得很好，用罐头或干白菜做的汤很香甜，羊肉也有，伏特加、葡萄酒和白兰地也都具备，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甚至还有军官们出征中不可缺少的旅伴——书和纸牌。正是这些东西使这漫长、枯燥的夜晚多少有些乐趣。

随着严寒的袭来，窒息变得更加厉害了。在睡着的时候，你常常会抓住胸口，感到似乎有人用一只强有力的手扼住你的喉咙。你马上开始喊叫，但徒劳无益——越乱动，情况越糟。相反，应尽可能安静下来。因为窒息的猝发，即使不是因为喊叫，也是因为睡眠中剧烈的动作引起的。早上嘴里有时出现凝结的血块，许多人感到极度虚弱。

圣诞节到了。在世界屋脊上点亮了第一棵枞树。

库兹涅佐夫大尉颇费心思地弄到一棵树，士兵们把它装饰起来，自制的蜡烛也出现了。12 月 24 日这一天，在最大的一个帐篷里放置了圣诞节枞树，人们把它装饰好，并点亮了它。多么隆重啊！手风琴、小提琴、吉他都出场了，甚至还有老一套的节目——“沙皇马克西米利安”——也演出得很好。

新年到了，这是俄国人在帕米尔迎接的第一个新年。沙扬人朴素地迎接了它，彼此祝贺在即将到来的 1893 年幸福和健康。但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已经死去了。在离工事不远的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个不大的沙扬人的墓地。在这里安息着不朽的帕米尔人。

部队中任何一个成员的死亡都使工事里的全体人员感到沉痛。没有牧师，没有安葬仪式，死者由自己的同事们送殡和埋葬。看到这种情景是很痛切的。

士兵们拿来沙扬人自己编结的花篮放在牺牲的弟兄手中。唱

得并不和谐的“神圣的上帝”一曲如此悲哀。当唱安葬曲时，人们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就连十字架也是仓促地用做棺材剩下来的木板钉成的。

把死人放在墓穴中，部队指挥官念送终祷词，并隆重宣布对死者永恒的怀念，号手吹奏安葬曲，鼓手击鼓。

坟墓封闭了。全体人员沉痛地、默默地走着；每个人都在想，不久也会轮到他的。

帕米尔人逐渐地习惯这严寒的冬天，它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了。三月终于来临了。天气变得暖和多了。渡河一个接一个地解了冻，与此同时邮政交通也恢复了。整普特的报纸、信件、消息出现在工事里。大家都活跃起来，振作起来了，盼望着早些换防。复活节到了。在一个紧张的星期六，一切都整理得有条不紊，进行了一番装饰美化，准备迎接庆祝典礼。圆柱形的甜面包、甜奶渣糕，这一切都是用吉尔吉斯人运来的牛奶制做的。于是，在“世界屋脊”上第一次响起了“耶稣复活”的声音。大炮发射的礼炮打破了笼罩在工事里的寂静。被春光映照着的白色的顶峰第一次听到这个快乐的和声，它们仿佛在配合这一掬聚集在它脚下的东正教军人——从黑黢黢的山谷中似乎传来了“诚然复活！”的回声。复活节仪式完毕，军官与士兵们互吻三次以示祝贺。畅饮伏特加、跳舞、演奏手风琴以及各种士兵游艺持续三天。然后开始操练。冬季，由于天气寒冷，驻防军不能进行队列训练，军官和士兵们便进行条令课程的学习。但早春一到，便马上开始了正规的操练：操练步法、体操、上肩、散兵队形。而对射击和警戒职务等项目则以最认真的方式进行学习。

尽管部队指挥官要求严格，甚至对某些疏忽的情况很严厉，但是，由于库兹涅佐夫大尉对士兵们很关心，所以士兵们都爱这位大尉。沙扬人常常说：“我们的大尉像慈父。”士兵们瞒着长官聚资

买了一把军刀，在军刀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赠给自己的指挥官。被感动的大尉带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份礼物。但把士兵们花费的钱归还了他们。

随着春天的来临，严酷的帕米尔大自然也从沉睡的冬眠状态苏醒了。银白色的山峰仿佛抖掉了自己冬天的覆盖物，在被覆盖着的几个月的过程中，它安然酣睡，被雪遮盖着与酷寒和雪暴隔绝。从山峰上流下的喧嚣的湍流如同春天的第一批信使，愉快地跑遍帕米尔各地，沿途唤醒酣睡的沉闷的山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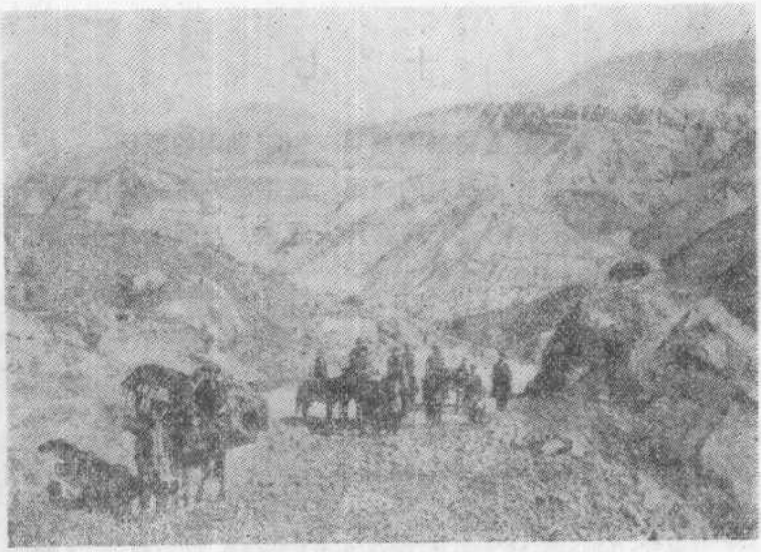
想到换防部队即将到来时，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感到无比的轻松。而疲倦的沙扬人在帕米尔渡过第一个沉重的冬天之后重新返回费尔干，从那里再返回祖国。

换防部队在大尉扎伊采夫的率领下终于来到，于是，在沙扬工事里驻扎了新的部队。

哨所移交没有拖延很久，一周之内一切都办理完毕。两支部队祷告了上帝，彼此告别。在一起共进最后一次午餐，喝了白干就分手了。

帕米尔哨所又开始了单调的生活。修筑更舒适一些的住所的劳动重新开始了。在里面修建仓库、浴池、气象台，并修建了军官俱乐部。低矮的、不舒适的土屋逐渐地变成可以凑合的、用风干的砖坯和石头建造的房子了。

部队指挥官有时向阿富汗领地方向派出骑兵侦察班。当库兹涅佐夫大尉到达喀拉完治堡垒时，也对达尔瓦斯进行了侦察。但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在我国领土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阿富汗人，只有舒格南和罗善的塔吉克村庄在抱怨自己压迫者的残酷，并且常常哀求帕米尔哨所的长官向俄国政府请求把他们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



穿过阿富汗国境线的道路

十　七

万诺夫斯基上尉勘测罗善　引起勘测的原因　勘测的目的　艰难的道路　乘牛皮囊木筏渡河　在伊姆茨村附近与阿富汗人遭遇　与阿富汗一个哨兵遭遇　阵地

在此期间，塔吉克人开始到堡垒来报告说，阿富汗人正向布哈拉边界集结军队，并且经常在喀拉巴尔喷赤到舒格南和罗善一带地区进行勘测。

阿富汗人违反1873年签订的俄英协定，肆意占领了舒格南和罗善，暴虐居民，向居民征收非法赋税。

这种情况迫使俄国政府派遣勘测队深入罗善，以便向阿富汗人指出，俄国是不会放弃她对帕米尔诸汗国的权利的。相反，认为被俄国征服的浩罕汗国的势力范围是俄国的合法领地。还有一种情况是装备这支勘测队的另一个原因：帕米尔东部虽有一条从阿赖山谷到兴都库什山脉的重要的纵向通道，但不适合长期定居生活，因为帕米尔的这部分气候寒冷。而罗善和舒格南却一年四季都可以居住，而且这两个地方的土地耕耘良好，易于为一些小部队提供粮食。

因此责成勘测队队长、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团的禁卫军上尉万诺夫斯基搜集这一地区的确切情报。

由于俄国同英国已开始进行关于使阿富汗人退出罗善和舒格南的外交谈判，所以队长得到指示要避免同阿富汗哨所发生武装冲突，因为交给万诺夫斯基指挥的哥萨克护卫队人数很少，如果同阿富汗人发生任何冲突而又失败的话，那么不论是对勘测队还是

对当地居民来说，都有极危险的后果，特别是对后者。由于阿富汗人爱复仇，他们是不会饶恕曾给予俄国军队以帮助的当地居民的。此外，还委托万诺夫斯基搜集有关罗善与舒格南居民的情绪和希瓦湖对于俄国的意义的情报，以及确定尽可能详细的地形测量路线。

勘测队的成员，除了队长万诺夫斯基上尉外，还有勃尔热齐茨基上尉、列平中尉和十五名兵士。

这支不大的勘测队带着四十天的给养，准备在艰难的、沒有考察过的道路上遭遇与我们敌对的阿富汗人。由于勘测队人数很少，所以不能认为勘测队万一遇到与我们为敌的阿富汗人时是十分安全的。

可以说，象这样的勘测就等于冒险。

勘测队于8月8日来到穆兹库里后，越过了科奎别里，8月13日前夕走下巴尔唐河谷，向罗善的塔什库尔干堡垒挺进。

当地一个头目来迎接勘测队并通知说，他逮捕了五名从喀拉瓦马尔来的塔吉克人。似乎说这些塔吉克人以阿富汗人的名义劝说当地居民到喀拉瓦马尔去向阿富汗长官卑躬折节。

俘虏很快地被带到队长面前，队长立即审讯了他们。这五名不幸的塔吉克人的样子很可怜。他们破衣烂衫，由于路途艰难而神色疲倦地站在万诺夫斯基面前，为自己的遭遇提心吊胆。他们使万诺夫斯基相信，他们到这里来是要同本族人商量一下关于整个罗善转入俄国国籍的事。仔细搜查也沒有发现他们身上带有什么信件。塔吉克人非常顺从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塔吉克人的样子怪可怜的，他们又情愿为俄国人效劳，加上哨兵看守这五个人也是个累赘，这一切都迫使队长决定释放这些被捕者。并且允许他们在俄国人到喀拉瓦马尔之后到那里逗留些日子。

勘测队在塔什库尔干住了一夜之后，于8月15日来到了奥罗绍尔村。

这个村子与罗善其它村庄有些不同，不同之处在于这个村子的民房分布在面积很大的耕地中间，除了一些矮小的杨树外，村子里没有任何树木，然而同罗善大多数村庄一样，这里的植物繁茂。从这里到达尔瓦斯有一条步行翻山的交通道路，但是这条路很难走，而且只有在夏天才能通行。第二天，勘测队用十四个小时走了十八俄里之后，便在瓦底里境内宿营。

这段路程是不寻常的。在峭壁凸岩上，一条人工造的狭窄的小路沿着完全直立的悬崖伸延着。因此，在这里马匹不但不能驮载通过，甚至在一些地方连鞍子也要碰撞到凸出的石头上，这种碰撞使牲口随时都有跌进万丈深渊的危险。从深渊里传来咆哮的巴尔唐河的喧嚣声。在这些地方，只好卸下驮包，甚至卸下马鞍。从马上卸下来的一切都得由部队随身携带。因此从奥罗绍尔村雇了一些当地居民来帮助精疲力尽的哥萨克。但是，由于他们人数很少，搬运的东西又是重物，勘测队也同时行进，所以行动非常缓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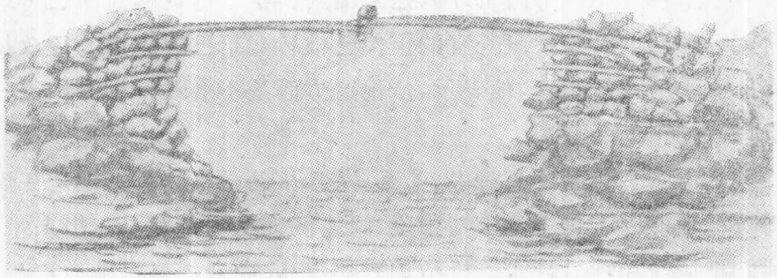
最后，有一个地方竟狭窄到这种程度：卸了鞍子的马也不能通过这块峭壁凸岩。怎么办呢？只好驱使马匹泅水，这也难办，因为河流湍急，马匹力所不及，因而许多匹马被水冲走或撞到石头上变成残废了。最后一批驮载马匹在将近晚十点钟时才来到宿营地。精疲力尽的人们很快地吃完饭就躺在自己的帐篷里了。

第二天到恰杜特村又得同可怕的罗善的大自然作斗争，九俄里的艰难路程，部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走了九个半小时。但这段路程之所以困难还在于：马匹要三次从巴尔唐河此岸渡到彼岸，与此同时，马鞍和重物都要随身从高高悬垂在河右岸上的两道峭壁凸岩上的小路运过去。有几包食品袋从高处掉下去，成了

阿赖山脉上的阿尔恰尔加凡山口

河流的所有物。因此应该感到惊奇的是这些人怎么会安然无恙，而且哥萨克谁也沒有在这些地方失足跌落下去或摔死。就这样，他们用手把辎重拖到桑达尔布卡山口。8月18日，勘测队在恰杜特村附近乘牛皮囊木筏渡河。牛皮囊不是别的，而是一整张一整张的牛皮，将其头部和腿上的窟窿缝好，通过留下未缝的一只腿上的窟窿充满空气。用这种牛皮囊通常是这样做成木筏的：把五只牛皮囊头部都朝一个方向、一个紧靠一个地放成一排，然后绑在纵向的长木棍上，按照同样顺序把下面五只皮囊也固定在这根木棍上。皮囊的外部、即腿部也要分别绑在两根纵向的木棍上，然后把三根木棍的两头联结在两根横杆上，并且用两根按对角线放的木棍把纵横木棍构成的四个角联结起来。所有的木棍之间都牢固地联结起来，并固定在皮囊上。这样就做成了一只非常轻便的、能为一个十五岁的男孩轻易举起来的运载木筏，同时也是很适用的渡河工具。一只十个皮囊的木筏能绰绰有余地把四个带着武器的人运过河去。勘测队就是乘这样的木筏划行了十七次，成功地带着驮包渡到巴尔唐河左岸。这次渡河持续了五个小时，而前面还要渡过杰弗列赫河。来到巴西特村之后，万诺夫斯基就收到当地居民的报告说，驻守在喀拉瓦马尔的一百名阿富汗人只有几个人同伊巴杜拉·汗从那里离开了，正如塔吉克人向他报告的那样，并不是全部驻防军都撤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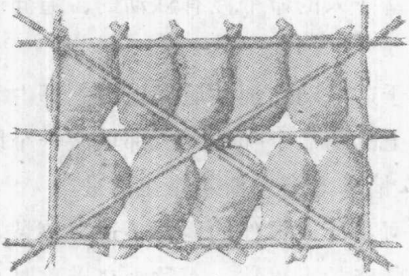
当地居民兴高彩烈地欢迎俄国勘测队，并且尽一切力量帮助勘测队。因此，勘测队的给养、饲料和所需要的一切都过剩了。当地居民虽然对收购他们的商品而慷慨付出的俄国货币并不特别重视，但他们的热情却沒有减弱，他们愿意满足俄国人沒有任何强迫而向他们提出的一切要求。勘测队队员在克服严重的自然障碍上所表现的坚强和勇敢精神，使山民特别钦佩。他们对部队指挥官和他的下级格外尊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救星。雅兹古拉穆乡



巴尔唐河桥

长表现得特别热情。这位可敬的塔吉克人由于懂得俄国人来到罗善的重要性，所以尽一切力量帮助万诺夫斯基达到他的目的，就是说，尽可能掩护他向罗善腹地转移。因此，到目前为止，有理由认为，关于俄国勘测队的情况，阿富汗人什么也不知道。

只是在离喀拉瓦马尔还有三站路程的地方，万诺夫斯基才给罗善的阿富汗驻防军长官发了一封信。在信中预先通知他勘测队抱着和平目的向达尔瓦斯行进，确切些说，是为了同从达尔瓦斯前往喷赤的巴耶夫将军的勘察队取得联系。



用牛皮囊做的木筏

此外，万诺夫斯基在这封信中还请求允许从喀拉瓦马尔旁边通过。此地有一条通向奥杜季山口的道路——这是勘测队带着马载辎重向达尔瓦斯行进的唯一合适的道路。

8 月 25 日，一个阿富汗人送来两封回信。从这两封回信可以断定，俄国骑兵侦察班长官的信件已被转交给巴达克山的行政长官。至于阿富汗长官，他表示，从他这方面是不会阻碍勘测队进一步勘测的。

勘测队打算到苏昌村去，8 月 27 日从巴古出发了，但是在伊姆茨村附近塔吉克人送来情报说，阿富汗人从喀拉瓦马尔出来了，他们把居民和牲口赶走，抢掠饲料和食品，或者把居民就地打死，他们就是这样消灭帮助俄国部队无阻碍地前进的一切。

最后，送来一份报告说，阿富汗人占领了离伊姆茨村一俄里的悬崖凸岩后面的阵地。命令苏昌村的塔吉克人毁掉通向被他们占领的阵地的木梯和栈道。俄国部队已查明，这个阵地上共有六十五人，其中一部分是用猎枪武装起来的塔吉克人。

由于塔吉克人发誓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反对我们，所以，他们不执行阿富汗人的命令并往后退却，瞒着阿富汗人通知俄国人说，他们决不会拿起武器反对俄国。

为了查明情况，万诺夫斯基另择路越过鲁姆达拉，然后沿着塔吉克人违反阿富汗人的命令没有触动的、通向被敌人占领的阵地的栈道走过去。

阿富汗人鉴于这一动向便往后撤退。立即占领了位于瓦弗祖德什河后面斜坡上的第二个阵地，从那里派一个塔吉克人送来一封颇有礼貌的信，请求万诺夫斯基停止前进。

由于在收到阿富汗人信件的地方不适合停留，因为在它的前面有一片不大的樱珞柏小树林，而敌人在进攻时又很容易隐蔽在那里，所以勘测队又向前稍微移动了一下，占领小树林之后，就在林边设置巡逻队，然后万诺夫斯基才开始同阿富汗人谈判。

开始互换信件，但没有任何结果。很明显，阿富汗人只不过是想用这种办法赢得时间，并且尽可能把勘测队继续拖在他们所占

领的阵地上。

万诺夫斯基写好了给阿富汗人的第三封复信之后，便派了一名特等骑手去送信，并指示这名骑手通知阿富汗长官，为了表明和平友好的态度，他将撤退到伊姆茨村，并将在那里等候将军的答复。于是万诺夫斯基同勘测队一起向伊姆茨村后撤一俄里。并且决定在那里等候准许通过，结果遭到拒绝，就占领能控制通向村子的宽阔射击区的高地上的一个卡伦（即一个不大的用石头盖的哨塔）。回信在深夜才送到营地来，带信来的特等骑手证实，敌人阵地上共有六十五人，而在喀拉瓦马尔则有六十名阿富汗步兵。阿富汗人在他们的回信中要求俄国人的长官撤到锡潘朱等候巴达克山行政长官的答复。

看来，阿富汗人迴避私人谈判。

为了不使人们感到疲倦，勘测队总共只设了一个岗哨，而其他三个岗哨则是从无条件效忠俄国、并渴望从可恨的阿富汗人压迫下解放出来，因而是完全可靠的当地居民中派出的。

伊姆茨村座落在鲁姆达拉河左岸峡谷入口处的一片面积相当广大的地方。村子西边，在村与河之间有一道突出水面的、光秃秃的、狭长的、高达十五俄丈的峭壁。峭壁南端有一个用石头盖的、相当大的哨塔，这个哨塔高耸在河上，在这里往上游和下游观察和扫射巴尔唐峡谷都很方便。从西边伸延着一座顶峰很高、但无积雪的主峰，从顶峰向东，靠近伊姆茨村有一个光秃秃的花岗岩城堡。

8 月 27 日和 28 日，万诺夫斯基和勃尔热齐茨基一起侦察了伊姆茨周围并摄了影，同时一直不停地监视着阿富汗人的活动

8 月 28 日，阿富汗人从早晨就来到部队前一天宿营过的小树林，并且命令他们的塔吉克人毁掉作为通向他们阵地的进路的木梯和栈道。

塔吉克人犹豫了好久，没有执行这个命令，但是阿富汗人用残

酷的毒打强迫他们。于是，塔吉克人才勉强地毁掉了只有几俄丈长的栈道。

万诺夫斯基没有妨碍阿富汗人执行他们的计划，因为他认为毁坏道路对他是有利的，这样可以减少被他们占领的阵地上的警戒；同时，在需要的时候，他还可以自由地向前推进，因为勘测队可以乘牛皮筏毫无困难地顺流而下，到瓦弗祖德什河去，并占领小树林。

阿富汗人结束了他们拆毁栈道的工作之后，便退到后面的阵地去，留下十五名塔吉克人警戒道路。

现在已经不能向锡潘朱撤退了，因为勘测队如果后撤，那么，塔吉克人就会被阿富汗人杀光，他们的财产将被抢掠一空，田野也会被全部烧光。此外，俄国在中亚的一系列伟大成就使她树立起来的崇高威信，也将立即在阿富汗的伊斯兰教居民的眼中丧失殆尽。

当地居民恳求万诺夫斯基留在阵地上，并且加紧为勘测队准备粮食。

俄国人占领的阵地也有它的缺点：有两条绕道通向阵地的后面。但是在详细询问塔吉克人时才知道，这不过是一条徒步隘路，因而不能设想阿富汗人敢利用它。从伊姆茨到达尔瓦斯有一条经过鲁姆山口的通道。但是勘测队是不能利用它的，因为按塔吉克人的话说，这条路很难走，只有有经验的山民才能通过，就是他们也要两人一对地互相帮助才能登上和走下冰川。

万诺夫斯基正是在翻越这个山口时，往达尔瓦斯给跟随巴耶夫将军勘察队的费弗拉列夫上尉发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没有按指定地点送到，在万诺夫斯基返回费尔干的路上又退还给他了。

8 月 29 日，万诺夫斯基命令把马群中没有备鞍的马匹牵来之后，便同他的翻译赛义德·曼苏尔和骑手沙里普骑上马出发到阿

富汗人设置的塔吉克哨所去。

万诺夫斯基和他的伙伴们之所以骑无鞍马出发，是因为有些地方必须渡过巴尔唐河；而有些地方又必须通过栈道和峭壁凸岩上的窄路，在这些地方得卸下马鞍，否则就会严重影响行进速度。

来到塔吉克人面前之后，万诺夫斯基便同他们洽谈起来，并且询问了有关阿富汗人的情况。在这里，他了解了他所需要的一切情况。塔吉克人向他表示，他们愿意为俄国人效劳，并且发誓决不拿起武器对准自己的朋友——沙皇的臣民。万诺夫斯基劝说塔吉克人服从阿富汗人的要求，拆毁栈道和木梯，并使他们相信，这只能给他带来好处。

突然，从岩石后面出现一个穿着红色制服的阿富汗人的身影。他以敏捷的动作向俄国军官持枪敬礼，然后持枪上岗并开始走过来。

万诺夫斯基报以举手礼之后，便立即改换同塔吉克人谈话的话题。在远处又出现了一些阿富汗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是能够一下子把俄国人枪杀掉的。

与此同时，万诺夫斯基结束了他的谈话，然后慢腾腾地向他的阵地走去。阿富汗人没有开枪。但为了防备他们的敌对行动而采取了预防措施，万诺夫斯基命令居民在哨塔里储备面饼之后，便派了两名射手到那里去，并且加强了塔吉克岗哨。

十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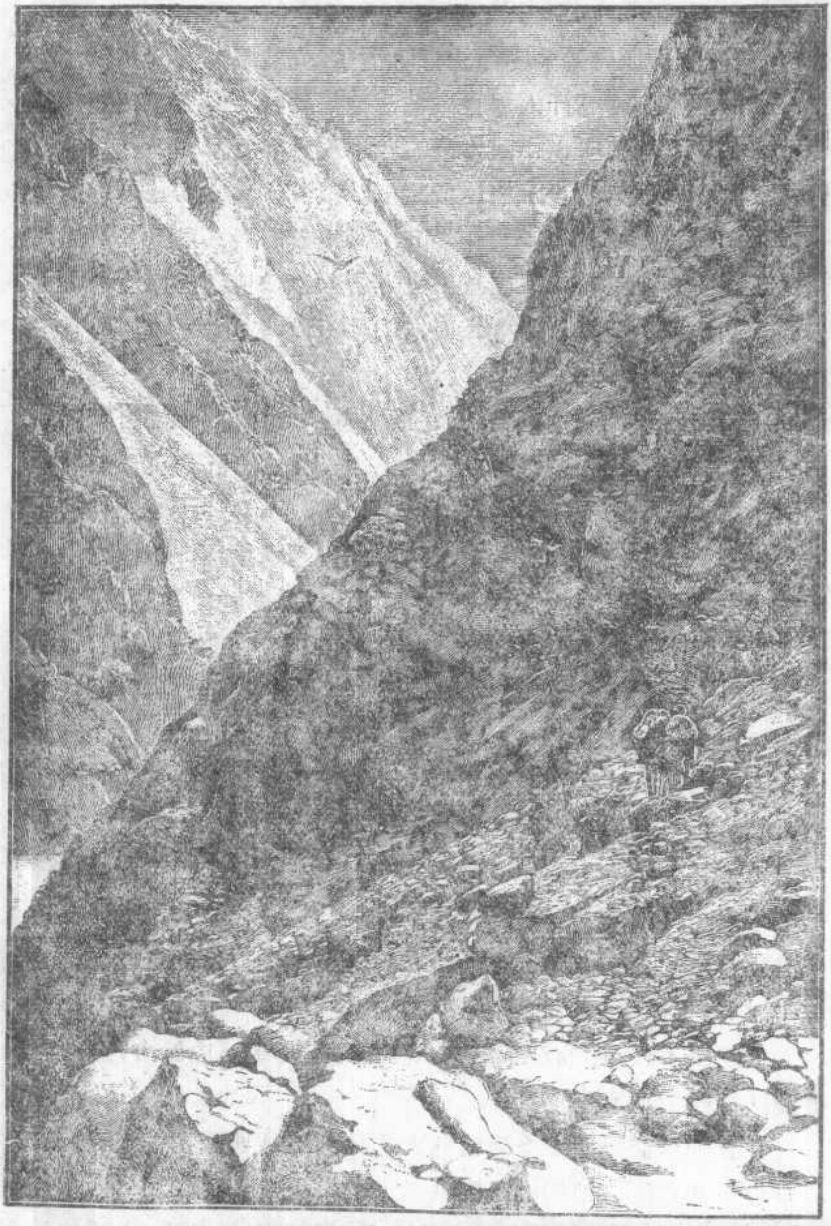
1893 年 8 月 30 日万诺夫斯基上尉的部队与阿富汗人在伊姆茨村附近的战役　头几声枪响　掩护哨所撤退　阿富汗人在进攻　三俄分① 口径来福枪的火力　阿富汗人冲进伊姆茨村的最后一次尝试　勘测队向巴古运动　退回伊姆茨　侦察雅兹古拉穆山谷　居民对俄国人的敌对态度　向完治迂回运动　退回费尔干

俄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命名日——8 月 30 日——来临了。万诺夫斯基想庆贺一下这个隆重的节日，于是下令多宰些绵羊，以便宴请哥萨克和本地人。但是勘测队里已没有酒精了，只好凑合着办。十点钟的时候，勘测队队长准备念祈祷文并同他的小部队一起为皇帝陛下的健康祈祷。大家表情庄重，穿戴整洁，列队站在帐篷前面。万诺夫斯基打算同阿富汗人建立和平关系，为此，他已写信给阿富汗军官，邀请他们来赴午宴。这次午宴本来是要加强俄国人和阿富汗人的友好关系的。万诺夫斯基心情平静地一边琢磨着一切都将以和平而告终的圆满结局，而主要的是指令将得到遵守；一边躺在自己帐篷里的舒适的床上，享受着面临的晴天的凉爽空气，等待向他报告勘测队已作好念祈祷文的准备。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枪响。这枪声听起来并不响亮，接着就消失在峡谷里的一个地方了。又是一声枪响，这次已响亮多了，并且很清楚地传到阵地上。万诺夫斯基从床上一下子跳下来，立即走出帐篷。

按照勘测队队长发出的警报，全体人员在一分钟之内就集合

---

① 3 俄分等于 7.62 毫米。——译者



部队沿着人工修建的栈道行进。驮包随身携带。

完毕，同时立即派特等骑手下去探听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到阿富汗人那里去送邀请信的特等骑手赛义德·曼苏尔回来了。他报告说，阿富汗人在进攻并向我们的哨所开火。派出去的骑兵侦察班也很快地就送来情报说，敌人从相当远的距离向他们射击，由五名步兵和十名骑兵组成的援军已到了敌人那里。这样一来，阿富汗人现在已有三十人了。他们还强迫塔吉克人向我们的骑兵侦察班开枪，而他们并不瞄准射击，只朝天上开枪。

鉴于阿富汗人的这种行动，巡逻队得到命令说，如果阿富汗人继续开火，就予以还击，并撤到阵地上去。从这个阵地可以扫射敌人的两条进攻道路：一条在山上蜿蜒着；另一条穿过浅滩通往巴尔唐。但是骑兵侦察班并没有开枪，他们得到情报说，喀拉巴尔喷赤驻防军正急忙赶来增援阿富汗人，预计他们傍晚可抵达。

勘测队的处境是严重的，哥萨克总共只有八十发子弹了，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撤退，如果生力军抵达阿富汗人那里，只有迴避，也许要迴避很长一段时间。

万诺夫斯基立即往奥罗绍尔发信给率领步兵到那里的鲁金少尉，他在信中叙述了阿富汗人的行动，通知说："我决不撤退；我可能不得不长期迴避阿富汗人；你们要立即和我会师，因为我的子弹储备不多了。建议不要把马匹随军带来，因为这会妨碍你们行进，所有辎重最好马上由塔吉克人帮助随身携带，而你们自己要徒步行走。"

信发出不久，阿富汗人就开火了，并且开始一边射击，一边向勘测队设置的哨所进攻。

在我们对面有四十个阿富汗人。他们巧妙地藏在岩石后面，枪也打得非常准，他们的子弹从对面的山上落到离人和马匹很近的地方，反弹起来，使空中充满听惯了的尖叫声。但是，由于掩体

很好，我们沒有受到伤害。

阿富汗人用十分密集的火力不停顿地从中午十二点一直打到天黑。

万诺夫斯基沿散兵线走了一圈，他命令人们尽可能节省子弹，只有当阿富汗人从掩体里出来很长时间，才能开火。

应该说句公道话，无论是军官还是军士，他们在枪林弹雨下，都是士兵的表率。面对比自己强大四倍的敌人的多次进攻，这支人数很少的俄国勘测队非常沉着。勘测队队长出色地指挥射击，哥萨克和向导兵也沒有浪费子弹，他们打退了敌人每次向前推进的尝试。

万诺夫斯基决定夜里利用夜色到巴古村去迎接鲁金少尉的部队，会合之后就等待帕米尔部队指挥官的下一步命令。

为了乘敌不备，抢先占领村庄，勘测队穿过阵地时不能让敌人发现，同时要尽可能地快。但是要这样做有很大的困难。在头几声枪响的时候，居民就已跑出了村子，赶着牲口进山了。这样一来勘测队就根本不能带着马匹了。因为在去巴古的路上必须两次用牛皮囊木筏把它们运过河去，沒有塔吉克人，做牛皮囊木筏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不能带又大又重的驮包。

勘测队坚守自己的阵地一整天之后，把一切不便携带的东西藏在安全的地方，把马群赶到峡谷里去，然后在三个村长和四个塔吉克人的帮助下，随身带着一切能带走的东西，悄悄地来到巴古村。

勘测队于9月3日来到巴古村后，在那里驻扎到9月8日。这时候，鲁金的部队也来到了巴古村并留守在这里。他的部队由八名步兵和六名哥萨克组成。恳求俄国人不要离开罗善的当地居民供应了他们大量的食品和饲料。

他们说："只要你们一离开，阿富汗人就会立即杀死我们和烧

毁我们的整个村庄。我们只好跑到达尔瓦斯，在那里，我们既没有一棵草也没有一寸土地，我们是外来人，只有饿死。”的确是这样，只要居民一走，罗善就将变成空城，而且将成为同帕米尔大部分山谷一样不适于居住的荒无人烟的地方。根据同英国签订的条约得到一个被破坏了的罗善又有什么益处！这就是迫使万诺夫斯基把鲁金留在巴古的主要原因，因为他必须到达尔瓦斯去，顺便勘测一下奥布季山口，这是到喀拉瓦马尔的捷径。

勘测队出发前不久，一个从罗善来的人到巴古军营报告说，有五十名俄国人从达尔瓦斯到雅兹古拉穆河口去了。很清楚，这是巴耶夫将军的勘察队。

勘测队得到了一些有关阿富汗人的情报说，他们在喀拉瓦马尔实行封锁，并下令不许放走俄国人。他们说：“如果让俄国人畅行无阻的话，那我们就一切都完了。”

此外，塔吉克人说，舒格南居民非常仇恨阿富汗人，他们在那里焦急地等待俄国部队的到来，以便对阿富汗人采取行动。

万诺夫斯基把鲁金少尉领导下的哨所留在巴古之后，便往北去了。他打算直接越过雅兹古拉穆山岭到达尔瓦斯。据传闻，经过这个山岭有一个山口，但这是个什么样的山口，驮载辎重能否通过，不但不知道，就连塔吉克人也不知道它的名称。尽管如此，万诺夫斯基仍然决定要越过这个山口，并且尽最大的努力来达到目的。

有些地方，人们不得不用挖战壕的工具在冰墙上凿成阶梯，然后沿着这些阶梯走。人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拖着驮包，牵着马，沿着又滑又窄的冰路攀登冰山。这个山口已标入地图，后来命名为“万诺夫斯基山口”，以纪念这位勇敢的军官。他敢于率领驮载马匹通过连有经验的塔吉克人都提心吊胆地只能徒步通过的道路。塔吉克人对这位俄国长官的大胆决定很吃惊。

的确令人惊异。勘测队里挖战壕用的工具保存下来的只有两把大斧子和几把小铲子，其次能使用的就是刺刀和栓马用的铁棍了。从军官到最后一个柯尔克孜人，大家都不例外地从中午十二点半干到晚上六点半。在高峰的冰上作业是非常困难的：头痛得很厉害，有些人的鼻子流血。马也得了这种高山病，站在冰上不吃料。就这样，勘测队登上了山口，但是下坡路更陡峭、更危险。它满是光秃秃的冰，只好在冰上先砍出一条小路，然后才能牵着马走下去。许多匹马在冰上滑倒，一跌倒就滚下去了。有一匹马跌倒之后掉到冰缝里立即摔死了。

下到雅兹古拉穆山谷后，人们的心才轻松了一些。勘测队在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才到达第一个宿营地。马匹也在这里找到了牧草。

9月11日，在到安杰尔巴赫村的路上出现了一支由六十名带着武器的人组成的马队。原来这是雅兹古拉穆居民，他们把勘测队当成阿富汗人，打算予以回击。但是，在得知是俄国人之后便骑马前来欢迎。虽然他们的村长表示全村居民都喜欢俄国人，但是在其他人对勘测队成员的态度上却明显地表现出他们根本不相信俄国人。

同在罗善一样，雅兹古拉穆山谷的居民是定居的塔吉克人，但同寻求俄国保护的罗善人相反，这个部族热爱自由，毫不掩饰自己要独立的愿望。

雅兹古拉穆人说："我们周围全是山，谁也不是我们的主人和统治者。就是阿富汗人也怕我们，而布哈拉人更不用说了。埃米尔离我们很远。"

雅兹古拉穆居民很勉强地满足了勘测队提出的供给饲料和食品的要求，而且没有中国或阿富汗硬币就难办事，因为塔吉克人根本不要俄国货币。

第二天早晨，宿营地的喧哗声大起。原来是全部山谷居民个个都拿着武器聚集到这里，包围了宿营地，用武器进行威胁。

立即命令取枪并采取反击措施。

雅兹古拉穆人是用火枪武装起来的，而骑马的则用马刀武装起来的，这一群将近二百人。

正如村长解释的那样，这次暴动是由于居民不愿意勘测队在他们的土地上驻扎和通过而引起的。因为这样对居民的财产会引起严重后果，吃光他们微薄的一点储备。

村长骑马跑到人群里去说服居民，然而他们却向村长猛扑过来，打他并用马刀砍他的脚。

虽然村长明显地同情俄国人，但是有理由不信任他，因为这位村长通过与其互通音信的伊姆茨的一个伊斯兰教徒同阿富汗人有联系，向他们提供有关俄国人的情报。此外，他还扣留过万诺夫斯基致费弗拉列夫中校的信件。

勘测队带着装上弹药的武器从宿营地出发向村庄走去，在那里遇到了另外一伙拿着武器的人，他们正在勘测队的背后，并步步逼近它，他们从背后追赶着上好刺刀，一手持武器撤退的骑马的步兵。在贾林村，又有一群人堵住道路，这时由于果敢地向前推进，才迫使雅兹古拉穆人给万诺夫斯基让了路。在这里勘测队警告居民说，如果人群继续追赶，那就要向他们开枪了。这个警告显然使塔吉克人有些难为情，他们慢慢落在后面，接着就消失在峡谷里了。过了两天，勘测队来到喀拉完治，他们饥肠辘辘，疲惫不堪，衣服也撕破了，因为靴子已掉了底，还用牛皮裹着双脚。

来到喀拉完治，勘测队所负的任务就完成了。库兹涅佐夫大尉从达尔瓦斯方面的考察路线已经与万诺夫斯基的勘测路线连接起来了。因此，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

万诺夫斯基上尉可以被公正地称为罗善的第一个俄国考察家和沿着巴尔唐及雅兹古拉穆河谷穿过这个汗国的唯一的一个欧洲人。

十　九

帕米尔哨所的第二个冬天　再一次向帕米尔进军　进军的原因　沿贡特河和沙赫达拉河侦察　斯克尔斯基部队关于阿富汗人的第一手情报　舒格南居民吁求援救　舒格南及其居民　艰难地越过悬崖凸岩上的窄路和栈道

帕米尔哨所的第二个冬天来临了。一群人数不多的、从"世界屋脊"上保卫自己祖国的俄国军人，又得在帕米尔漫长冬季的严寒的气候里过着单调而艰苦的生活。

气氛异常宁静。被帕米尔的严寒封住了的一切好象长眠不醒似的。气象站里的温度表标示零下三十八度。

一切都在沉睡。黎明前的黑暗似乎更加浓重了，而笼罩在碉堡里的沉寂变得更加忧郁、更加不祥了。

远处，在周围的一个峡谷里，一只饿狼嗥叫了一声。它的长嗥声里有一种悲戚，似乎在哭泣，在呻吟，抱怨着自己被上帝抛弃到这个该死的、永远是寒冷和饥饿的地方的命运。但是，饥饿的野兽是得不到同情的，只有回音响应它的呻吟声，把它们传遍峡谷。

有时，透过沉寂能听到哨兵在碉堡正面来回走动的缓慢的脚步声。但是，他站岗防备谁呢？四周的巨大雪堆筑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堡垒，没有一个活人或动物能越过这些大雪的障碍。

天刚破晓。被冬天没有热力的阳光照耀着的灰白的雪峰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变成金黄色。在帕米尔人看来，这些白雪巨人全身都闪烁着庄严的光辉，好象在微笑，祝他们早晨好。

点名鼓敲响了，于是一切都活跃起来了。士兵们围着堡垒跑

步，他们有的身穿灰白色短皮袄，有的身穿不挂面的羊皮袄，头上戴着吉尔吉斯人的帽子，样子有点象穷凶极恶的土匪。一些士兵去弄带树瘤的优若藜，这是帕米尔人必不可少的燃料；另一些士兵在军官茶炊周围忙碌不停，用长筒靴子猛烈地鼓风，使劣等的、有点潮湿的木炭燃烧起来。士兵用的开水茶壶和已经加了茶砖的茶炉早已烧热了，于是人们在土屋里喝起茶来。

突然，从营房里传来军乐队的声音，使来往奔忙的沙扬人感到欢欣、悦耳。就是在这里，在帕米尔，俄国军人也能组织一个军乐队。十七名使用各种管乐器和一面土耳其鼓的乐师，在部队副官的指挥下不仅能出色地演奏进行曲，甚至能整段整段地演奏各种歌剧，以此使那些寂寞的冬季夜晚多样化。

司务长在军需仓库附近忙碌着，在午饭前分发酒精，这是每天在连长在场时才发给兵士的。

午饭时间到了，敲起了集合鼓，于是，部队的军官们便一个接一个地向食堂慢慢走去。这时候，戴着中国皮帽，穿着中国上衣和高筒皮靴的军医来了。他这身穿戴，与其说象个军医，不如说象个爱斯基摩人。又有一个戴着司务长剥下的那张很大的狼皮做的皮帽的人走进低矮的门，随后，其他军官也聚集到食堂里。最后，穿着里表都是山羊皮大衣、戴着一顶很大的毛皮高帽的队长来到食堂，同大家互相问好之后，便坐到自己的坐位上。

各种题目的、活跃的谈话开始了，这些沙扬人久久地坐在桌边，抽着烟斗，喝着又热又香的红酒①。

当天气不十分冷的时候，驻防军就带着乐队到沙扬附近去散步两个钟头，快到午饭时再回到堡垒。信号又响了，然后就是午饭和军官俱乐部里长久的、没完没了的谈话，并伴随着从土屋里传来的持续到点名时的士兵的歌声。

① 红酒(Глинтвейн)——加糖和香料制成的烈酒，也称香甜酒。——译者

敲过晚点名鼓，很和谐地唱完祈祷歌之后，一切又安静下来，仿佛一切都死亡了，隐藏起来了。在这沉睡的“世界屋脊”上，只能听到哨兵的脚步声和狼群的哀嚎。月亮从广阔的高空上洒下银白色的光辉，在哨兵的刺刀上闪烁着，照耀着沉睡的帕米尔巨人的雪顶。

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到了 1894 年 5 月份，阿富汗人在英国人的纵容下，开始更加坚决的行动。他们的军队在沿贡特河和沙赫达拉河往上游经常进行侦察的同时，公开向舒格南和罗善推进。不幸的舒格南和罗善的汗国居民，经常遭到对塔吉克人为所欲为的阿富汗士兵的劫掠和欺侮，且不说要供给阿富汗人食品和饲料。哀求和控告都毫无用处。阿富汗长官们对在 1892 年帕米尔远征期间为俄国政府效劳并要求加入俄国版图的塔吉克人非常不满，他们不但不阻止自己的士兵在已沦为奴隶的居民中的最可恶的横暴行为，甚至鼓励他们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无需担心侦察部队的食品和饲料了。

受尽折磨的舒格南居民多次向俄国政府请求援救，恳求俄国政府把舒格南人置于它的保护之下。

现在，由于真实地看到塔吉克人的悲惨处境，同时也看到阿富汗人出现在沙赫达拉和贡特河谷以及将开始对俄国采取敌对行动的明显企图，俄国政府决定采取适当措施。

1894 年 5 月，一支部队从新马尔格兰再一次向帕米尔进发。这支部队由两个土耳其斯坦常备营、一个骑兵山炮连和奥伦堡部队的哥萨克第六团组成。此外，还有一支在参谋总部斯克尔斯基大尉指挥下的、从费尔干省常备营中挑选的人员组成的部队来替换在帕米尔哨所过了冬的扎伊采夫大尉的部队。

斯克尔斯基大尉的部队朝着帕米尔向帕米尔哨所挺进，而后

备队拨出一部分哥萨克给换防部队之后，便停留在大阿赖山谷待命。

6月，作为部署在帕米尔的各部队的指挥官约诺夫少将也来到帕米尔。

对于阿富汗人向俄国边界迁回运动的令人不安的消息，居民们怨声载道，如果阿富汗人在舒格南和罗善集结大批部队，将对留在堡垒里过冬的帕米尔部队造成严重的威胁，——这一切都迫使约诺夫少将进行两次穿过整个舒格南的大侦察。

斯克尔斯基大尉率领他的部队沿着熟悉的、早在1892年就走过的道路于7月22日来到舒格南边界。沙赫达拉的最后一个行政长官阿卜杜拉·汗的儿子、舒格南人阿齐兹·汗前来迎接俄国人。他高兴地欢迎俄国部队，并且表示希望沙皇不要推开被压迫的塔吉克人伸向他请求援救的手。

阿齐兹·汗诉苦说，阿富汗人横征暴敛，压榨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居民；残酷地抢劫他们的牲口、金钱甚至衣服。阿齐兹·汗对部队指挥官说："长官，沙赫达拉居民焦急地等待俄国人的到来，并且愿意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为你们效劳，他们什么都不吝惜：不论是最后一点财产、妻子儿女，还是个人的生命。救救他们吧！把他们置于你们的保护之下吧！"

关于沿着沙赫达拉山谷往下的前面的道路，阿齐兹·汗讲述了各种可怕的现象，描绘着通过艰险的悬崖凸岩的情景。他指出，有四个地方只能用手拖着驮包走，因为驮载马匹不能通过这些地方。他保证习惯于用这种办法运货的当地的塔吉克人将用手运走部队的全部辎重，这就使这个问题容易解决了。

部队向舒格南运动特别困难，由于欧洲旅行者到目前为止对舒格南还完全不熟悉，因为现有的地图都是根据东拼西凑的资料绘制的，往往不可靠，不能成为部队的准确指南。由于这个原因，

本地人的报告在这里就特别有意义，更何况不正确的指点对他们并没有好处。

于是，准备同舒格南严酷的大自然的一切障碍作斗争的俄国小部队朝着那时还不了解的国度进发了。

舒格南的居民是塔吉克人。塔吉克人有着特异的美：高高的、美丽的前额，与前额相称的隆起的鼻子，鼻根上面一对弯弯的连在一起的眉毛，浓重的胡须（塔吉克人剃发，虽然有许多人模仿阿富汗人留着长长的鬈发），黝黑的面孔和非常匀称的体格——使塔吉克人在中亚居民中成为最漂亮的人。妇女也很漂亮，并且在男人中间抛头露面。居民大都从事畜牧业和农业，他们在山谷里耕种一小块一小块狭窄的宜耕的土地，因为夏天空气中缺少水分，田地全得用人工浇水，耕种很困难。同萨尔特人一样，塔吉克人栖居在山村的一座座小房子里，这些山坡上的房子与其说象住房，不

在陶器作坊里

如说象拙劣的棚子。塔吉克人没有有钱的人，他们差不多都有着同样的财产，并且靠地里长的东西和绵羊、山羊的羊羔过活。然而塔吉克人是出色的猎手，能猎获很多山羊和羱羊。由于这里有丰富的耐火粘土，所以在只能制造日常用具的本地生产中，陶器生产是最出色的；从事这些工作的大都是妇女。塔吉克人是忠诚、勤劳和信教的人民。

现在，俄国人正是要去把这些不幸的、被压迫的穷人从阿富汗人的沉重的枷锁下拯救出来，因此，舒格南居民把我们当作自己的救星就毫不奇怪了。

7月20日，部队行军三十五俄里之后，翻过科克巴伊山并在其山脚下宿营。虽然路程并不远，但是不断地攀登那把乌奇卡尔山分成三条山溪的很高的支脉和沿其陡峭的下坡走下去，着实累坏了驮载马匹，快到晚上七点钟牲口才勉强地到达宿营地。

部队在微风徐吹的拂晓装好马驮之后，就向亚乌尚库兹挺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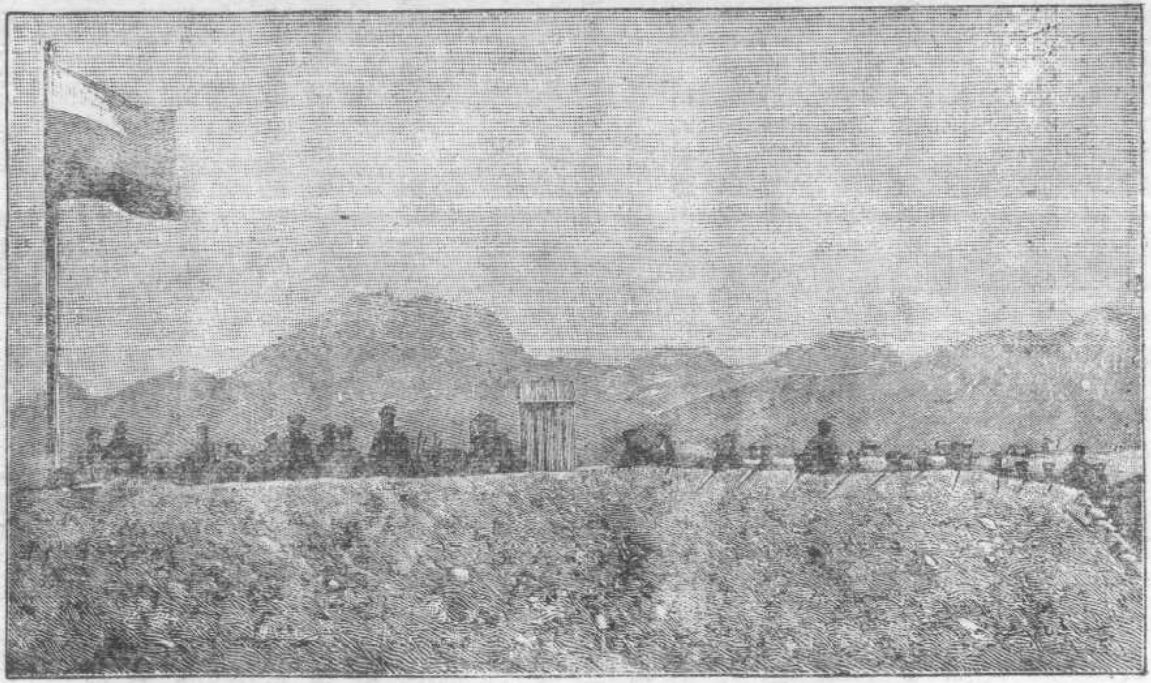
这里的路特别象帕米尔的路。两边同样是巨大的峭壁重重迭迭地耸立着，峡谷里也是一片黑暗，怒吼的山溪发出不停息的响声。

部队来到亚乌尚库兹河时，受到了以库尔曼·达特赫为首的一群舒格南人的迎接。

他们高兴得容光焕发，跑到军官们的马前，跪在地上，亲吻着军官们的脚、膝盖和手，用动听的本族方言，以阿拉和先知的名义表示说不尽的感激。

塔吉克人给军官们拿出帐篷，为整个部队准备了很多公绵羊和其它食品，他们什么报酬也不想要。斯克尔斯基大尉费了好大的劲来说服他们收下钱，谈了好久之后，他们才同意收下付给他们的钱。

阿齐兹·汗是居民的主要代表，显而易见，他在本族人中享



被警报唤起的帕米尔哨所驻防军

有很高的威信。二十五名塔吉克人和十五名吉尔吉斯人迎接了部队，他们大部分是因为不久前阿富汗人的到来而藏在山里和峡谷里的。

对于沙赫达拉部队来说，从巴巴—阿勃达尔—马扎尔到谢伊吉的二十八俄里行程是很艰难的。布满尖锐的碎石块的山路曲折弯转，五次下落到河面，驮包常常碰在这些石头上掉下来，而且得五次涉过河的浅滩。谁要是懂得什么是山溪，哪怕是最小的山溪，那么他就会明白，要使四十匹马和四头骆驼渡过咆哮的、宽阔的沙赫达拉河，人们要经受住多少折磨！现在，这条河在它的岩岸翻腾着，象一个要一口吞掉这一小撮敢于同它的自然力作斗争的人的大怪物。

马打着响鼻，不肯下河。驮包浸湿了，把它们卸下后，它们便被湍急的水流冲跑了。

士兵和哥萨克们已精疲力尽了，如果不是习惯于自己河流的塔吉克人，那么部队连一个驮包也运不到那个地方。幸运的是，这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渡河的季节。当山上的雪已完全融化、舒格南和帕米尔的河流变得很浅的盛夏时节是可以渡河的；而在多雨和融雪的春天和秋天，连塔吉克人也不冒险渡河，并且宁肯绕很大的弯子，也不愿渡浅滩。诚然，他们有我在前面讲过的乘牛皮囊木筏渡河的办法。但这种办法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适用的。当水流湍急时，牛皮筏的行速非常快，这种皮筏摇晃不稳，常会同其舵手一道翻掉，因而乘木筏的人可能碰到石头撞死，或者干脆被水呛死。

部队在行进中遇到不少狭窄的、勉强能通过的悬崖凸岩的险恶障碍。驮载马匹无论如何也不能通过这些地方。因此，每次通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只好从马上卸下驮包，用套马索捆好之后，沿着光滑的向河岸倾斜的陡坡在花岗岩上用力地拖着走。

试想一条窄的峡谷和沿着它奔流的两岸全是陡峭的巨石的山

溪的情景吧！沸腾的河水呼啸着撞到发暗的花岗岩上，水珠四溅，泛起白沫，然后哗哗地流回，紧接着又同样奋力向前冲去，把挡路的大石头推撞开。你看，沿着这样的一个河岸蜿蜒着一条好象是人工雕刻出来的、勉强能通过的、狭窄的山路，它堆满了从周围高处掉下来的碎石块。这条山路忽而降低到河面，忽而升高，接着就消失不见了。

经常与大自然作斗争的人就在这样的地方修建了一些栈道。先凿穿山岩的一部分，然后把一些用当地生长的矮小的河柳做的木梁斜插进里面去，铺上树枝，再用长方木和石块塞紧，最后用土填平。

但是在某些地方却遇到大自然本身造成的峭壁凸出的地方。有一层突出河面十五俄丈长的岩层悬垂在深渊之上，成为已被打通的山路的延长部分。马匹和人象通过栈道一样地通过这样一块花岗岩。边缘既没有栏杆，也没有高出的地方：只是光秃秃的石头！部队在7月26日和27日所通过的道路就是这样的！

与此同时，开始收到关于阿富汗人的情报。从下游来的塔吉克人带来消息说，由于俄国人的运动，阿富汗人向沙赫达拉、贡特和喷赤河上的喀拉瓦马尔堡垒各派一百名步兵。

一个塔吉克人带着阿富汗军事长官的一封信来到我们部队。信中说，阿富汗人正在非常高兴地迎接俄国人。

送信来的塔吉克人立即被审讯，此外，通过当地居民还搜集到一些有关罗什喀拉堡垒的情报。

罗什喀拉堡垒座落在离宿营地二十俄里的地方，正如吉尔吉斯人报告的那样，它的上边和下边都有通往沙赫达拉的渡桥。

可以设想这座堡垒的地势如何，根据吉尔吉斯人的报告，这座堡垒看来能控制周围的高地，并且处在非常有利的位置。此外，塔吉克人使我们确信阿富汗人的食品和饲料储备很少，因为山村里

的一切东西都藏起来了，跑到山里去的惊恐的居民随身把牲口也赶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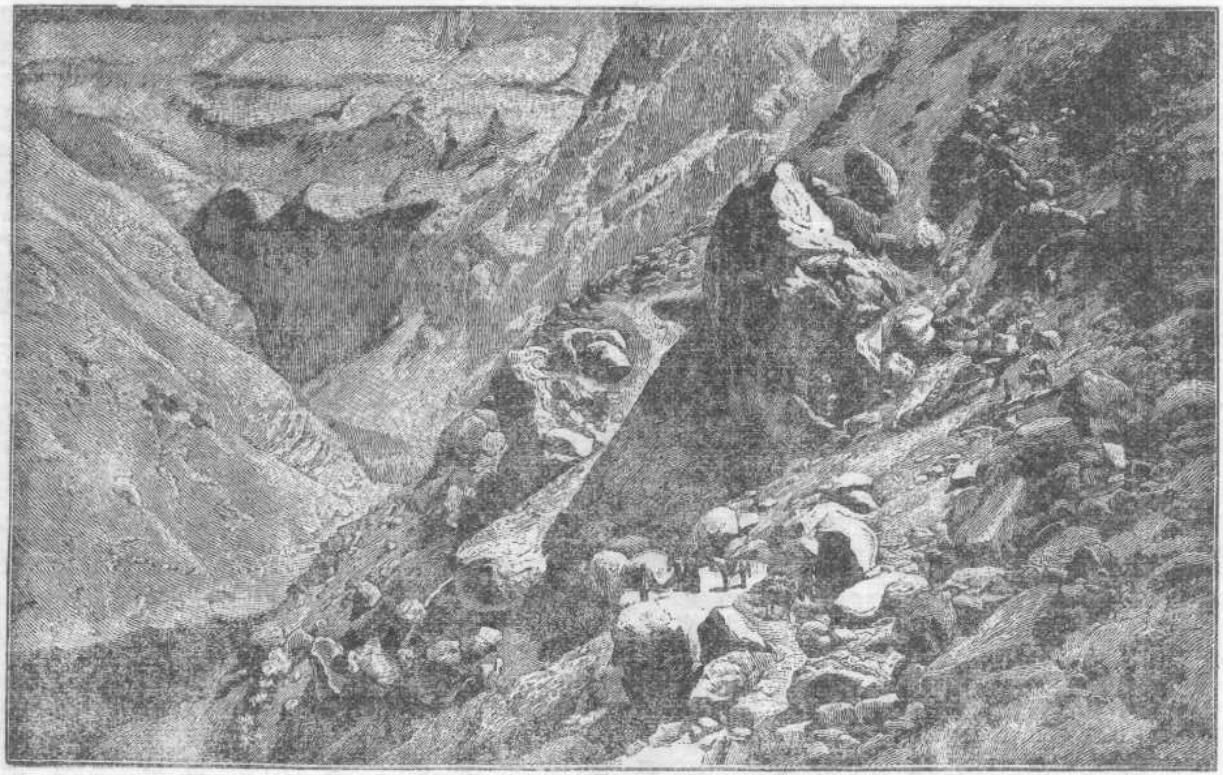
后一种情况给斯克尔斯基大尉以希望：他将成功地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说服阿富汗人撤走。

但是，当四倍于他的力量出面反对他时，部队里极少数人就迫使部队指挥官行动非常谨慎了，更何况，不能看重阿富汗人忠于友谊的保证，于是他决定按下列计划行动。

留下一部分部队掩护辎重队，率领其余的部队到罗什喀拉堡垒去同阿富汗人谈判。通过部队曾在其下面宿营的、很难通过的悬崖凸岩上的小路时，辎重队用手拖着驮包向维亚兹达拉地界挺进。部队快到巴尔沃兹村时，迎面来了一个阿富汗骑兵侦察班，当他们看见俄国人时立即隐蔽起来。由于不想放过阿富汗人，部队指挥官与谢列勃列尼科夫大尉、里亚鲍夫少尉在五名哥萨克和几名塔吉克人的陪同下一起跟踪追击那个骑兵侦察班去了。而其余的兵士都返回去加强运输护送。从维亚兹达拉开始，道路先穿过两个峡谷，然后通过紧靠沙赫达拉河岸上面的悬崖凸岩小路而陡直地降低到河面之后，再穿过一座桥，便通向阿富汗人所占领的堡垒。

在我方骑兵侦察班的成员中间，有一股强烈的紧张气氛：每个人都神秘地注视着对岸隐约可见的阿富汗人的堡垒。万籁俱寂。

我方骑兵侦察班缓慢地向悬崖的顶峰攀登，刚一登上它最高的地方，全体立即处在敌人的视野之中，于是对岸响起了拖长音的信号喇叭声。它好象在悲戚地呻吟似的。响应它的回声还没有停息下来，对岸就突然出现一片白色烟雾，一连串的子弹在我们的军官和哥萨克的头上呼啸而过，接着就响起了阿富汗人的齐射，子弹在沙赫达拉山谷回响着。然后便开始相当密集的单射。



部队在舒格南的喀尔丹格附近下山

这种不搞和平谈判的遭遇使部队指挥官难以应付，他认为必须储备一些子弹留在更合适的时机用，况且，阿富汗人藏在石头后面，找不到合适的射击目标。

向维亚兹达拉地界撤退时，部队指挥官同军事工程师谢列勃列尼科夫一起研究了周围的地形，以便选择阵地，而营地用哨兵散兵线加强了警戒。斯克尔斯基大尉召请的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大尉带领七名哥萨克在前一天到了。这样，部队的力量又增加了八个人。对于舒格南这偏僻地方的山地战来说，这点本来不多的补充力量就等于在一般地形战斗中的一个整编骑兵连的增援部队。

7月28—29日这一夜，塔吉克人又带来了可怕的消息。从喷赤那面来的塔吉克人担保说，阿富汗人的增援部队正向罗什喀拉挺进，还说，阿富汗人由于知道我们的人很少并且没有后备军，所以决定要消灭俄国这支小部队。

立即采取反击措施。从8月①29日黎明开始，谢列勃列尼科夫大尉就着手加强前一天选好的阵地。在塔吉克人和军士的帮助下，战壕已经挖好了，石头房子可以用来作为山顶上的防御工事（部队的营房在其山脚下），用装满备用品和其它东西的口袋筑成枪眼。

加固阵地是件异常艰巨的工作。石头地很难挖成战壕，有的地方就只好搬来一些大石头砌成围墙，外面用装着储备品的口袋围上，否则，子弹打到石头上，会打出一些碎石片，这些碎石片也能造成不少伤亡。

全部工作很快就完成了，部队已处于时刻准备反击敌人的状态。

虽然知道敌人的力量占优势，但部队还是下决心顽强抵抗，决不撤离他们占领的阵地。

① 原文如此，应为7月。——译者

这支小部队的处境变得十分严重了。阿富汗人的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因而敌方每一天都可能进攻。

阿富汗人从喀拉巴尔喷赤派出增援部队的消息接连不断地传来，因此塔吉克人真为同他们自己的命运紧密相连的部队的命运担心。

二　十

阵地上的一夜　哥萨克骑兵侦察班在危急中

阿富汗长官们由于知道俄国部队人数很少，就变得非常无耻了。他们一变一向信件中合乎礼节的、审慎的语气而为粗野、挑衅的口气。阿富汗人在他们的长信中写道："你们想干什么？越过边界？还是来强夺边界？我们不知道你们的意图……""我们的军队是无所畏惧的，并且往往不听从长官的命令进入战斗——但愿他们不使你们受到伤害。""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还是大国的代表呢！"阿富汗人的信里通篇都是诸如此类的话。

8月4日上午11点钟，正当部队准备吃午饭的时候，骑兵侦察班的一个哥萨克奔驰而来。他喊道："阿富汗人在进攻！"转眼间整个部队已行动起来了，五分钟之内就使正在草地上吃草的部队马群准备好行动，阵地已被步兵占领，而哥萨克则骑马向前奔驰而去

小部队如此迅速地做好战斗准备，使打算出其不意地进攻阵地的阿富汗人大吃一惊，当他们面对面地看到准备给他们以反击的敌人的时候便撤退了。

每时每刻都感到需要增援部队。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人们都要担负侦察和警戒工作，并且每天晚上都有半数以上的军官值班。因此，部队已完全精疲力尽了。此外，部队的士气也因阿富汗人的增援部队已到，据说已有开始包抄阵地的消息而低落下来。与此同时，塔吉克人带着他们那可怜的家俱什物、一群群绵羊和山羊从沙赫达拉河下游的村庄里成群结队地投奔到部队来。

他们扔下不能带走的土地，急忙投奔到俄国人的保护之下，以

躲避阿富汗人的侵入。这些不幸的人们以毫不掩饰的痛苦心情叙述了由于他们同情俄国人，阿富汗人如何烧毁他们的房屋，如何打算残酷地惩治沙赫达拉居民。

这些不幸的逃难者的沮丧神色，由于既缺乏资金又缺少足够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加上增援部队何时到来也毫无所知——这一切都十分使人焦急不安。

为了避免有关阿富汗人进攻的、过份夸大的消息传播开来，部队指挥官下令不许塔吉克人进入部队防区，而把离阵地有一段距离的、但营房哨兵看得见的地方拨给他们住。

夜里，阿富汗兵营里似乎一切都安静下来了，虽然侦察兵加强监视，仍未发现对方有什么动静，也没有发现夜间进攻的企图。

阵地上静悄悄的。露天之下，三分之一的疲惫不堪的士兵和哥萨克在枪架旁边挤睡在一只装具里。哨兵在枪架前面迈着均匀的步子来回踱着。他有时停下来，仔细听一听，不安地注视着峡谷里黑暗的远方，然后又开始来回走动。

天上没有月亮，只有无数星辰若隐若现，在黑暗的无边无际的苍穹的高空上闪烁着。

在远处，看得见有几点闪烁着的火光，时而熄灭，时而燃起有点发黄的红光——这是阿富汗人精心照料的、天亮之前不熄灭的阿富汗营火。

突然，响起一阵沙沙声。哨兵哆嗦了一下，立即屏息不动。沙沙声越来越近，已经能听到一些人的急促的脚步声了。

“谁？”哨兵不安地问道。睡觉的士兵有几个人抬起头来，有几个人立即站起来。

“谁？”哨兵又追问了一声，接着就向前走了几步。

“自己人，”黑暗中有人回答说，“我们护送一个带信的塔吉克人。”

随着这些话从山脚下走出两个士兵。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个本地人恭顺地走着，他戴着很大的缠头巾，使他在黑暗中显得特别高大和可怕。

“把他带到部队指挥官那里去！”已经到来的部队值日官命令道。于是四个人重又消失在黑暗之中了，而哨兵仍然在枪架前面慢慢地踱来踱去。

已经是8月5日了。阴郁的巨大雪人的头顶被旭日的第一道光辉照得金光闪烁；微风从峡谷吹了过来，突然在阵地上卷起一股带尘土的旋风。

已发现阿富汗兵营里的活动，派出去的骑兵侦察班报告说，敌人开始进攻了。

快到十点钟的时候，阿富汗人已占领了同我们阵地平行的、相距四千五百步的山岭。但是他们暂时只占领山岭而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攻势。

两点左右，收到阿富汗长官的一封信，他们在信中建议斯克尔斯基同他们谈判，劝他不要听信舒格南人和沙赫达拉人的话，因为他们是“骗子和魔鬼”，并且一心想在两国之间挑起争端。阿富汗人写道：“上面没有命令我们打仗，我们同你们短兵相接，是因为你们不让我们知道你们通过，这样做是不行的。”

勘测队队长认为，现在互通信件能够赢得时间，但不认为他有权同阿富汗人进行谈判。于是，他复信给阿富汗人。他在信中极力向阿富汗人解释说，无论是他还是他们，都无权进行我们的将军同阿富汗将军之间正在用通信方式进行的谈判。接着他表示非常惊异，写道：正如他们自己写的“‘没有得到同俄国人打仗命令’的阿富汗人竟向我们推进，用火力迎击我们，如果阿富汗人向塔什特撤退，那将是避免两国之间发生冲突的最好办法。”

仿佛是为了回答这封信，阿富汗人走下了离我们阵地三千步

的峡谷，看样子，他们打算凭夜色进攻。

晚上七点钟，一个哥萨克骑兵侦察班想跟踪侦察埋伏在峡谷里的阿富汗人，一不小心推进到河岸上的小树林后面，这样一来，他们不知不觉地到了阿富汗人占领的阵地后方。敌方部队立即出动一个骑兵排，迅速赶来拦截哥萨克。这样一来，与自己部队断绝联系的哥萨克处境就很危险。

对骑兵侦察班这种危急情况，阵地上的全体人员都非常担心，何况，哥萨克看来并没有发现勘测队队长给他们发出的信号。

由于骑兵侦察班进退维谷的处境和万一发生冲突他们将遭到不可避免的覆灭（因为阿富汗人比哥萨克多四倍），斯克尔斯基大尉决定不容许面临的冲突发生。

“开火！”

象检阅操练一样，阵地上响起了一排齐射。回声在峡谷里回荡，而齐射的效力使疾驰的骑兵大吃一惊。

有几个人倒在地上，有几匹马显然被子弹打伤，在原地打起转来，直立起来，接着所有的马匹都掉过头奔回峡谷。

阵地上又响起两排齐射追击逃跑的阿富汗人，而遭厄运的我骑兵侦察班在听到射击声之后看到阿富汗骑兵排朝着他们这边撤退时，便用火力伴送他们。

阿富汗人对俄式三俄分口径来福枪的远射程确信不疑之后，就不敢在我们的火力圈内出现了，但是仍继续坚守在峡谷里。

在阵地上度过几个不眠之夜，被折磨得精疲力尽的侦察部队又面临一个沉闷的黑夜。增援部队还没有来，也没有收到从科伊捷泽克派出侦察队的消息。阿富汗人仍然固守在峡谷里。

二十一

乌菲姆采夫少尉赶来增援沙赫达拉部队　哥萨克骑兵侦察班同阿富汗人对射　阿富汗人包抄阵地　进攻阵地部队成功的齐射和反击　对射　阿富汗人的夜袭　阿富汗人构筑工事　阿富汗人关于撤退的一封信　约诺夫将军的到来　返回费尔干

就在这个时候，乌菲姆采夫让步兵每两人乘一匹马，率领三十名步兵和三名哥萨克，沿着读者已熟悉的、某些地方被沙赫达拉河穿通的山路，沿着难以通过的悬崖凸出的地方，毫不吝惜自己的力量，急忙赶来援救同志们。这支部队晓行夜宿地向维亚兹达拉地区挺进。乌菲姆采夫必须在 8 月 5 日之前赶去援救沙赫达拉人。虽然竭尽一切努力，但这条要命的路还是使运动速度减慢。还剩下最后两天路程的时候，从维亚兹达拉来的一些吉尔吉斯人带着派来的二十匹马遇到了部队，把斯克尔斯基大尉请求火速援救的信交给了乌菲姆采夫。

焦急的军官毫不犹豫地向士兵们转达了他们火速援救同志们的重要性，没有休息，就用新来的马匹替换累坏了的马匹，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士兵们一下子就走了两天的行程。连续十六个小时走了六十五俄里以上的路。结果在快到十点钟的时候就到达了阵地。

增援部队到来的消息转瞬间传遍了俄国部队里的所有人。士兵们受到了鼓舞，立即振作起来。被谢列勃列尼科夫大尉修筑了防御工事的、有足够数量的保卫者的阵地，也变成即使不能说无法攻破的，在任何情况下对于来犯之敌也是坚固可靠的障碍。现在，

即使阿富汗人在夜里进攻，也完全能够坚守住阵地。

部队整夜等候阿富汗人进攻，但是白等了。拂晓，骑兵侦察班才报告说，阿富汗人采取包抄靠近维亚兹达拉峡谷阵地的左翼的攻势。

五点左右，一些阿富汗人从包抄部队向我们的阵地跑下来，然后进行正面进攻。

阿富汗人从8月8日早晨靠近了他们修筑工事的工地，这个地方离我们在斜坡的阵地有二千四百步远，他们沿着斜坡爬上来包围部队。

由于在修筑工事的人员中有许多塔吉克人，他们是被强迫为残酷毒打他们的阿富汗人效劳的，所以，斯克尔斯基大尉没有向阿富汗人开火，以免无辜的劳动者白白流血。

工事一直修筑到四点钟，随后就停工了。

快到七点钟的时候，一支由骑兵和步兵组成的新的增援部队到了阿富汗人那里；虽然如此，他们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因而部队第一次能够过一个稍微安静的夜晚。

早晨，阿富汗兵营里纷纷忙乱起来，阵地上的人们起初以为这是在准备进攻，但是很快地就确信无疑：阿富汗人给马匹装驮鞍准备行军。

阿富汗人在那里忍耐不住了，他们向部队开了几枪之后，就开始沿着沙赫达拉慢慢往下撤退。

果然不出斯克尔斯基所料：阿富汗人不打算撤到达什特，而是停留在离阵地五俄里的罗什喀拉堡垒附近。

情况由严重变得危急了，但是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一个消息：约诺夫将军亲自率领部队赶来援救储备品已耗尽、食品也只够三天的沙赫达拉人。

对斯克尔斯基大尉部队不怕疲劳的精神、对部队指挥官本人

和军官先生们的毅力及其指挥才能，不能不钦佩。要知道，从7月24日到8月5日，部队总共只有二十七名哥萨克和十二名步兵抵抗着在数量上比他们多三倍的敌人。从8月5日到6日，乌菲姆采夫少尉的增援部队虽为他们补充了三十名步兵和三名哥萨克，但是，阿富汗人却加紧了对部队的干扰，使部队日夜不得安宁，而他们自己同时也来了增援部队。

卖面包的人

约诺夫将军到来的消息使沙赫达拉人兴高彩烈，虽然在后一段时间里经受许多艰难困苦，但是大家现在都渴望阿富汗人进攻，以便好好教训一下这些野心勃勃、胆敢同俄国军队交锋的阿富汗人。

8月19日，即沿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路途向沙赫达拉挺进的约诺夫将军到达维亚兹达拉的前一天，被阿卜杜拉赫曼·汗召回的阿富汗人，放弃了他们的阵地，撤到阿富汗境内，而舒格南和罗善也就永远从阿富汗的统治下解放了。

9月20日，勘察队和部队全都到了帕米尔哨所，把斯克尔斯基大尉指挥的新部队留在帕米尔哨所后，换防部队和后备部队从9月30日到10月2日先后返回费尔干。

从此以后，阿富汗人再也没有在我们的领土上出现了。舒格南和罗善永远清除了他们，而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答应一定不越过俄国边界。

人名译名对照表

Абду-Джалиль 阿卜杜·扎利尔
Абду-Кадырь 阿卜杜·卡迪尔
Абдулла-бек 阿卜杜拉·伯克
Абдулла-хан 阿卜杜拉·汗
Абдурахман 阿卜杜拉赫曼
Автобача 阿弗托巴恰
Азиз-хан 阿齐兹·汗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阿列克桑德罗维奇
Алим-бек 阿利姆·伯克
Арсеньев 阿尔谢尼叶夫
Арслан-бек 阿尔斯兰·伯克
Ахмат 阿赫马特

Баев 巴耶夫
Базай-датха 布才·达特赫
Баранов 巴兰诺夫
бек-Булат 伯克·布拉特
Бендерский 宾杰尔斯基
Бржезицкий 勃尔热齐茨基

Вановский 万诺夫斯基
Витгенштейн 维特根什捷英

Гермут 葛利木特
Гулдабан-Кудряв-хан 古尔达班·库德莱弗·汗
Гулям-Айдар-хан 古莱姆·阿伊达尔·汗

Дависсон 戴维逊
Дост-Магомет 多斯特·穆罕默德

Зайцев 扎伊采夫

Игам-Берды 伊加姆·贝尔代
Изгар 伊兹加尔
Ионов 约诺夫(伊鄂诺夫)
Исполад-бек 伊斯波拉德·伯克
Исхак 伊斯哈克

Канч-бек 坎奇·伯克
Карселадзе 卡尔谢拉兹
Комаров 科马罗夫
Корнилович 科尔尼洛维奇
Королев 科洛列夫
Кузнецов 库兹涅佐夫
Кули-бек 库里·伯克
Курбан-Джан-датха 库尔班·江·达特赫
Курман-датха 库尔曼·达特赫

Маджир 马德日尔
Махмуд-бек 马赫穆德·伯克
Мирза-Паяс 米尔扎·帕亚斯
Мурад-хан 穆拉德·汗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Осип 奥西普

Повало-Швыйковский 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
Полваном 波尔万诺姆

Перовский 彼罗夫斯基
Петровский 彼得罗夫斯基

Репин 列平
Риза-Казия 利扎·卡齐亚
Рябов 里亚鲍夫
Рукин 鲁金

Саид-Мансур 赛义德·曼苏尔
Сахин-Назар 萨欣·纳扎尔
Сеид-Акбар-ша 赛义德·阿克巴尔·沙
Серебреников 谢列勃列尼科夫
Скерский 斯克尔斯基
Скобелев 斯科别列夫
Стодарт 斯托达尔特
Столетов 斯托列托夫

Тилля 吉利亚
Тимофеев 吉莫菲耶夫
Тукур-бек 图库尔·伯克

Уфимцев 乌菲姆采夫

Февралев 费弗拉列夫

Хайдор-бий 哈伊多尔·别伊
Хайра 哈伊拉
Хасан-бек 哈桑·伯克
Худояр 胡多亚尔
Худояр-хан 胡多亚尔汗

Шарип 沙里普
Шаронов 沙罗诺夫
Шилов 希洛夫

Югунсбенд 荣赫鹏
Юсуф 优素福

Якуб-бек 阿古柏·伯克

地名译名对照表

Ак-Байтал 阿克拜塔
Ак-Метеч 阿克麦捷奇
Ак-су 阿克苏
Алай 阿赖
Аличур 阿尔楚尔
Аму-Дарья 阿姆河
Андербах 安杰尔巴赫
Андижан 安集延
Арчар-гаван 阿尔恰尔加凡
Афганистан 阿富汗

Баба-Абдал-Мазар 巴巴阿勃达尔马扎尔
Багу 巴古
Бадахшан 巴达克山
Базай-и-Гумбез 布才拱巴什
Барвоз 巴尔沃兹
Бартанг 巴尔唐河
Бассит 巴西特
Белаул 别拉乌勒河
Борда-ба 博尔达巴
Бухара 布哈拉

Вавзудш 瓦弗祖德什
Вадиль 瓦底里
Ванч 完治(万奇)
Вахан 瓦罕
Вахан-Дарья 瓦罕河

Вуадиль 武阿季利
Вяз-Дара 维亚兹达拉

Гиндукуш 兴都库什
Гульча 古里察
Гунт 贡特河
Гурумда 古鲁姆达

Дараут-курган 达劳特库尔干
Дарваз 达尔瓦斯
Дашта 达什特
Джама 查谟
Джалин 贾林

Имц 伊姆茨
Индия 印度
Ист. р. Инда 印度河
Исфайрамское ущелье 伊斯法伊拉姆峡谷

Кабуль 喀布尔
Кайза-Таш 卡伊扎塔什
Казиль-Джийк 克则勒吉克
Кала-и-Бар-Пяндж 喀拉巴尔喷赤
Кала-и-Вамар 喀拉瓦马尔
Канджут 坎巨提
Кара-Данг 喀尔丹格
Кара-Дарья 喀拉河
Кара-кул 喀拉库里湖
Каратегин 喀尔提锦
Кафиристан 卡菲里斯坦
Кашгар 喀什噶尔
Кизиль-Арт 克则勒阿尔特
Кизиль-курган 克则勒库尔干
Кизиль-работ 克则勒拉巴特
Кизиль-су 克则勒苏河
Китай 中国
Коканд 浩罕
Кок-Бай 科克巴伊
Кокуй-Бель 科奎别里
Кормчи 科尔姆奇
Кудара 库达拉河
Кульджу 库利朱
Кушка 库什卡

Ляангар 利亚安加尔

Мад 马德
Маргелан 马尔格兰
Маркан-су 玛尔堪苏河
Мекка 麦加
Муз-кул 穆兹库里
Музтаг-Ата 慕士塔格山
Мургаб 木尔加布河(穆尔格阿布河)
Мус-кула 穆斯库里

Наманган 纳曼干(那木干)

Обуди 奥布季
Одуди 奥杜季
Ольгин луг 奥列格草原
Омар-бек 奥马尔伯克
Оренбург 奥伦堡
Орошор 奥罗绍尔
Очфган луг 奥奇弗干草地
Ошь 奥什(奥希)

Памир 帕米尔
Пик Вревского 弗列夫斯基峰
Пик царя миротворца 和平维护者沙皇之峰
Потулак-Кара-Таш 波图拉克喀拉塔什
пр. Бендерского 宾杰尔斯基山口
пр. Іонова 约诺夫山口(伊鄂诺夫山口)

пр. Масч 马斯山口

река Девлех 杰弗列赫河
река Джань-каинда 江卡英达河
река Нарын 纳林河
река Пяндж 喷赤河
Ранг-Кул 郎库里
Рош-Кала 罗什喀拉
Рошан 罗善
Рошг Када 罗什格卡达(卡达山)
Рум 鲁姆
Рум-Дара 鲁姆达拉

Самарканд 撒马尔罕
Сандал-бука 桑达尔布卡
Сарез 萨雷兹
Сархад 萨尔哈德
Сарыкол 萨雷阔勒
Сахип-казар 萨希普卡扎尔
Сеидж 谢伊吉
Сипаджу 锡潘朱
Сума-Таш 苏满塔什
Сухсуراват 苏赫苏拉瓦特
Суф-Курган 苏弗库尔干
Сучан 苏昌
Сыр-Дарья 锡尔河

Талдык 塔勒迪克
Таш-Курган 塔什库尔干
Таш-хана 塔什汗纳
Теншзь-бай 扬吉巴伊
Терат 捷拉特
Тетер-су 捷捷尔苏
Тыузг-булак 蒂乌兹格布拉克

Улугнарь-арык 乌卢格纳尔渠

Урта-тель 乌尔达捷利
Уч-кал 乌奇卡尔

Фергана 费尔干
Файзабад 法扎巴德

Хайберск 海别尔斯克
Харгуш 哈尔果什（和什库珠克帕米尔）
Хива 希瓦(基发)
Ходжент 霍振特
Ходж-Серкер 霍吉谢尔克尔

Чадут 恰杜特
Чатырь-Таш 察提尔塔什
Чукур-кул 楚库尔库里
Чуст 楚斯特

Шаджан 沙扬
Шах-Дара 沙赫达拉
Шахидулла-Хаджа 沙希杜拉哈贾
Шач-Дара 沙奇达拉河
Шива 希瓦(基发)湖
Шор-Кул 绍尔库里
Шугнан 舒格南(什克南)

Эки-су-арксы 埃基苏阿克瑟

Язгулем 雅兹古拉穆
Янга-Арык 扬加阿雷克
Ягачарт 亚加恰尔特
Яушан-куз 亚乌尚库兹
Яшиль-кул 雅什里库里(龙湖)(伊西洱库尔绰尔)